

苦英雄

普英雜

青年協會書局發行

上海博物院路廿號

小說二種

靈光的三笑

托爾斯泰著
每冊八分

托氏小說均極有價值本篇含義尤為深遠而又人人易解全書以「三笑」構成以之發明三端極重要之人生真理白話體裁清順易讀

創作

短篇小說集

每冊一角二分

全書有創作短篇小說十篇各篇皆有特別命意皆出當代老作家之手少年讀之殊有裨益

兒童故事三種

德育故事

謝洪資編
每冊二角

用白話小說體裁敘述故事二十則有紀實有幻構趣味濃厚意寓懲勸

八福演義

胡貽穀譯
每冊一角半

以八福之訓意為骨格演述故事八則令人恍然於八福之真意義（白話體）

義勇少年

每冊一角半

全書以正其誼不謀其利為主旨敘述一小子可驚可愕之經歷亦上乘之傳記小說也（白話體）

一九二三年三月初版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一版

苦英雄全一冊

原著者 戴逸 菴

譯述者 胡貽穀

刊行者 青年協會書局

發售者 青年協會書局

上海博物院路廿號

每冊實價大洋四角

苦英雄

目次

- | | | |
|-----|----------|----------|
| 第一章 | 哈定村林肯誕生 | 那伯河畢來援溺 |
| 第二章 | 開村學英雄初識字 | 聞喜信夫婦議遷居 |
| 第三章 | 運酒嬰險投魚腹 | 開茅徑別築蝸廬 |
| 第四章 | 構茅屋老夫有子 | 戒酒杯慈母訓兒 |
| 第五章 | 染疫症賢母逝世 | 應書信良牧來鄉 |
| 第六章 | 得新書勝逢良友 | 娶繼母再獲慈親 |
| 第七章 | 戒殘殺慈善爲懷 | 習禮儀斯文自重 |
| 第八章 | 逢意外誤溼藏書 | 遭苛待登門割麥 |
| 第九章 | 充船工權時執役 | 救醉漢一夜無眠 |

苦英雄 目錄

第十章 述痛言繼母鍾愛

作論文小子成名

第十一章 送貨船林肯遠行

泊荒野黑奴襲擊

第十二章 觀審判研究演說

遷新地建築良居

第十三章 駕商舶亞佛脫傾心

誇拳術尼得亨敗績

第十四章 持籌握算市僧生涯

繼暑焚膏書癡本色

第十五章 勇武黨逞威賈禍

俠義客解怨息爭

第十六章 招民軍林肯充司令

戒暴動勇士救老人

第十七章 表政見登台初演說

經商業倒店受給欺

第十八章 被選舉效忠議院

讀法律篤志專門

第十九章 願人道仗義執言

因親誼秉公辯護

第二十章 駁證言代雪覆盆冤

購良田獻作高堂產

第二十一章 奮舌戰反對蓄奴

作演說力摧勁敵

第二十二章 表歡迎偉人當選

圖暗殺宵小陰謀

第二十三章 踐高位允孚民望

忍小忿默化敵心

第二十四章 處疑難獨運精心

臨憂患灼知真理

第二十五章 好談諧橫遭攻擊

崇正道嚴誠戎行

第二十六章 一日萬幾盡勞國事

原情赦罪厚待軍人

第二十七章 略迹原心幾番赦過

矜孤恤寡到處施仁

第二十八章 表目的赤心救國

沛仁恩蓄志釋奴

第二十九章 黑族歡迎救世主

總統頒布釋奴文

第三十章 受愛戴林肯再當選

作演詞總統表丹忱

第三十一章 停戰局萬民齊慶祝

再當權叛黨逞陰謀

第三十二章 大命歸天慘遭暗殺

哀聲震地痛失慈雲

第三十三章 傳噩耗鄰邦遣弔

行葬禮舉國同悲

苦英雄 目錄



苦英雄

第一章 哈定村林肯誕生 那伯河畢來援溺

美國肯得蓋省哈定村拿林河的南岸，地址荒涼，人烟稀少。在葦草叢中，有一份人家，房屋低矮粗陋；莫說地板，連窗戶也沒有一扇，彷彿古代農人住的。這所屋子，却便是名震天下的美國大總統亞伯拉罕林肯發祥之處。他誕生的日子，是在一千八百零九年二月十二日。當時美國人的俗尚，不像如今這樣奢靡，服用住處，都極質樸，只求飽暖之外，有力保衛自己，抵制豺狼虎豹，就算是安樂窩了；因此大半是不識字不知書的人。林肯的父親名叫多馬士，母親海氏名叫嫩散。多馬士二十八歲時婚娶，那時嫩散才二十三歲。娶了三年，就生下林肯，一家三口，天倫之樂，甚是圓滿。相近他們住的茅屋，有泉流一道，泉水自石下湧出，潺潺作聲，寂寥之中，倒也可以借他消愁解悶。如今美洲的石泉場就是因此得名的。多馬士生在斐基尼亞省的拉金亨鎮，那時是一千七百七十八年。生後二年，他父親偵知肯得蓋的土地肥美，人口繁盛，便移家到肯得蓋所住的地方，便是

如今的白立脫鎮。多馬士排行第四，有兩個哥哥，一個姊姊，一個妹妹。當他們搬到肯得蓋時，那邊的土人，遇了白種人，怒目切齒，如夙世的仇家，乘便就要殺害。所以白人的性命，好似捏在手中，快槍一刻不敢離身。多馬士的父親在肯得蓋住了四年。有一天他到田中去結籬笆，將多馬士帶在身邊；他兩個大兒子，却另在一塊田中工作。那時多馬士年才六歲，也帮着父親，作點輕便生活。不料禍從天降，走沒多路，早有一羣土人，埋伏在那裏，趁他們父子二人不提防時，突然向他們開槍轟擊。一彈飛來，正中多馬士的父親，登時撲在地下，嗚呼哀哉了。這時把個多馬士嚇得魂飛天外，呆立着如木人一般。他兩個哥哥，聽見了槍聲，知有變故，急忙跑回石壘，望見土人，便開槍射擊。槍響時，一個土人應聲而倒。多馬士見死了一個土人，心神稍定，也飛步跑回石壘。當時他兩個哥哥，一面向土人猛擊，一面招集了幾十個同種的人，正待出壘追捕，土人已皆遁去。這一天林肯家裏的悲慘，自不用說了。原來這種苦况，開關美洲的先輩，經歷的很多。多馬士肚子裏，這種故事，也藏着不少。有時工罷回家，常津津有味地向林肯講述。在多馬士初到肯得蓋的那年，土人攻擊居留的殖民，非常利害，因此大衆殖民，結成個保衛團。有一個喚做蒲恩的，到肯得蓋最早，便舉做團中

的中佐，葛賴格將軍舉爲全團的元帥，排齊隊伍，與土人接仗。土人兇很非凡，殖民被他們打敗；蒲恩的兒子受了重傷。蒲恩將他背着退走；土人蜂擁上前，圍困得四無出路；他便跳入河中。那知還沒過河，兒子已是死了。到了那岸，回望土人已從水中趕來，急拋了死屍，飛跑回堡，差一點兒就被土人結果性命。開戰之前，蒲恩督領的砲壘中，有三個女孩，駕着小船，在一條河中遊戲。內中一個，便是蒲恩的女兒，忽有一隊土人，從蘆葦中突出，把他們連人帶船，拉到岸上。三個女孩，驚的死去活來，狂叫救命，聲音直達堡壘。堡壘中的人，聞聲出救時，土人已帶着三個孩子遠颺了。當時天色已晚，整隊追趕，已是不及，只得連夜將所有的壯丁，招集攏來，等到天明，便四處去找尋。整整找了一天，到日暮時，方纔遠遠的望見土人在那裏炊煮晚飯。那地離堡已有一百多里路了。衆人出其不意，悄悄的抄到他們後面，快槍齊發。土人倉皇無措，各自逃生，不要說顧不到女孩，就是他們的兵器也都丟下了。這樣三個女孩，方得脫出虎口。這種險遇，林肯聽他父親講的多了，轉覺自己所處的地位，真是福氣的很。

自從林肯的祖父被土人打死之後，他的祖母，打算搬場。後來林肯的父親多馬士，逐漸長大，

便出外自尋餬口之計。不論到什麼地方，只要有生活的機會，他便在那裏住下。多馬士的才藝，原是平庸得很，作事也極蠢鈍。他遊歷交結的，又多是些粗俗漢子，不免跟着他們做些不正經的事。這也叫近墨者黑，不算希奇。但他從遊行所得的閱歷，却也不少。這種閱歷，於他日後爲人，很有用處。便是人家都喜同他接近，也是爲着他見多識廣的緣故。到了二十六歲，他到以利沙伯鎮，跟着海約瑟學做木匠。後來便娶了海約瑟的姪女嫩散爲妻，因爲這以利沙伯鎮生計困難，他又搬到哈定村去住，這便是林肯家族的來歷。

多馬士到哈定村之後，生了三個孩子；大女撒蘭，次兒林肯，三兒生下不到幾天就殤了。多馬士目不識丁；還是他的妻子，能讀幾句書，然而也不大會寫，只能畫押記賬罷了。她常勸多馬士跟她學習書算；多馬士不肯，海氏竭力勸導，常道：「你雖然年紀長大，不能深造，然而能將自己的姓名寫得上來，比人家畫一個十字總好得多。」多馬士被她纏不過，也就跟着他學寫。他們夫婦二人，原是浸禮會的教友；村中交往的人，頗非俗類。海氏信道很篤，心思也還靈敏。她的父親是斐基尼亞人，搬到肯得蓋約在多馬士父親之後。她自從嫁了多馬士，相夫治家，頗得魚水之歡。光陰似

箭，轉眼林肯已是四歲了。多馬士聞知那伯河平原，地土肥美，便搬家過去。那地方景物清幽，山水明媚；那伯河蜿蜒曲折，一直貫入俄亥俄湖。多馬士在那裏用一百十八鎊銀子買了一塊地，計有一千四百二十八畝。可是多馬士是貧窮不過的人，那裏有這許多錢買地；却原來他用的是現貨欠銀之法。將近年底，將所買的地，賣掉了一千二百畝，去還這筆賬，自己只剩了二百二十八畝，出了二十來鎊。當下他就在這塊地上耕種起來，試驗土質，想要大大的做番事業。原來他娶了海氏之後，以前浮躁輕率的性子，已是盡情變換了，想要起家立業，所以很是勤謹。

林肯從前住在拿林河邊的時節，常和他的伴侶鄧根搜捕田鼠爲戲。如今搬到那伯河邊，專善在河中網魚。那裏有一個童子，叫做畢來，常和他在水畔尋樂。那時林肯才六七歲，蹈險履危，毫不懼怕，有一次他雙手攀住河邊的樹枝，兩足一蹬，縱身騰空，順着樹枝的彈力，打算越過河面。不料一脫手，撲通一聲，正落河心。那時畢來正在岸上，要不是他臨變鎮定，竭力救護，林肯就沒命了；美國那能有這麼一個好總統？這一救，畢來的功真是不小。除了畢來之外，林肯還有一個好朋友，是他的族兄譚尼士，年紀比他畧大。兩下住得很近，異常親密。譚尼士最喜打獵捕魚，與林肯情

投意合。那時林肯雖尚不能荷槍施放，也常隨他一同出去，跟他學習；除了吃飯睡覺，竟想不到回家。這那伯河邊的房子，原是粗陋狹小，同拿林河那邊的一般，脚下並無地板，頭上頂着攔樓，住在裏面，很是悶損。屋中除了幾件木器傢伙，止有荷蘭爐灶一具。可是林肯在這茅屋內，並不覺得甚麼苦處。當時他年紀雖小，才略却已過人。不過他的父母，並不知道罷了。

第二章 開村學英雄初識字 聞喜信夫婦議遷居

一天，林肯的父親，工罷回家，告知他的妻子道：「村中的林內先生，打算就近開設一個蒙學。適才來問我，我家兩個孩子，要不要到他那裏去讀書。你看如何？」海氏道：「林內先生肚子裏也不很通，教不出什麼來。但是這也不必講究，他們去跟他念書，吾想比閑着在家裏，總是好得多。」多馬士道：「我也是這麼想，去了總是學得些。」海氏道：「我聽說林先生數目字也寫不全呢。不知他究竟認得多少字。」多馬士道：「寫字一道，他不懂得。他單只教書，把他所知道的教出來罷了。」海氏道：「這個自然，便是頭等教習，也不過如此。」原來這林內先生是一個新搬來的居民。他家離林肯家約有一里多路。這個人粗笨不堪，沒有一毫爲師的資格。便是在這樣荒僻無人的

所在，也是不能忝居講席的。無奈他糊口無術，遂想了個設學教書的極主意，想賺些脩脯來過活。村中做父母的，明知他毫無學問，却仍送子女去就學；因為村中祇得他一處可以讀書，那裏還有勝似他的學堂呢？因此，林肯和他的姊姊撒蘭便去上學攻讀，這便是林肯識字的初步。

學堂中所有的教科書，止有一本拼字讀本。姊弟二人，合着學習，倒也很有進境。讀了四五天，那學堂就關門了。大約先生肚子裏的材料，已告罄盡；學生所曉得的，已是勝於先生，所以就開不下去。恰好村中又新開了一個學堂，那學堂裏的先生名哈士爾，貨色似乎比林內多些，也能讀，也能寫。林肯姊弟二人，便到那所學堂去攻讀。那學堂離林肯家很遠，足有十二里路，每天往返，煞是辛苦，然而林肯姊弟二人總是天天到學，並不間斷。

多馬士一面要供給子女讀書，一面又要顧着家中的用度，手中非常拮据。雖他所希望的，只要林肯將來能書能寫，也就殼了，但也得下些本錢。照這樣家計艱難，這筆本錢那裏去得來呢？海氏爲了這事，也是十分擔憂，飲食穿着，少不得竭力節省。怎奈他們所住的地方，荒涼太甚，要靠多馬士的本業，手頭富裕，供子女上學，是沒有希望的。在多馬士的心中，本來早就要搬到印第阿那

去。但那時節的印第阿那還沒得着釋放；全省的土人可任意當作奴隸販賣。雖聯邦議會已屢次提議禁阻，只因販奴的人百計阻撓，未得實行；故此搬家去住，很有些不便。對這販賣奴隸一事，住居肯得蓋省的白人，有贊成的，也有反對的，爭論很烈。多馬士夫婦便是在那反對之列。他們以為販賣奴隸，足以阻礙全省的發達。多馬士常向他妻子道：「世界無論那個國度，凡是使人釋放自由的，百業都各便宜。」他有這個思想，所以移家到印第安那這件事，一時就不得實行了。

林肯所入的學堂，雖極簡陋，然像他這種程度，那也儘够教授。林肯同他姊姊，在那裏讀了兩個多月。每天早晨離家，懷着幾個麥餅，作為午餐。天天如此，從不改換口味。一方面他學業上的進步，却很是迅速，不久便能揮筆成書，書也讀了好些。哈士爾看這學生進步神速，知道此兒不凡，必非久伏田野的。林肯在這學堂讀了兩個月之後，哈士爾的全部學問，已盡為林肯所得；雖居教授之名，却竟無所施教了。後來林肯便在家裏自己用功。他家裏止有聖經，問答書，拼法書，各一本書。雖不多，却極有用處；要知道大凡讀書以聖經為根據的，他的結果，必不惡劣。所謂聖經安息日公學，乃國之三寶，林肯家中早已全套備有，他後來建立偉大的功業，都是靠着這個根基哩。

林肯所有的聖道智識，多半是在少時由那兼管哈定村的教區長得來的。這位教區長，每逢下鄉，總在林肯家裏講道。林肯聽得次數多了，着實得些益處。又每逢主日或家禱時，海夫人必選聖經誦讀。這也是林肯長進聖經智識的地方。這樣聖經中故事成句，林肯自小就聽熟了。到了他自能誦讀的時候，聖經又變做他的課本；聖經中叙事的各段，他更是百讀不厭，所以他心中飽滿了聖經中的教訓。後來涉獵他書，未免荒疎聖經。然他自小所得的，畢竟能終身不忘。當他開頭在社會中辦事時，他尚沒有皈依基督教，但對於聖經，却極熟悉。平日和人閑談，或向大眾演說時，聖經中的語句，常順口而出；可知林肯一生的事業，所以能這樣正大光明，無非是由聖經得來的。當林肯身居白宮時，左右的人，屢屢怨謗大員。林肯聽了大不謂然。因向那出言不遜的人道：「朋友，請去細讀箴言十三章十節，再來見吾。原來此節所說的是『莫在主前道說僕人的短處，恐他咒咀你，你便有罪了。』」又有獨立報的主筆皮邱反對林肯的政策。在他的報中，連作論說，一意詆毀攻擊。好事的人，將這論說割截下來，封入信函中，郵寄給林肯。林肯讀完了，將紙拋在地上。大聲道：「你的僕人豈是犬麼？那有這種行徑？」這也是聖經中的句語。因為報中譏評他的言論，都是捕

風捉影不是君子所當作的。所以引用聖經句子，自爲辯護。卽此可見其熟讀聖經了。

一八一六年的秋天，搬往印第阿那居住的人，絡繹不絕。因我印第阿那已經釋放了，加入聯邦同盟，所以各地移居的人極多。信息傳來，早已達到肯得蓋。多馬士夫婦得遂初願，欣喜自不消說。得當下就商議遷徙的事。只是多馬士須將肯得蓋的產業售去，才好脫身。眼見得一時不能便行。多馬士打算秋後再作計較。海氏夫人却心中很爲着急，知道在這種地面，出售產業是不易辦到的。心想不知還得要在肯得蓋住多少時候，才得脫然無累呢。多馬士因道：「焦急也是沒用的，遲早總有主顧來的。」海氏夫人猛想起加爾倍來，忙問道：「加爾倍所說的怎麼樣了？」多馬士道：「近日沒有什麼動靜。」原來這加爾倍却是要想置產的人。多馬士曾將有意出售產業的話，和他說過，但沒有成議。海氏以爲此事已成了空夢。在她看來，售產的難處，好似上天一般。因此她又催促多馬士道：「今年我們倘使真要遷移，當急急的設法，宜早不宜遲。到了冬天，就徧促難辦了。」多馬士道：「只要吾們在年內能動身到印第阿那別的都可不怕他，何必過慮。」海氏夫人道：「言雖如此，但臨渴掘井，也是不好。還有一層可慮的：我們在此住長久了，地產權倘有瓜葛起來，

那便怎麼？不是有幾個人已經吃了虧嗎？」多馬士道：「這話說得不錯；這裏的地產契約，紊亂已極，誰也不知是真是假。我在此雖空有地主之名；其實有地產沒有，連自己也還模糊。」原來在這時候，肯得蓋的人心浮動；政府裏也沒有什麼措施。殖民胼手胝足掙得來的地產，隔了幾時，契卷忽然見得殘缺不全，就有人來和他爭奪了。也有祖置的產業，到子孫手裏，忽發見地契是偽造的，遂致傾家蕩產的。這種事情，真教有地皮的地主，人人自危。就是多馬士打算遷徙，一半也是爲這緣故。此外卻因肯得蓋奴風盛行，愁雲惡霧，鬱成菑癘，比起那印第阿那新得自由的，殊有珠玉在前之感。加着多馬士好動性成，所以格外的急於遷居了。

第三章 運酒囊險投魚腹 開茅徑別築蝸廬

多馬士搬家情切，尋思怎樣擺脫肯得蓋的地產。正在無計可施，忽然加爾倍來了，商議要買他的地。多馬士喜不勝言，便道：「我們等你很久了。」加爾倍道：「多承美意，但我也是一個窮人，怕不能如你的願。」多馬士道：「休這樣說，請問你打算多少下本。」加爾倍道：「我手中的現錢是有限得很；若要即時成就，祇得將貨物抵換。你那塊地究竟要多少錢呢？」多馬士道：「三百圓。

那便是我得來的原價。」加爾倍道：「現錢麼？」多馬士道：「自然現錢。」又道：「若湊不出全數，攙幾分貨物抵價亦可。」加爾倍道：「我現錢却沒有，但我所有的那件東西，在市場上，却與現錢鬻髯。」多馬士忙問是什麼東西？加爾倍道：「今年夏天，我將收成的麥子，統統製了麥酒。另又買了些，一起藏着，打算居奇牟利，不料銷路恰巧不旺，還沒有賣掉十一。你若願意納麥酒作價，這份交易，當場就可定局了。據我看來，印第阿那銷售麥酒的生意，必很可靠。在你取這貨物，也極上算。」

「多馬士詫異道：「這種東西，怎麼可以作抵。我要去的地方，是個荒僻所在，有誰來請教麥酒。」

加爾倍道：「雖則荒地，附近幾里路以內，總有鄰居住着。諒他們不善製酒，論不定要爭向你購買呢。」

「多馬士道：「就使有人購買，攜帶了這樣東西，搬家究屬不很方便。」

「加爾倍笑道：「這有何難，你橫豎要用船的，將他裝着，船也穩些，一到那邊，你便可獲利倍蓰了。」

「多馬士道：「那都是猜想的話。誰耐煩搬運這個笨東西？我看還是你在本地將牠換了錢的妥當。」

「加爾倍道：「若在本地有法換錢，我何樂而不爲？怎奈這方的居民，多半是自製自用的，向人講買的很少。雖則我的麥酒，早晚終要銷完；但遠水不救近火，就是這點難處。」

「多馬士道：「你且去瞧我的那塊地，價銀二

再議罷。」便指點給加爾倍看地產的四址；加爾倍走近畧望一過，就作別去了。多馬士俟他去了，進內將這事逐一告知海氏；海氏奇怪道：「將地產換麥酒，真是難得聽見，似乎不近人情。」多馬士道：「我也是如此想。怎奈此刻不售，冬令將交，今年不能有別的機會了。」海氏沉吟道：「言雖如此，我們還得從長計議。但這事我也不敢作主，你看怎樣好，便怎樣辦罷。」多馬士道：「照我看來，這個機會失了，不能再得，與其延擱在此，不是了局，不如將就辦妥。這事雖屬冒險，其實別無善法。」海氏道：「你自己斟酌罷。我是無可無不可的。」

多馬士尋思了一回，便去招加爾倍來商議，能否錢貨各半交易。加爾倍堅持沒錢。多馬士躊躇半晌方道：「麥酒的價錢怎樣？你打什麼折扣與我？」加爾倍道：「每加倫七角，比批發行情減折五分可好麼？」多馬士道：「好好！每加倫七角，待我算來，要多少加倫？」原來多馬士從未學過算法，一向慣用心算摸索，這次默念了一回，每加倫七角，仍算不出甚麼。還是加爾倍道：「一百加倫計價七十圓，四百加倫二百八十圓。」多馬士道：「不差不差，四百加倫麥酒，餘數現錢。」加爾倍道也罷。我准定付你現銀二十圓，和四十加倫一壘的麥酒十壘。多馬士應承了。兩下又議訂成

交的日子。多馬士擬在十一月初動身，要將交易的事，在動身前一禮拜了割清楚。加爾倍答應了，就算定議。看官試想，這是什麼交易？麥酒十壇，現銀二十圓，就把家產賣了。這是什麼計算呢？況且換來的貨，又是麥酒。多少人家，因着這酒，弄得家破人亡；貧無立錫。這多馬士難道甘心做這害人的勾當麼？卻是不可誤會。多馬士生平，也是極恨醉酒無度的人。不過當時戒酒會尚未成立，品行端方的人，儘多設立酒肆，或沽酒小酌的，與今日情形，大不相同。所以或賣或買，都以為是合理的。不像現在，做這賣買，就要被人輕賤了。

多馬士歸家之後，便趕緊料理搬家的事。他定意先將家中的什物，用舢板運往印兒阿那，安頓妥了，然後回來搬家。當下他便動手製造舢板，他原是在船塢有過閱歷的，製船也很內行。不到一個禮拜，已是完工。加爾倍的麥酒亦已運來，便即裝載船上，與加爾倍成了交易，又將所有的笨重傢伙，如爐灶、桌、櫈、斧、鋸等，以及零星的木工器具，一併裝入船內。就此別了海氏和子女，獨自一人，開船向印兒阿那而出。行了多日，已到俄亥俄河的叉口，出了港，且喜風平浪靜，船行極穩。不料行至河心，陡的起了一陣大風，多馬士慌忙把住舵柄，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只見狂濤滾滾，洶湧

而來，舢板一個傾側，艙內的酒壘便順勢滾向一邊。重心一失，不由的撲通一聲，船底兒向天，連人帶貨，盡淹水中。這次麥酒的去路也算得其所哉了。只是苦了多馬士一人。多馬士跌入河中，急急將身一冒，探出水面，兩手緊握船邊，盡力的掙扎。此時恰值對面有三個人，在那裏作工，瞧見有人落水，急忙奔到靠岸繫着的一條小船上，解纜蕩槳，直向多馬士行來。將他救入小船，並用好言撫慰了他一番。多馬士十分感激。當下三人又將舢板轉過身來，幫多馬士撈取落水的貨物。原來在俄亥俄河行船的人，常遇不測的事，住在附近一帶的居民，性情極淳厚，往往不辭辛苦，前去救助。當時三人設法打撈了一回，撈起了些木工用器和三壘麥酒，重新裝入舢板。多馬士心感莫名，拜謝而別。

多馬士經了一番痛苦，又迤邐行來，到了敦生渡口，便棄舟登陸。他原定的去處，乃是要往印第阿州的內地荒涼的所在，因此須由陸路進去。上岸之後，他找到了一個名叫巴散的，請他借用兩條牛，馱着東西，送到如今的斯賓塞邑。議定將舢板作為酬資。斯賓塞邑離敦生渡約有五十餘里，並無通行路徑，沿途荆棘叢生。兩人攜着斧子，隨砍隨行，好生費力。行了一二天，多馬士很覺勞

苦巴散道：「這條路至少有一半要我們開出來呢。像這樣荒土，我經歷得多了，往往接着十幾里路長，非斧不行的；這也不算希奇。」多馬士咳嗽道：「果真要一路開去，可把我累死了；倒不如安安逸逸的住在肯得蓋的了。」巴散將好言安慰，依舊繞林闢路，辛辛苦苦的走向前去。走了好幾天，才到斯賓塞邑。後來多馬士常向人提及這一次走路，算得他平生第一難事。

斯賓塞邑以南，五六里之遠，有一個殖民，名叫賀特的。多馬士路過他家時，頗受他的優待，並且作多馬士的嚮導，指點照應，極為周到。後來多馬士擇地蓋屋，又受他的指教不少。這也是古代殖民厭獨樂羣的好情意，是今代的人所當做法的。多馬士將屋址擇定了之後，便將帶來的雜物暫作安頓，打發巴散先回，將一切物件託賀特代他照料。畧畧布置定妥，便單身步行回到肯得蓋。肯得蓋離斯賓塞約距三百里。多馬士卻繞道而行，走了足有三百五十里。

到家之後，全家歡喜，自不必說。多馬士將所經歷的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林肯在旁靜聽，覺得與致勃發。那落河的一段，格外入他的耳。當下全家衆人，匆匆的收拾一切，將衣服被褥，打做幾個包裹，另外備了兩頭馬，以便運載一應物件。一夜既過，次晨便即起程，向斯賓塞邑而行。海氏和

他女兒，雖是女流，却毫不怯弱。在路七天工夫，曉行夜宿，很有胆量。看官當時開地的先民，周圍危險的事很多，不得不大着胆做事。因此無論男女，都養成了一種勇敢的性質，就如林肯的祖父，初移居肯得蓋時，鄰近有一家喚做譚維思的。一天譚氏外出，他妻子同着幾個小兒守在家中，忽有一個土番，闖入室內，手持長槍一桿，洋槍一枝，勢頗凶惡。譚婦情急計生，取出一瓶酒來，擺在桌上，請土番喝。土番伸手取酒，便將洋槍放在一邊。譚婦乘虛奪在手中，槍口對準了土番，命他不許轉動。土番驚的目瞪口呆，不敢動彈。等了一刻，譚維思回家了，就帮着趕出去了。還有一家喚做梅立爾的，半夜被土番襲擊，梅立爾出迎，身受重傷。土番正想進門，梅婦急把門閉上，同着女兒將門堵住。土番在外面斧砍棍擊，將門打了一個窟窿，足容一人出入。那時梅立爾在地上呻吟不止，流血如注。忽有一個土番，探身入內。梅婦急了，不等他全身進來，便舉起鐵斧猛砍，腦蓋上着了一下，頓時殞命。梅婦忙將屍身拖開，蹲在洞旁守候。外面的土番，只道一個已先進去，接着又有一個鑽進洞來。梅婦照樣將他結果，一連殺了四個。外面尚有三個，情知不對，打算登屋，由煙囪入內。梅婦偵知，忙喚他女兒將一條破被燒着，堆在煙囪口下。火勢熊熊，烈焰上升，生生的將一雙土番燒死，從

煙肉內掉下來。那時門外只餘一個土番了，被梅婦砍着一斧，沒命的跑了。這種故事，正是不能盡言。

多馬士一家四口，長途跋涉，好安易達到目的地了。便赴那揀定了地方，相機造屋。當時離那裏約有六里光景，有一個居民，名叫亞尼爾。聽說多馬士等一起人來了，很是歡迎，便也樂意前來幫忙，合力的助他們蓋造。沒有幾天，小屋便完成了，就此搬入居住，不免另有一番事業。

第四章 構茅屋老夫有子 戒酒杯慈母訓兒

林肯隨他父親至印第阿那時，年紀尚不滿八歲。從此一直到了成丁之年，日日弄斧運斤，佐着父親工作，因此體力日漸強壯。鄰近砍木爲業的一般居民，個個甘拜下風。後來因釋放黑奴事，南北美開戰，醫院中有受傷的兵士三千人，林肯親往撫慰，挨着次序，一一和他們握手。隨侍的友人，個個代他捏著一把汗道，照這樣式，怕他的手臂，也要折壞了。林肯笑道：「我幼年時，受勞苦多了，所以我的肌肉，已鍊得和鋼鐵相似。」這又算得什麼，說着自管與衆兵士握手。握手完畢後，跨出門外，見庭中有大斧一柄，另有大木一塊，擱在地上，便拾斧在手，向那木頭猛砍。但見木片向空

中颯颯的亂飛，好一會方纔住手。一手還握着斧子，膀子平舉了，像拈着草莖似的。當時環立觀看的都是勞力的人，却沒有一個能照樣平舉片刻。卽此可見林肯的膂力實在不小，後話少敘。且說多馬士搬到新土之後，第一要緊的自然不是蓋造住所，上回已曾略敘。但是用樹木建造房屋，甚是費力，不如支搭個籠形幕來得省事；只消現成竹竿撐着，不必用什麼木料的。多馬士籌畫了一會，定意暫搭籠形幕。待明年春後，再蓋新屋。看官，這籠形幕是個什麼東西呢？却是三面圍着，一面開着的一個篷帳。嚴冬天氣，在這荒涼之地，住這篷帳，本是陰風襲骨，寒氣裂膚，很不舒服的。但開荒的殖民，那裏還顧着飢寒困苦。因此多馬士便動手蓋造，林肯也幫着做些小工，斬竿削竹，很是起勁。不上幾天，已是完成了。

恰巧這個冬天，比往常更冷，好容易挨了過去。春天來時，他們便在地頭種些五穀菜蔬。一到夏天，就趕緊建造木屋。這時節的林肯已很能作事。近段住着的一個隣舍，又來幫忙，省了多馬士多少氣力。木屋造成之後，多馬士連手製造牀架桌凳等物，鋸板鑲窗，東搭西配，精美是不能求的了。雖然做的粗笨不堪，却很堅實耐用。一兩天內，已是全備。小小屋子中，居然也够足用了，不在話

下。林肯在這屋中，整整的住了十二年。做的事體很多。晚上睡覺的地方，是在那黑洞洞的閣樓上。周圍不過數尺，鋪着氈毯一張，那樂趣倒也不減富紳大戶。正是大廈千間，不過身眠七尺，又何必窮奢極侈呢。

殖民日常必需的食物，就是麥子，但是磨麥的磨坊很少。最近林肯家的一個磨坊，便是在他們上岸處的敦生渡口，相去足有五十餘里，且還是用人力磨的。多馬士便打算自置一對舂臼，慢慢的自己搗打，終勝着這許多路的奔走。林肯聽他父親要自製舂臼，很覺得奇怪。以爲這個東西，如何可以製造。他父親笑道：「明天你看我做就是了。只消一天工夫，就可做成，論不定還要你幫助呢。你做得好時，日後便令你試打鳥槍。」林肯聽了，格外快活道：「我能够打槍，那就滿足了。」多馬士道：「這林子內野禽奇獸很多，你若能打些下來，也可助我們下飯。」林肯連連答應，心中歡喜，自不必說，一夜無話。次日早晨，林肯起來，便催他父親製舂臼，自己忙忙碌碌的幫同工作。多馬士先搭了一個架子，架上安放一塊圓木，叫林肯在底下生起火來，將圓木的一面，燒成一個深的一個焦洞。然後撲滅了火，將木洞裏外都澆溼了水。林肯在旁看着甚是有興，只是不懂就裏，見

他父親滅了火種，又在圓木外面澆了些水，耐不住問道：「這是什麼緣故呢？」多馬士道：「這就是要他燒成一個洞，不是要把他燒掉了，也不是要把他燒穿，說着話，便用着斧鑿，細細的砍去。不到晚上，木臼裏面的焦炭，已收拾乾淨。又作了一個木杵，杵臼雖不吻合，也將就可搗麥子了。這就是殖民搗麥普通的法子，和他們粗笨的什物很是相稱的。晴雨皆宜，不必修理，要用便用，毫不費事。雖比着近世新發明的機器，天差地遠，但殖民自出心裁，却另有一番樂趣。

一八一七年的秋天，林肯全家搬入新蓋的木屋，自此便作印第阿那的殖民了。林肯逐漸長成，閒時便讀書寫字，將在肯得蓋所學得的，反覆溫習，始終沒有忘失。家中藏着的三本書，仍是他的密友，每當晚上，常湊着火光誦讀。要知道當時的殖民，是沒有油燈蠟燭的，他們用樹枝木料，生起火來，也能光照四壁。所以林肯便映着火光讀書，雖不是鑿壁偷光，也比得囊螢映雪了。平常練習寫字的器具，說也可笑，燒焦的木條，是他的筆，樹皮木板，是他的紙。冬天時將自己的名姓，在雪中畫寫；夏天時便在草地裏戲弄，這就是他學寫字的法則了。這樣做着，雖然微有進步，可是有限得很。

林肯家的屋子距離賽佛爾鎮約有三里，周圍都是楓榆胡桃等樹，茂盛異常，藏躲在樹蔭中的鳥獸很多，去不多遠，有一片平原，却是獐鹿出沒之所。林肯暇時打獵，從不空手歸家。捕獲的非禽卽獸，家中野味，差不多終年不斷。住在那裏，也算得快活了。但美中不足，有一樣不方便的事，近處沒有汲水的地方，要走二三里路纔有。林肯和她的姊姊每日前往汲水，十分勞苦。多馬士百計設法，便在地上四處鑽鑿，尋覓水源。費了多少辛苦，好容易得了一處，便不勞遠取了。若問多馬士的地皮，那裏得來的？却是領的國家公地，約有八十英畝，照着按期付銀購地的條例，每期繳銀二圓。但是繳到一半時，多馬士不能照數繳了。因此後來仍被人家奪去，不必細表。

自從多馬士搬往新地之後，隨後搬來的人，繼續不絕。不上數年，便興了幾個市鎮，又立了一個聽訟所。到第九年上，郵局也有了，設在賽佛爾鎮。這些搬來的殖民，彼此都很親密。然人數漸多，醉酒放蕩的事，也漸漸發生。海氏夫人爲了這事很不放心，怕林肯傳染了，便常用善言教訓。後來林肯成人長大，滴酒不沾唇，這都是聽他母親一句教訓的功效。他母親道：「喝酒成醉漢的人，都是不肯戒絕第一口之故；你若滴酒不嘗，你便永不會成醉漢了。」這句話，如今看來，似乎不甚希

罕，但當時節的人情風俗，海氏夫人竟能說這樣一句話，教訓兒子，真可稱得不凡了。

第五章 染疫症賢母逝世 應書信良牧來鄉

多馬士搬家至印第阿那之後，第一個春天，就把荒地開墾，佈種麥子，耕耘鋤植，很是勤力。每值回家，便與海氏夫人談論到初來的時節，丟失在河中的麥酒，也不介意。知道帶了來，不過害幾個人罷了。一天多馬士在外作工，林肯急匆匆的跑到家中，向他母親道：「快把槍給我，屋後有一羣火雞，待我打去。」說着隨指方向，叫海氏夫人看。海氏轉頭看時，果然不差，忙取鳥槍授給林肯。林肯接槍在手，心中怦怦亂跳。躡足趕到牆邊，撥着彈機，轟的一聲，一般烟直冒將去。林肯等不及烟散，便奔去察看。海氏夫人隨後跟來，只見林肯已提着一隻火雞，歡呼着跑回來了。那時多馬士聽了槍聲，不知道爲的什麼，也由田中趕回，查問事故。林肯笑嘻嘻的，提着那火雞道：「沒有事，我打着了一隻火雞。」多馬士道：「真是你打的麼？」林肯道：「那有別人呢。」多馬士不免誇獎他一番。其實當時林肯並沒有什麼打槍的本領，不過碰巧中了，也算是那隻火雞的倒運。當下父子三人，與致勃勃，回到家中，將那火雞烹調起來，當晚便享受了。看官，當時墾荒的殖民，靠遊獵得食

的很多，不論男女，都懂得打槍的訣竅。他們練習的時候，相距四五十步，立一個槍靶，槍靶當中釘着一枚常用的鐵釘，開槍打中釘頭，方算好手。晚上也要練習，在五十碼之外點着一星火，槍彈須打中火星，把火撲滅，纔算希奇。所以當時殖民的槍法，都很高強。不然，冬天的皮衣，日常的美味，就無處可得了。

一八一七年，伏暑漸消，秋涼初屆。有一家人家，也搬到多馬士的附近地方來，你道是誰？卻便是海氏的義父師班盧，師班盧的妻子悲哉，是譚尼士的姑母。因此譚尼士也隨着姑母同來。多馬士見了，覺得好生親熱，那歡迎自不必說。林肯同譚尼士更是親密異常，料不到在這荒僻所在，忽有姻親搬來爲鄰，這不是天緣湊合麼？兩家的快樂，不在話下。那時印第阿那殖民中，忽起了一種極凶的病症，叫做乳疫。大凡產乳的牛，和飲乳的人，因這病病死的很多。這病初起在林肯家五六十里之外，不久便蔓延到他們那裏。師班盧夫婦，同時病倒，附近又沒有醫生可請。多馬士夫婦，只得悉心服侍，虧得鄰近的殖民，也來張羅幫忙。過了幾個禮拜，病勢時輕時重，終難痊愈。海氏夫人從小由他撫養大的，情同父母，便和多馬士商議，將師班盧夫婦，搬到自己家裏，以便朝夜調理。那

時正是一八一八年九月的天氣，師班盧夫婦搬居後，病勢奄奄如舊。又過了幾天，竟相繼亡故。遠近聞知這事，個個膽驚。林肯和譚尼士初次遭遇這種悲傷的事，好生憂悶。那時棺柩尙無買處，只有多馬士能製造。他便含着悲哀，伐木砍草，草草的成了棺木二具，將師班盧夫婦安殮了。又揀了一塊樹蔭茂密的地，落土安葬，並沒有行什麼喪禮，但灑了幾點傷心的眼淚罷了。喪事告竣後，沒有幾天，海氏夫人忽也病了。病症與師班盧夫婦一色無二，只是來的更猛。那天早晨三點鐘起病時，林肯自夢中驚醒，急忙爬起身來去找近段一個鄉鄰胡慈老媽，前來調護。譚尼士那時和林肯同榻睡着，也跟着起身相幫料理。當時鄰近既無醫生，鄰居的殖民，祇得彼此體恤，互相輔助。逢到有人生病，便各盡所知，設法救護。有時也很能奏效。這天海氏夫人病了，胡慈得信最早；第一個先到，其餘陸續來的也很不少，個個籌商醫治的良法。不料海氏夫人病難轉機，到第五天就一命歸天了。全境的人都覺憂傷得很。看官，試想這樣賢德的一個母親，教子有方，治家有道，一旦化作古人，長辭兒女，在這樣蒼涼滿目的曠野中，林肯家裏的淒涼，那得不心傷腸斷呢？多馬士到此境地，也祇得忍痛含淚，重又製了一口棺材，盛殮亡妻。隨即將他埋葬在師班盧墳墓的左側，不在話下。

到了明年春夏之交，多馬士忽想寫一書信給哈定村的教牧晏根司。那時林肯已是十一歲了，多馬士問他能不能寫一封信。林肯並不覺得什麼難，便請他父親口說，自己書寫，將他們搬居新土，母親病故的事，層層節節，細細說明。末後又邀請晏根司惠臨講道。寫就了，向多馬士讀了一遍，甚有條理。喜的多馬士手舞足蹈，連話也說不過來。林肯續又道：「這信是我初次的試驗，我很希望學習上去，寫的通透。」多馬士道：「像你這樣，已算可貴了。就是不再上進，也可以了。」林肯道：「信是寫就了，但是要多少天才能寄到。」多馬士道：「這事我也不知道，但望早達到就好。」林肯道：「晏牧師就是接得了信，恐也未必肯到這裏來呢。」多馬士道：「那到不必憂慮，他家雖此不過二三百里，他在馬上是走慣的，諒他總能來此走一騎。」

林肯把那信寄去之後，眼巴巴的盼望回音。要知道這是他生平所寫的第一封信，與常信不同。在他自己看來，非常重要，故此格外盼望他的效果。寫信後隔不多時，鄰近人家都知道林肯能寫信了，走來請他寫的很多。林肯一一允承，並不推辭。他的文字，因此大有長進。殖民地的居民，也因此得與遠方親友通信，都各感激不盡。這事也可略見林肯待人如己的本性。光陰易過，多馬士

寄信與晏根師已隔三個多月了。一天晏牧師果真到來。那時林肯正在田中，忽見一個騎馬人遠
遠行來，仔細一看，彷彿是晏牧師，心中大喜，疾忙迎將上去。兩下見面，都各歡喜不盡。當下晏牧師
問林肯道：「此去你家有多遠呢？」林肯道：「祇有五六里路了，請問吾那封信，牧師接到沒有？」
晏根司道：「你有什麼信？你父親的信是接到了。」林肯道：「正是那書信，就是吾寫的。」晏根司
道：「噫，你父親是不會寫字的，吾竟忘記了。可喜你小小年紀，能寫這樣一封信，真是難得。」當下
二人，一個在馬上，一個步行，緩緩來到林肯家裏。多馬士見了晏根司，不覺他鄉故知之情，油然而
生。開口便道：「牧師先生，闊別三載，吾家已有滄桑之感了，想不到我竟遭遇這樣苦楚。晏牧師道：
「這樣的痛苦，真是難以擔當，我也代你心酸，但你且莫過分傷心。上帝所愛的人，總要受些折磨，
這是你當自己安慰的。多馬士唯唯稱是，接着請晏根司爲他夫人做喪事禮拜，挽留他小住四五
天，過了禮拜日回去。晏根司應允了，但這我必須爲主作工。多馬士道：「先生在此舉行喪事禮拜，
那就是爲主作工，管教有許多人受着好處哩。晏牧師點頭稱是，便道：「你夫人那樣的賢德，真是
少有的。論理吾當代他表揚表揚，使人人都能效法，但這裏有什麼地方可以集會呢？」多馬士道：「

我早已打算好了，就在他的墳邊。先生定了日子，待我去通知四隣，他們都是很罣念他，沒有不樂意來聽的。當下晏牧師就定了禮拜日的日子，先幾天沒事，便去訪問附近的居民，和他們談論些靈德的道理。到了預定的那天，周圍五六十里的人，都來聚集在海氏夫人墓旁，男女老少，大概都是傾家而來的。當時海氏夫人死了已有一年，鄰居的殖民，想念他的心，卻還很切。當日他們聽了晏牧師一番講論之後，人人悲哀，個個嘆息。林肯一家的人，更是心酸淚落。其時林肯年紀雖小，念頭卻多，被晏牧師稱譽。他母親的電觸動了心，覺得他母親溫愛慈和的態度，忽然盡現在他眼前。再定一定神，但見前面邱墳一撮而已，不覺悲腸欲斷。原來林肯聽人講話，與尋常蠢夫不同。一字一句，必要細細咀嚼，不肯隨聲附和。每次聽牧師講道，終有多少疑問，剖析出真理來，因此他的心才發達極快，爲這一層牧師的爲人，與所講的道理，於他一生極有關係。幸虧當時牧師的氣節也很好，且待我把他們略表一二。

在殖民地旅行講道的，有一個牧師，爲人極其和氣，雖則窮的沒衣少喫，仍然勤作主工，多行善事。一天有一個富翁，將三百二十英畝的一張地契贈給他。他當時接受了，隨又出門傳道。過了

三個月，忽到那送地契給他的富翁家裏，將地契雙手奉還。那富翁一怔，忙問何事，莫非地契有什麼糾葛麼？牧師答道：「不是，地契是真確可靠的。」富翁道：「莫非先生身子病弱，要將地契存放在敵處麼？」牧師道：「也不是，賤體健壯得很。」富翁詫異道：「先生敢是疑我反悔前約麼？」牧師道：「更不是了。」待我說來，我素性最喜唱詩，一身依着唱詩所得的安樂，實是不少，詩歌中有一首我最喜唱的，有句：

席地爲氈兮，倚樹爲幕。

莽風塵兮，誰知貧樂。

望迦南勝地，恆產衍沃。

他年榮享無盡期，慰我心曲。

自從受厚饋之後，我便唱不出口了，故此特將原契奉還。我寧得良心中的安樂，不願富有美洲的全地。聽這席話，這牧師的人品真是高尚極了。另有一個牧師，此人頗有學問，常在夜深人靜星光螢火之下，埋頭讀書，倦極思眠，便在石上睡臥，好幾次險些被豺狼所害。一天他在一獵戶家中喫飯，忽聽得門外叫喊之聲，忙提了槍出門察看，只見一隻大山貓，拖著獵戶的孩子去了；他即舉槍開放，槍彈出時，不偏不斜，正中山貓要害，登時倒地，可惜已是太遲，小孩早被咬死了。那年他

又遇見一頭人熊，竟能一刀中了人熊的致命所在。這種武藝膂力，真是不常見的。他又善能泅水，在嚴寒天氣，常見他從河裏起來，身上的衣服，在日光中一耀，好似穿了一身水甲，你道冷也不冷。他却很能忍受，並不覺得什麼希罕。有一年他周遊講道，所經歷的路程，足有一萬幾千里，講道四百餘次。年終回家核計所得的薪水，祇有美金十二圓。但他毫不因此灰心，仍是照常勤務。後來便得了個道學博士的榮位，升做某大學的監督。這牧師是誰？就是歷史上極有名望的貝斯肯。即此二人，我們已可見得殖民中的牧師，何等熱心勇敢！何等信厚志堅！爲上帝服勞，辛苦不辭。林肯得與這班德高學廣的牧師交接，所受的感化，自然濃郁深厚了。後來他能建立奇勛，實也靠着這幾位牧師的激勵。

第六章 得新書勝逢良友 娶繼母再獲慈親

林肯自從母親故世之後，滿目淒涼，愁腸百結。好幾十天失了人生的樂趣，虧得他父親爲他找到了一件解憂的東西。那一天回家，笑呵呵的向林肯道：「來，我已爲你找得這個了。」林肯見是一本書，登時像天上落下寶貝一般。問道：「在什麼地方找得的？不是地中掘出來的麼？」多馬

士道：「癡獸子，那裏掘得着書？這是比爾遜家裏借來的。這比爾遜也是一個殖民地的居民，離林肯家約有六十多里。當下林肯接書在手，順着念道：『天路歷程。』想來必很有滋味的。多馬士從來不曉得這本書講些什麼。便道：『過幾天吾得暇時，須將書中情節講給我聽。』當夜林肯開讀這本新書，猶如久餓的人，見了美味一般。不到幾天，已將全書讀完，重新從頭開讀。正在那時，有人聽見他生性愛讀，送他一本『伊索寓言』，也是爲他心境不好，要將這本書消遣消遣他的意思。林肯得了這本書，讀着比前書更是起勁，差不多一句句的都記在腦中，能隨口背誦，寓言中的教訓也一一把來細咀慢嚼，着實用點功夫。這件事我們不可輕視，與他後日爲人是大有關係的。那『天路歷程』所講的純是道德，他自然傾心服膺的，但『伊索寓言』所講的，讀着自覺更有興味。古來多少名人，往往受了一本書的感化，奮發有爲，建立奇功。林肯把這『伊索寓言』反覆玩誦，牢記不忘，覺得普天之下，祇有這個樂事，少不得也被這本書潛移默化，那是必然之理。但讀書雖好，最容易的是犯着懶惰的毛病。因此林肯的父親看他兒子手不釋卷，就起了疑心。後來見林肯果然呼喚不靈，叫着他時，終是捧着書推三阻四的，不像從前工作勤懇，因此有時訓責他幾句。其實林

肯是極孝順的，只因那『伊索寓言』趣味濃厚，不知不覺的竟成了嗜讀的習慣。在不知道的，見他舉止行動，往往要把他當做生性倔強的人，那是大誤會了。林肯不單是喜歡讀書，就是寫字，也很勤力。牆上樹上板上，只要被他遇見，沒有不塗的怪形怪狀的。多馬士見他兒子能揮手成字，覺得面上很有光彩，便不去禁他。有時節林肯到田裏幫忙，一得了閒空，就拏樹枝在泥土中寫字。寫的什麼字呢？就是他自己的名字，亞伯拉罕林肯。當他寫的時候，雖是無意亂寫，那知後來不但印第安那一塊地方，擁戴他的名字，就是合衆國全境，竟沒一省不是爭着他的名字爲榮，這真是他始願所不及的了。但林肯雖有很純正的書癖，却有多少人不明白，道他懶惰不肯作事，便是替肯林做傳記的人，也有錯認他童年時性情疏慢的。這也是古今勤求學問的人，當受的冤屈。譬如田漢俗子，和文人學士所作的生涯，自然不能相同。他們只見讀書人埋頭靜坐，不和他們同去割草打稻。在他們眼中，讀書人是懶惰蟲，竟是確定不移了。那知道他們纔是糊塗蟲呢。若講林肯作事的勤敏，要算是出人頭地了。他在田中，不論他什麼事，總比人家快些。只是他愛的是讀書，不是種田，因此忙中偷閒的去讀書，這並不是真懶惰。讀書一方面勤了，工作一方面便似乎見得懶惰了。當

他十歲時，有一個鐵匠名叫鮑爾引，搬在他們相近住着。林肯常到他家去聽他講故事。他也很喜歡和孩子們做朋友，把他所經歷的奇情怪事，歷歷講說。林肯一面看他打鐵，一面聽他講故事，不是側耳靜聽，便是幫着鮑爾引擊錘。這般勤奮力作，豈是真懶惰人能做到的。常言道：「三歲定老。」又道：「江山好改，本性難移。」林肯若果生性懶惰，後來怎能勞瘁不辭，建立大功呢。

林肯讀了『天路歷程』、『伊索寓言』二書之後，一二年中，又得了『華盛頓傳』和『魯濱孫絕島漂流記』二書。先一本是譚尼士給他借來的，那漂流記的來歷，卻無從查考。華盛頓是美國開國元勳。林肯仰慕已久。如今細細讀他一生的事跡，真是鍼孔相投。從頭至尾讀了數遍，心中很受感觸。那漂流記原是有味的書，他讀了再讀，終不覺得厭煩。這種書都是他日後立業的根基，非同小可。

多馬士妻故之後，家事無人治理，虧得他女兒撒蘭和林肯互相担任，將就過了好多日子。接到一八一九年的冬季，家政漸漸的雜亂無章，中饋主婦，竟不能久缺了。林肯姊弟穿的衣服，也因沒人照管，有縫沒邊的，不是個了局。多馬士便想物色一個繼室。先年他曾向以利沙伯鎮白水

來姑娘，求過婚事。養來沒有答應，去嫁了一個約翰生。多馬士便也娶了海氏夫人。在海氏病故三年以前，養來已經寡居了。多馬士是知道的。當下他不由想起前情，暗道我何不再去求他，諒無不允之理。便逕往肯得蓋，果然馬到成功。兩下就在肯得蓋成了婚禮。這約翰生夫人却有些奩具，單是一口衣櫥，值美金四十多圓，其餘箱籠桌椅銅錫等器，很是不少。帶着一子二女，搬至多馬士家。小小的一間房子，容了這許多人，自然是擁擠不堪了。當他們初到之日，林肯甚是驚奇，這些箱籠椅櫥等物，都是他從來沒有見過的，驚奇也難怪他。後來他見他的繼母柔和可親，驚奇之心，即便化成了悅服。原來這位多馬士夫人，不比他的母親，不但能書能寫，且是從小深受教育，里人都各交口稱贊的。故此一到多馬士家，凡百事務，都加整頓。第一教多馬士加造一間樓房，家內需用的器物，指點多馬士到六七十里之外的一個所在去辦。從此林肯家便有了樓，門窗戶闔，也成了模樣。將所有的牀檯木器和銅盆磁碗，都裝潢起來，室中頓覺煥然一新，不比從前那種田舍人家氣象了。這也可見他能事的一斑。林肯得了這一位賢能慈愛的繼母，自覺得非常造化。他那一種歡欣愛戴的感情，便也油然而生。就是新到的弟妹三人，彼此也能相愛如同胞一般。林肯的繼母，又

落落大方，看待諸兒，絕無偏心。對於林肯，更是特別的鍾愛。因此林肯敬愛他，竟與他嫡母一般無二。這樣的依慕繼母，真是人間罕有的事。後來繼母的女兒，大的歸於譚尼士，小的歸了一個表親哈亞倫。

林肯的繼母白氏夫人，常留心察看林肯的舉止行動。見他雄偉卓犖，迥異常人，早知道他日後定成大器，因此一意贊助他讀書。計深慮遠，只求暢發他的天性才能。這不是林肯絕好的機遇麼？那年時交冬令，印第阿那忽有一個名叫陶綏的，設了一所家塾，多馬士打聽明白，欣然歸家，教林肯往他那裏讀書去。尤注意的，是要他專心學習算學。過了一天，便從市中帶歸一本舊算學書，教他上學。白氏夫人也是十分歡喜。學塾離家約有五六里路。這教書先生原是新近移居印第阿那的人，他來不多時，就設了這一所書房。那書房的屋簷甚是低矮，出入都要碰頭。窗戶是壁上開的洞，裏面糊着油紙，一種似明似暗的景象，很不合教室的用。却是有一樣好處。生火的地方，極其寬大，可容四尺長的木頭，因此室中很是和暖。林肯上學之後，專心習算學，拚地名。那先生的學問，除了算學一項，都與林肯不相上下。學堂中的座位，隨功課的優劣，分別等差。林肯常在第一位。這

學堂開了幾個禮拜，隨即中止。林肯不免重又輟學。

第七章 戒殘殺慈善爲懷 習禮儀斯文自重

林肯自陶綏停辦學堂之後，空閒了有四年工夫。直到一八二三年，又來了一個名叫葛羅福先生，在陶綏先前處館的所在，重設了一個學堂。這葛羅福先生的學問較之林肯所從過的幾位先生，却淵博許多，在那時要算他是首屈一指了。當下林肯重進學堂，讀書比前越發勤懇，師生也十分相得。那位先生見林肯這般勤讀，又是穎悟不凡，料定將來必成大器。每逢遇見林肯的父親時，必有許多褒獎林肯的說話。多馬士聽了，雖一時歡喜，過後却有說不出的嫌惡。你道他厭惡林肯什麼？便是嫌林肯讀書太專，勞力的事不肯注意了。多馬士的意思，讀書雖不可少，但學問只要粗知大凡，也就儘够，不必過求精深。況且這地方以耕牧爲業，勞力的事，自然是飯碗的根本，何必孜孜不倦的讀書。葛羅福知道他的心思，常將遠大的事業講給他聽。又說林肯天資卓絕，必不是久居林野的人。三十歲以內，必然要發迹的。多馬士聽他說的有理，也就不多說了。有一天那教室牆上，掛的一個衣鈎，忽然折斷在地上，葛羅福暗想不知是誰闖的禍，等明天學生到齊了，便問起衣

鈎的事。林肯接口應道：『是吾折斷的，却是失手，並非有意。』那先生見林肯如此誠實，心中暗暗歎賞。這事可與華盛頓砍倒櫻桃樹的故事前後媲美，也就是林肯讀華盛頓傳的結果。

林肯自小慈愛性成，看見同學殘害活物，他心中終是着惱。當時學堂裏還沒有作論的一課，他便自己定了題目，詳論虐待活物的罪過。他原是沒有做過論的，好容易將一句一段拚湊攏來，後來竟成了一篇文字。雖句子不很工雅，意思却極真切的。那時有些頑皮的學童，歡喜惡作劇，捉住了烏龜，將燒紅的炭，放在他背上，看他痛苦奔竄的情形。他們却拍手大笑，算爲樂事。林肯十分反對。有一次，林肯背倚着大樹，將平日所聽的講論和所讀的書籍，向着幾個同學，遊戲演說。正在講的高興，忽有一個童子，捉了一隻烏龜，猛力向一顆樹根上擲去，彈出一丈多遠。林肯見了，着實不忍。轉口便嚴詞責備那童子，把那童子說的沒有躲處。又有一天，有幾個童子，圍着一個大龜，將紅炭燙他的背，彼此歡笑取樂。恰巧林肯看見，便大聲喝道：『你們爲什麼這樣惡毒？那忿怒的情狀，好似他背上也受着了痛苦。有一個童子答道：『沒有甚麼。』說着將手中的樹枝，在龜身上打了一下。林肯埋怨道：『不要這樣殘暴，動物也有知覺的，若把紅炭放在你的背上，你痛也不痛？那

童子笑道：『我不知道。』說着又在火堆中檢了一塊炭，仍舊放在龜背上。林肯怒道：『納脫你莫這樣撒蠻，你可知道，我不是好惹的。』說着，一手便將那炭拂去了。納脫強嘴道：『你又不是龜的兄弟，干你甚事。』林肯道：『不論兄弟不兄弟，只是在我的前眼，斷不容你這樣傷害他。』旁邊有一個童子，見勢頭不妙，便插言勸解。納脫自覺不敵，也便打扯着過去了。這事正被葛先生遠遠看見，他便走至衆學生跟前，將納脫訓責了一番，一面嘉獎了林肯數語。

林肯對算學一門，初覺得十分便易，等到加減乘除學完了，起頭學比例時，方覺得算學難學。葛先生少不得常用善言勉勵他，他也忍耐學習，日見進步。到出學堂時，算術緊要節目，大概已明白了。後來閒空時，常加研究，各樣法術，便一一精通。在他做學生時，更有一段故事，很能表彰他的品性。那時他將要離去葛先生的學堂了。一天，他和幾個窗友，放學歸家，在路上同行，忽然爲一個拚字，有兩個人意見不合。約翰說：『但以理錯了。』但以理說：『一絲不差。』爭了半天，爭不明白。但以理不服，便稱約翰亂道。約翰也反目道：『你敢出言不遜麼？你小心着。』說時將拳頭一揚，但以理挺胸直前，作了一個坐馬勢，口中益肆謾罵。林肯見勢頭不好，忙將約翰抱住。約翰怒氣勃

勃，叫林肯放手。林肯道：『這又何苦呢。』說着，一手又摟住了，但以理替他們和解。約翰因但以理罵他亂道，很不甘心。向林肯道：『若有人這樣罵你，你可忍受麼？』林肯道：『怎麼不能，只要我所說的不是亂道，人家罵我，我毫不放在心上。』約翰道：『可是沒有人罵你，由你嘴說。』林肯道：『不然，你若泰然處之，人家便也不罵了。』隨說隨行，兩人的氣漸平。須臾，但以理道：『既然這樣，就算我這句話沒有說罷。』林肯乘機道：『約翰你聽見了麼？』不到五分鐘，二人已和好如初。人家多稱林肯爲和事老，這句話真不差。他生性謙和，最喜排難解紛，就是他一生爲人的特色。到後來南北戰爭時，他也是從中竭力調停。可惜南人主戰的心堅決不搖，故沒有甚麼成效。

林肯在學讀書時，最熟拚法，從來沒有拚錯過什麼字。有一天葛先生教着一般學生，提一個字給他們拚。全班學生都拚到，竟一個也沒有拚得對的。葛先生不悅道：『偌大的一班男女學生，竟沒有一個能拚這個字，不是你們懶惰的實迹麼？』今天拚不出這個字，一個休想回家。正在那時，班中一個女學生，一眼望見林肯，笑容可掬，眼中好像同他說話一般。猛悟這y當改作i，全班纔免了鬧學。這也可見葛先生教訓學生的嚴切。這位先生不但教法嚴切，并能將禮貌教導學生。

練習禮貌的時候，課堂便當作應接室，叫一個學生裝作客人，自外面進內，另叫一個接待他，將他一一介紹給室內的人，一切應酬規矩，有葛先生在旁指教。試想當時，林肯年纔十五歲，身長六尺，手粗腳大，全沒有半點斯文氣味，身上穿的衣服，牛頭不對馬嘴，袴子短小，單不着鞋幫，赤着一截腿，叫他裝作斯文那副模樣，可不是難看得很麼？雖然這樣，他却究竟得了好些益處。後來他就雇在人家，見客必脫帽，進屋必脫帽，竟得了一個有規矩的名譽。

林肯從葛羅福讀書，沒多長遠，就停止了。隔了三年，又在一個史宏尼先生那裏讀了幾天，從此就不再進學堂讀書了。統計他前後讀書的日子，不到一年。但他從過的先生，沒有一個能長久教他的。林肯時讀時輟的緣故，也只爲自己已把先生所知道的，都學完了。正在那時，林肯又有幾個親戚搬來，一個是利未住的地方和他們相近，一個海約翰，就是林肯生母的堂房兄弟，和他們住在一塊。這海約翰雖不識字，爲人却極端方正直，毫無粗俗的樣子。他在林肯家住了四年，後來重又搬回肯得蓋，由肯得蓋搬到奔倫諾斯。

第八章 逢意外誤濕藏書 遭苛待登門割麥

林肯一天同端海姆閒談，講論些開國元勳華盛頓的故事，自覺得十分有興。端海姆見他講得津津有味，問他怎麼知道這般的詳細。林肯道：「我是由書上看來的。」端海姆道：「你莫非讀過『華盛頓傳』麼？」林肯道：「正是。這書便是雷茂三做的，讀了這傳，纔知道華盛頓是蓋世英雄。」端海姆道：「不知道你這本書和葛羅福家裏那本書，可是一樣的不是？」林肯奇怪道：「他也有這書麼？你可知道是誰著的？」端海姆道：「我但聽得他和我提起這本書，是誰著的，却不清楚。」林肯道：「這倒容易打聽。」端海姆去了，過不多天，林肯果自一個村鄰那裏探問明白，知道那書是維孟斯作的，便想去借來一讀，因將此情告知父母。白氏夫人道：「葛先生怕不肯借給你罷。」林肯道：「待兒去問問不妨。」夫人道：「這也使得，只是若非他願意借給你，決不可強借。」林肯點頭答應。當天工作完畢，他便急急的跑到葛羅福家裏。這葛羅福並不是教林肯讀書的，葛羅福只是巧逢同名。這天晚上，林肯到他家中，他家夫婦都很歡喜，他們素知林肯的人品，因此見面時，很是器重他。葛羅福請林肯坐下，問道：「怎的許久不來？今天會面，令我加倍快樂。」林肯也客氣了幾句，便道我的來意，恐怕說出來，你就要煩惱。葛羅福問什麼事，林肯道：「我打算來此借

「一本書不知道可能俯允。」葛羅福笑道：「這算甚麼事，你要那一本書？」林肯道：「便是維孟斯的『華盛頓傳』。」葛羅福道：「很好，你取去就是了。你這般愛讀書，真是難得。」林肯道：「你樂意借給我麼？若說不是，我也不敢煩擾。」葛羅福道：「我不樂意借給你，便不答應你了。我這個人是心口相應的，你放心取書去就是。」林肯接書在手，連連稱謝，並道：「自當小心，不令損壞，讀完即來歸還。」看官，他這句話，實在活描林肯的性情。他向人借用，不論何物，他愛護的心，如自己的東西一般。一些不肯輕忽糟蹋；有等人借書不還，或還時骯髒破碎，面脫蒂落，那真是天差地遠。這種事雖沒有什麼大關係，却是不顧公德的表象；因此做書的將林肯小時節的好樣，特特的寫出來。看官們須要在這種事情上大大的留意呢。

林肯當晚回家，便開書讀了一章。自此之後，日事既闌，或平時稍得閒空，他便埋頭展讀，妮妮的不覺厭倦。將近讀完，那知道忽遇了一件大大掃興的事。這一天風雨淒淒，林肯不能外出操作，只得在家裏略做些手工生活。那時節不消說得，自然多讀那本『華盛頓傳』了。晚上人家都睡了，他一直讀到半夜深更，方始歸寢。那本『華盛頓傳』就放在牆隙裏，他放的地方，原是風雨吹

不到的。不料後半夜風勢轉向，雨點正打着這面的牆壁。牆壁本是木做的，罅漏處不知多少。雨水滲入裏面，便將那本『華盛頓傳』浸了個透溼。及至天明，林肯一覺醒來，開眼就望見了這本遭難的書。他那種難過情形，看官們也可猜想，不用做書的細說。當下他急急走至近邊，仔細一看，不覺哎喲一聲，淚如雨下。他母親聞聲走來，怪他不該應將書擱在那裏，接着又嘆息了幾聲。林肯精神頹喪，將書取在手中。可憐這書已不成樣子了，封面早已脫下。林肯慘然道：「唉，誰料風向轉變，有此結果，這本書沒法修理的了，只是我曾經應許葛羅福小心看護，歸還時不令稍有毀損；如今怎樣說法呢？」白氏夫人見他愁煩得很，說道：「如今木已成舟，煩惱也不中用了；我想你該有法子使葛先生滿意。」林肯道：「有什麼法子，無非賠償罷了；但我那裏有錢賠償他呢？」白氏夫人道：「照我想來，他也許要你作幾天工，那不是和錢一樣麼？你今天不如帶着書去見他。」林肯道：「這事很沒光彩，教我那有這副臉去見他？」白氏夫人道：「你不要臉，只要照着道理行事，沒有錯的。」林肯道：「我並不是怕別的，只是我自己所說的話，不能殼實踐，心中覺得一百個不是罷了。」白氏夫人道：「你也不必這般想，誰能保得定一生沒有錯誤呢？」林肯躊躇了一回，決意

照白氏夫人的說話行事。一面生着火，將書烤在近旁。到了晚上，已頗乾燥。取了一塊絨布，小心包好了，挾着出門。當時星光熒熒，風雨已息。林肯一路好生懊喪，到了葛羅福家中。葛羅福先招呼他道：「你那本書已看完了麼？好快！」林肯道：「不是，看是尙未看完，但是……」葛羅福道：「這書你儘管取去好了，不是我早已對你說過，任你要借用多少時候？」林肯道：「我尙沒有說完，請你聽着。便將這書遭雨淋溼的事，略說了一遍。」說着，解開包裹，取出那書，連賠不是，並道情願賠償。看官要知道葛羅福的爲人，性子本極苛刻暴厲，並不是慷慨溫和的，加着這時有了幾分酒意。當下他望見那書已壞得不成模樣，不覺勃然大怒。厲聲道：「你好不小心，借了人家的書，怎麼便這樣的胡弄。此時照着他的本心，恨不得將林肯踢打一頓。還算他素來是看重林肯的，方不會十分發性。這時林肯已驚得兩頰飛紅，連連稱願賠願賠。又問葛羅福可要他做工抵償。葛羅福聽得做工二字，耳竅直鑽。他知道林肯任事精勤，得他做工，甚是有益。因沉着臉道：「工是總有的。」林肯道：「請問這本書值多少錢？」葛羅福道：「你要問他的價值，可是沒有？」林肯道：「我替你做工，少工纔能做足書價。我做足了這本書，我便藏着算自己的。你可答應？」葛羅福見林肯願意作工，

暗想正可漁利。便道：「我田中的麥子，今已成熟了，我自己沒工夫去收割，你若能幫我這事，書就不要你賠了。」林肯道：「很好，但不知道要我割多少麥子？」葛羅福眼睛一瞪道：「自然統要你割的。這本書難道白白的送你不成？」林肯聽言，暗暗詫異。想不到葛羅福這樣苛刻，可也不能與他計較。便問幾時起工。葛羅福道：「明天早晨。」林肯見葛羅福的樣子，方知他是卑鄙的人，忍氣吞聲的答應了。說明天一早就來。當晚回家，告訴了父母，都道葛羅福這種行徑，不合道理。次日清晨，林肯便往葛羅福田中割麥。田有好幾十畝，常人非五六天收割不了。林肯刻苦耐勞，一息不停，整整的做了三天，已告完工。心裏深惡葛羅福這般的苛待他。葛羅福却毫不爲意，得了些甜頭，暗暗的快活。自此之後，又要林肯和他的姊姊撒蘭，同到他家幫忙。林肯姊弟二人，並不推却，都應承了。議定每日工錢二角半。這年秋冬二季，林肯就幫着葛羅福作工，或是耕種，或是收穫，無不盡心竭力，把個葛羅福樂個不了。葛羅福爲人，賤削入骨，在林肯的工錢上佔了便宜不夠。只要林肯曠了幾分鐘的工，便要除扣他的工錢。幸虧葛羅福夫人和他丈夫大不相同，爲人大方，因此林肯在他家住了長久，也還將就過得去。

葛羅福家除了『華盛頓傳』外另有幾本書。到了晚上，林肯便去翻閱，從頭至尾讀了再讀，多半已記在腦中。這是他在葛羅福家作工所得的益處。當時，林肯已能叶韻做詩。葛羅福性殘貌惡，鼻子高高的聳着，不成個格局。林肯閒時，便作詩吟詠他的鼻子。後來他將詩稿寄登在雜誌中，他的文名和葛羅福的鼻頭，竟然馳譽全美了。這雖是笑話，也可見得林肯早年能文的奇才。一天飯後，林肯和幾個女孩，在廚房中玩耍，聲音很鬧。葛夫人推門進去，向林肯道：「鎮日的胡鬧，你將來成個什麼人物？」林肯隨口答道：「成一個美國總統。」這句話，本是他小時常說的，別人也以爲無非打趣而已。不料後來居然實踐其言，真是奇怪。

當時林肯家裏，杜製的春麥白，已擱起不用。近他家幾里路，新開了一個戈騰麵廠。林肯和端海姆常攜着麥子，到那裏去磨麵。一天林肯運了些麥子，送至廠中，便拴好了馬，坐在外邊等候。等得磨完，便將麵粉裝入車中，挽馬拖車。不料用力太猛，那馬驚了一跳，掀起後腿，將林肯踢倒在地。廠中人出來看時，見他不省人事，多道沒有救了。停了好久，始漸漸醒來，身上覺得痛楚異常。他却勉強起身，仍將車子配好，駕着回家。他任作一事，憑你有多大的艱難，不將這事作成不休。這種堅

怒不拔的氣概，便是他日後成功利達的根基。

第九章 充船工權時執役 拯醉漢一夜無眠

林肯當日交接的一班人，或是農夫，或是獵戶，不識字，不讀書，很有上古時代的風氣。如今提起一二件事，叫看官們知道林肯涉世的情景。當時節的人，聚集禮拜，極是起勁，走二三十里路，不算希罕。婦人抱了孩子，騎在馬上；男子却步行居多。穿什麼衣服，戴什麼頭巾，都不在心上。到了禮拜堂，做完了禮拜，便在近段過夜，明天回家，所以常見打獵的人，背了洋槍，穿了獵衣，腰繫革帶，口啣烟管，聚在一處，彼此談論獵得的東西，却是等着禮拜。禮拜的地方，有時便在村人家裏。這時這一家便爲主人，款待衆人飲食。飲食完畢，然後講道。先生起立開會，大衆就坐聽講。雖然延長至幾點鐘，講的人和聽的人都不厭倦，別有樂趣似的。這也是當時風俗敦厚處。但有一種惡習，這些村人，差不多都犯的，便是迷信鬼怪，他們最怕的是女巫。逢人生病，須將女巫畫成一個像，用槍轟打，以爲這樣便可禳解。打獵的時候，若有狗在身邊攏過，算是最不吉利的事。須將小指鉤着，盡力的往懷裏拉。直到狗已去遠，望不見了，方可鬆手。家裏若有麻雀飛入，家中必要死一個人。築籬起番

芋製肥皂這些事，須在月光裏動工。若在白晝做了，便有災殃。禮拜五這一天，不能作事，作了必定沒有好結果。牛羊病了，須請巫人醫治，另有各種符咒醫病的邪術，他們都很信服。試想林肯自小在這種社會裏長大，耳所聞，目所見，都是頑固模樣，日常和他一處玩耍的兒童，愚蠢無知，更不消說了。林肯的思想，自然多少要受些影響，却是他心中總覺有些懷疑，望着那些怪誕行徑，不免好笑。這便是他才智高人一等的證據。

林肯在這樣的境遇中，試想怎能發達他的長才？喜得事有湊巧，安得生河口那裏，有一個名叫戴雅各的，要想得林肯幫他作工。一天他到林肯家裏和他父親商議，願意每月出工資六元，另外供給他的飯食。多馬士道：「很好，你可是要他料理渡船麼？」原來這戴雅各是俄亥俄河及安得生河渡船主人，在這兩條河裏，各有渡船一隻，應接生意。當下戴雅各道：「是的，不過另外還有些種田餵馬的雜事。」多馬士道：「那也不妨，這些事林肯都能做得，便是成人也勝不得他。」戴雅各道：「原是我因為這個緣故要用他，不然，十二歲的孩子，誰肯給他這樣大的工價。」多馬士道：「但是你要用他多少日子呢？」戴雅各道：「大約九個月，或者長久些也論不定。」多馬士道：

「也好，太長久了，我也不能答應。」當下商議定當，次日起工。到了明天，林肯便欣然前往。戴雅各教他去作渡工，林肯心中歡喜，立刻上船去了。孩子們的性情，沒有不歡喜打槳蕩舟的。林肯身體健碩，膂力充足。十七歲時，身量已有六尺四寸高，斯賓塞邑沒有第二個人像他的長大多力；因此駕駛船隻這一件事，很不爲難。每天早晨，他總是第一個起身，把打水生火劈柴這些事，一一辦妥了，方纔出門上船。天天如此，毫不偷懶，也不必人去喚他，自能去做。戴夫人看了，又是歡喜，又是歎羨，暗想除了自己的丈夫和親生的兒子之外，那一個人肯這樣勤敏作事；因此他便暗暗將林肯另眼看待。在那裏林肯找得一本『美國史』，還有二三本別的書，每逢晚上，便拿出來披讀。他睡覺的地方，是在樓上，和戴雅各的兒子葛林連牀。葛林本沒有他這樣聰明，年紀雖大，却是毫無志氣，到晚上林肯讀書時，他厭煩的了不得，躺在牀上，不住的催促林肯熄火。口中唧唧噥噥道：「爲什麼這樣的不怕厭煩？我的好夢都被你打斷了，再不快睡，我不答應了。」林肯那裏肯遵從，總是堆着笑臉，打扯過去，儘管默誦。往往到更深夜靜，還不肯釋手。有一晚，葛林惱極了，自牀中跳起來，怒冲冲的將林肯打了數下。林肯心懷忿激，欲待回手，忙自抑制，竟沒有與他計較。這克制自己的

工夫，真是難得。後來葛林屢屢向人稱讚林肯說：「他整日勞苦了不算，晚上還要讀書，非到半夜不睡。早晨起身，却還是第一。」又述當晚的事道：林林被打之後，也非常動怒，但却沒有回打。這樣看來，林肯的涵養工夫，真是不可幾及了。

林肯自從雇在戴雅各家裏，又學會了殺豬的本領。鄰近聞名的，都來請他屠宰，並沒有失過一次事。他一個人，竟兼了渡工，佃農，馬丁家僕，屠夫，諸般職事，却件件都能合格。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他不論何事，務必盡心竭力，不肯將就敷衍，這便是他無事不能的秘訣。九個月既滿，林肯便回至家中，恰好他姊姊出嫁的日子已近，新郎是一個名叫格立司排的，林肯爲他們做了一首男女平權的詩，成禮時，大眾合唱。從此他會作詩的本領，遠近都知道了。不論那家有婚喪的事，總要請他到場，做首把詩，點綴點綴。他生性談諧，觸景生情，隨意寫來，都是活潑潑地，因此交際界中，大受人的歡迎。他姊姊撒蘭出嫁了一年，可惜忽然病故。林肯傷心慘澹，鬱鬱不樂了好久。

離林肯家二三里路，有一個龔恩使開着一爿雜貨店。這龔恩使也很景仰林肯的爲人。一天林肯到他那裏去謀事，龔恩使滿口應承，叫他就鋪子裏相幫。店鋪做事，與尋常不同。交易賣買，

另有一副局面。林肯諸事謹慎，龔恩使覺得十分滿意。龔恩使家藏着幾本書，內中有一本『富蘭克林傳』，又定一種新聞報，林肯一一取來閱讀，從頭至尾。一些不肯遺漏。龔恩使是一個民政黨人，常和林肯談論些政治問題，不知不覺的林肯被他感化了。直待後來，讀『克來傳』這本書之後，他的意向纔變換過來。林肯在龔家店裏，做不多時，便又回家幫父親工作，晚上無事時，常同着譚尼士這一班人，到店中去閒譚，或論政治，或講故事，或說笑話，總少不了他。他肚子裏藏着多少古怪希奇的話，加着背誦古詩，造作詩曲這些事，除了他沒有別人會做。因此聚談時，總是他說話最多，彼此嘻笑，好不有興。有一天，夜色已深，他從雜貨鋪回來，和他同行的，有端海姆、格立司，排這幾個人。正行時，路旁泥溝內，臥着一個人。端海姆停了腳步問道：「是什麼人？」說着俯腰將那人推了一推。林肯道：「死人麼？還是醉漢？」說着也去推動。推了一番，那人只是不醒。林肯端祥了一回，知道那人委實是醉漢，狀如死人一般。便道：「我們須想一個法兒，周全他纔好。」格立司排道：「你去周全罷，我們却沒工夫，要回家了。」端海姆道：「我也什麼想，天氣寒冷，儘在這裏挨凍，做這不相干的事，有何犯着這個人灌飽了黃湯，喜歡睡在這裏，不如由他罷。」林肯道：「說那裏話

來我們撇了他，不願他，不要凍死麼？」當下格立司排向那人細相了一眼，認得他是村中一個酒鬼。因道：「這種人死了也好，管他則甚走罷。」林肯道：「不是這樣說，見死不救，惻隱之心在那裏？」端海姆道：「這種人活着，不但他自身受累，且要害人。依我意見，何必去睬他呢。」林肯道：「無論怎樣，總不能當作他犬馬看待，聽他死在這裏。快來，相幫我擡他到譚尼士家去，再作計較。」說話時，格立司排已去了，林肯請端海姆一同擡了醉人，到譚尼士家來。這時譚尼士已有了家室，住的地方，離他們約有一里多路。端海姆走了幾步，不願道：「半夜三更，拖着一個死人，走這許多路，不是瘋了麼。你要做這勾當，你自去做，我也要回去了。」說罷，竟自揚長而去。林肯頓足恨道：「天下那有這樣硬心腸的人，你去了，我便罷休不成。當下他想了一個主意，伸手將那人兜腰一抱，扶在自己背上，如同背着麥袋的一般，放開脚步，直奔譚尼士家。推門進去，將他卸在地上。譚尼士從牀上起身，走來一看，林肯氣喘道：「我替你招了一個伴友來了。好吃力！好吃力！」譚尼士道：「你在那裏弄來的人？」林肯便將前事說了一遍。譚尼士道：「這人我認是認得的，只是和他沒有什麼交情。」林肯道：「什麼交情不交情，我們既做了人，那能不盡人事。」譚尼士沒有話說，便問林肯

怎樣的辦法。林肯教他生了火，暖着醉漢的身體，一面自己遍身上下替他摩擦，整整的鬧了一夜，沒有睡覺。到天明時，醉漢蘇醒過來，林肯方纔放心回家。林肯在這段事中，正與那善心的撒馬利亞人一般無二。像這樣的人，自然不是久居幕下的凡鳥了。

第十章 述痛言繼母鍾愛 作論文小子成名

林肯在家時，不是作工，便是讀書。書中見有觸目的句子，立時摘記出來。若是紙張不湊手，牆壁上木片上，隨便塗寫，待有了紙，再抄下來，暇時細細玩讀。他又藏着一本雜記簿，裏面所記的都有益他的後半生。這本雜記簿，是他自出心裁的，他所記錄的，大概是向人借讀的書中，最得意的句子。他家中所有幾本書，雖沒有照樣摘記；但凡書中緊要所在，也必把他標出來，這些都是讀書妙法。他在雜記簿中，又時常作幾首短論，自己練習見識，日後他成功一個極有學問的大政治家，得力處便在這本簿子上。

林肯有了這種書癖，不知道的人，必疑他奉侍繼母的心緒，一定冷淡，這却錯了。他繼母當他被刺後，曾向韓恩登追念他道：「林肯真是極可憐惜的孩子，他伴我這許多年數，從沒有向我說

過一句無禮的話，動過一回氣。不論教他做什麼事，他總是安心樂意去做，絕不推却，絕不勉強。因此我生平對他，也從不會有過疾言厲色。我們隔腹母子，真可稱得情投意合了。自從他被選做總統之後，他也曾到此地來望我……」說到此地，不禁抽抽咽咽的淚珠直滾，接不上口。停了一回，又道：「他待我的孝思實是一言難盡。我親生的兒子約翰和林肯一同撫育長成，也算是好的。但兩個人比較，林肯比約翰更勝，世界上做孩子的，真沒有比林肯再好的了。當他被選做總統時，我常常代他憂懼，那知如今果然遭了不測。唉！我怎不早和丈夫死了，便沒有如今這種傷痛了……」

據此看來，林肯是一個極順親意的一個孝子，只是林肯的父親，屢屢因他偏着讀書，怕他荒廢工業，常有些抱怨的說話。林肯不但爲讀書一事，受他父親訓責，還有一事，也是他父親反對的，便是他喜歡演說。今天聽了牧師的講論，明天就聚集一班友伴，學着牧師的神氣，把自己聽得的演說講出來。態度逼真，環聽的人都拍掌歡呼，鬧個不了。這事一則可見林肯記性過人，一則可知他後來口才出衆的緣故，但他父親不察。雖他聚衆演說，總在日暮工罷之時，與日常操作毫不妨礙。多馬士却總嫌他胡鬧，常要阻止他，不過心中也暗喜兒子有這般才幹。那裏知道將來林肯成名立

業的根基，就在這個事上呢。

離林肯家四里之遙，有一個叫做華德的。此人忠厚謹慎，家道小康，凡遇需用木工時，常來請教林肯的父親，林肯也常在他家幫忙，覺得到他家去，另有樂趣。因為華德定購了兩種報紙：一種是戒酒報，一種是政論報。林肯見了，非常快活，每值一報送來，他必將那報一字不漏的細讀一遍，愈讀愈有滋味。一天，他拿着送來的戒酒報，笑吟吟的向華德道：「這斯賓塞竟有這種報章，看他所講，果然句句有理。」華德道：「原是酒這件東西，害人非淺，世人何苦，自願受他的毒害。」林肯道：「唉！這害人的東西，恨不得盡數填入俄亥俄湖的水底，像那年我父親裝運麥酒一般，豈不是件美事。橫豎這東西害多益少。」華德道：「那裏有些微益處，他的害處却是說他不盡。人人都能知道，可惜不知悔悟，無力與他決絕。」林肯聽至此，深受感動。過了幾天，他便將酒害二字做個題目，作一篇極長的論說，送給華德閱看。華德見是長篇大論，先不讀着，問林肯道：「是你做的麼？」林肯答道：「句句我自己做的，但不知自否合格，故此特來請教。」華德道：「想不到你有此文才，實是可喜。」今晚待我細細披讀，當下別過。隔了一天，有一個浸會牧師到華德家來拜望，華

德與他談論片刻，便道：「我這裏有一個小童林肯做了一篇戒酒論，文氣非常雄壯，理論極是通達。這童兒實是非凡，你試讀他一遍，看你的意見如何。」當下牧師將那篇論說讀完，連連讚歎，甚是佩服。華德便想把他送往戒酒報去，牧師贊成。華德又道：「諒必報館裏決無見拒之理。他們登載的論說，有許多還遠不及這篇呢。請你回家時，順便交與報館如何？」牧師答應了。隔了一二天，竟高登在戒酒報的首幅上。華德重新玩讀，只覺得這篇論說，與尋常大不相同。不多幾天，附近的住民都知道林肯文學優長。林肯自己也覺得十分高興，心中大受激勵。過了多日，華德向林肯道：「你能做一篇關於政治的論說麼？」林肯道：「我曾做過幾章短篇，錄在雜記簿中。」華德道：「吾意思還要送去登在政治報上。」林肯自然願意，便道：「待我去做來，不知題目用什麼的好？」華德代擬定幾個題目，不到一禮拜，林肯做就了，送交華德看，又受華德一番獎許。那全篇主意，重在永保美國的政體，不使他漸入腐敗。最要緊的是提倡教育普及，國憲確立，鞏固聯邦，厲行法律，都是切合時局的問題。他人做不到的。後來林肯舉任總統時，第一次的宣言，與這篇論說的宗旨，俯節相合。試想一個墾荒的童子，作這一篇預言，待過三十三年，竟一躍而成一國的元首。當衆宣述

懷抱，仍是他做孩子時候的那篇論說的主意。這不是天定神佑，冥冥中有上帝主持的麼？

當下林肯交出論文之後，有一個律師名叫不立加特的來訪華德，華德便將論文交給他看，不立加特讀完了，向華德道：「果然極妙，可算一時無敵了。請問可是尊駕的大作？」華德道：「那裏是我的，這是一個孩子名叫林肯的所作，你道奇也不奇？」律師詫異道：「那有這事，真個難得。吾們何不將他送登政治報？」華德道：「這便是我的本意。數日前他曾作過一篇戒酒論，登在戒酒報上，博得多少人讚歎。他不是徒託空言的，他一生守戒律極嚴，雖遇婚喪應酬，酒滴毫不沾唇。因此他的言論，更能感動衆人了。說完之後，華德便請不立加特將論取去，投送報館。登出的那日，華德與林肯自然各有一番歡喜，不必細表。從此林肯時常揮灑筆墨，有時請華德指教。文學一道，日見進步，又常代人編造詩歌，自記的雜記簿中，也做了許多詩篇。如「年少須勤讀，有志定成名。」又如「斯賓塞 林肯 題句笑天恩，匡時明道義，垂鑒有至尊。」這些詩歌，不但顯出他的才藝，更見他有非常的志向。打獵的一們，是當時緊要的營生，但他爲了愛作文字，對於此道，却不遑兼顧了。別的孩子，往往成了打獵的能手，獨林肯落在人後。當時斯賓塞 邑極爲荒涼，狐兔松鼠鷓鴣

這些東西，滿地都有。此外人熊、山貓、豹子等類，亦極繁多。一千殖民，不得不將他打死，自保性命。故此打獵的事，是當時不可少的。林肯雖也有時，背着槍隨衆往林中打獵，但不過逢場作戲而已，並不放在心上。人家說他不合時宜，就爲這層。但除了打獵，無論什麼遊戲，林肯都是擅長，有了他纔有興趣。有時他和人比賽武藝，也沒有人勝得他。三人提不起的東西，他一人偏能提起，毫不費力。打樁立柱，他一個人能抵得數人，這是他的膂力過人處。他仗着這一身力氣，任事服勞，都大得便宜。他的人才，真稱得起文武兼全了。

第十一章 送貨船林肯遠行 泊荒野黑奴襲劫

一八二八年的三月初，林肯到一個商人誠德來家作工，在他家裏，他又成了一個重要的人。每逢誠德來使喚他，他無有不做的。這誠德來有個兒子名愛林，年紀比林肯畧大，林肯和他作伴，很是相得。過了一個多月，誠德來向林肯道：「我看你於駛船一道，諒情也是個能手，你肯和我駕一隻平底船，到紐俄林斯去走一趟麼？」林肯道：「駕船我略略懂得，紐俄林斯去也願意，但不知離此多遠？」誠德來道：「約有五千四百里路。我的意思，要差愛林去，打算叫你和他作伴。」林肯

道：「幾時動身？」誠德來道：「你什麼時候能行，就什麼時候動身。我這裏還有些醃肉沒有裝好，却要等幾天。」林肯道：「我隨時都可去得，只要父親許我就是了。」誠德來道：「你父親必不阻擋的，我多給你些工錢就沒事了；我想每月給你工資八圓。由紐俄林斯回家，你可趁輪船，川資是我的，有你們二人同去，我就放心了。」原來林肯在他家裏作了一個多月的工，事事做得十分妥貼，所以此刻運貨到紐俄林斯去。誠德來竟要全心委託他。他看出林肯有三樣美質，就是機智，多力，忠誠。這便是林肯不負委託的契約。但駕着平底船，在大江之中，行駛幾千里路，也不是容易的事。當時有一班人，專做這項生意，練成一身工夫膽力，往返數千里，遠岸僻港，都賴此交通。這種人在船上經歷的困難，都是人生未經過的。晚間睡在甲板上，除絨氈一條之外，更沒有別的東西遮蓋，窮年累月的，流蕩在米西西比河中，狂風急流，怒浪險礁，習慣了也不吃驚。這班人之外，另有農家合夥，運貨往紐俄林斯，也有獨家載貨前去的。誠德來此次打算，便是獨家的營生。本來印第阿那地方，銀錢很少，將物產運往紐俄林斯，變了現銀回來，實是買遷有無不可少的事。

林肯得了這差使，便去和他父親商量。多馬士允許了，不過白夫人聽着有些不安，便道：「林

肯，你世面見的很少，這五千多里路，不嫌太遠麼？」林肯道：「我不嫌遠，正想借他見見世面。」夫人道：「倘然遇險，翻入米西西比河中，這便如何？」林肯道：「那倒不怕。」夫人道：「你不可這樣膽大，從前專做這項生意的人，尚且多有死在水中的，何況你呢？」林肯道：「人家死了，未必我也要死的。」夫人道：「並不是說你一定要遇險，只望你小心爲是。」林肯道：「若母親不願意我去，我便不去了。」夫人道：「不是我不願意，我心中有些不放心，所以向你說知，但望你一路平安，早還家裏，因此長進一番見識，那也是我極希望的。只是路途太遠，要長久不見你了。」林肯道：「這個機會或是最有益於我的，故我願去。至於離別一層，遲早總有一日是免不了的。」夫人點頭稱是。當下林肯回到誠德來那裏，答應了他，整備動身。誠德來的船埠，緊靠俄亥俄湖，林肯和愛林同到船埠，裝貨上船。適在匆忙時候，遇見了舊日的同學女友羅貝。這羅貝便是在葛先生塾中，林肯教過他一個拼法的。彼時年紀尚小，隔了多年，已成了一個很秀麗的姑娘，和愛林很有愛情，此刻是來送行的。羅貝登了船頭，看夕陽道：「日西沉了。」林肯接着道：「不對，他沒有下沉。」羅貝只道林肯戲說，便道：「你的眼睛敢是有些糊塗了罷？」林肯道：「我好好的，什麼說糊塗？我道日球沒有

下沉，却是的確無疑的一句話。不但此刻，並且他永遠沒有下沉的日子。」羅貝冷笑道：「別忙，我們且等着再說。」林肯道：「不是這樣講，你看他的樣子，似乎下落，但其實不是下落，不過我們自己下落罷了，他何嘗移動？」羅貝道：「你講的統是獸話，我不信。」林肯便將地球旋轉的道理，細細的講給他聽。羅貝聽得不耐煩了，大聲道：「你真是瘋了。」說完急急的走開。後來過了四十年，羅貝已喚做愛林夫人。他曾向人提起林肯的學問，說他博通天象學，明曉星體的行動，兼通地理學。不是他學問淵博，怎能年輕時候，便講出天體渾圓的道理。又說他博覽羣書，善爲講解，遇了性質愚鈍的人，更能耐心啟導，與尋常少年人，氣度大大的不同。這都是羅貝晚年追述的話，不消絮說。

林肯和愛林兩下裝完了貨，隨即開船，向紐俄林斯進發。林肯當前櫓，愛林把後舵，波平浪靜，風色順利，林肯十分高興。路上愛林問林肯道：「這一路行去，你看我們要打翻幾次？」林肯道：「一次便够受用了，那裏經得起幾次，翻了船再把他轉過來，可不是容易的事，便是貨物打濕了，重新裝載，也很爲難。我們凡事謹慎，小心爲是。」愛林道：「若能一路無事，自然最好，但我父親將我和這一船的貨，完全交託在你手中，便有他的深意。實對你說了罷，他知道有了你，雖船身打翻，我

的性命和全船的貨物，必可沒事，故此打發你同去。」林肯道：「我母親的意思，正和你所說的相反。他以為這行船的事，極其危險，到打翻了，就沒有救了。我們須得竭力不教他傾覆。」愛林帶笑答應。兩人前挽後推，路上竟沒有遇着甚麼大險。一路曉行夜宿，望前進發，沿途風景屢變，晴雨無常，兩人都甚歡喜。有時雨透重衣，浪衝船首，他們只是奮力前進，絕不懼怯。自始至終，林肯沒有出過半句怨言。他在成行之前，本已定了十分堅決的心志。因此備受艱辛，總不反悔。他們在途中經過的事，不必細表。單說有一天天色已晚，他們行抵一處，是蒲興夫人的耕地。他們停船靠岸，拴了纜，同在船梢安息。到了中夜，忽然船上聽見脚步聲響，兩人從夢中驚醒，毛髮森豎，側耳靜聽了一回。林肯和愛林低語道：「不好了，一隊黑人來我們船上行劫了。」愛林着急，想說句恐嚇的話，驚走他們。便呼道：「林肯，你快開槍轟打。」那知黑人聽了，並不懼怕，依舊進來。這樣的地曠夜深，一無援助。林肯沒奈何，爬起身來，取了一根木棍。輕聲問愛林道：「勢頭不妙，我們須拼命和他們決一雌雄。」便大聲喝道：「什麼人在船上？」停了一回，沒有人答應。更大着喉嚨道：「誰在船上？」這回已聽見幾個黑人的聲音，在那裏唧唧噥噥講話。林肯罵道：「你們這班毛賊，來此則甚？若不去，

我把你們一個個拋在河中。」說時遲，那時快，林肯和愛林早已走到黑人身邊。黑人也手執棍棒，見有人來了，竟不退步，反與他們對敵起來。林肯大叫道：「愛林，速把他們打死。不然，我們要被他們殺害了。」當下棍棒交加，彼此亂打，勢如雨點。不一回，棄了棍棒，徒手相交，扭做一團，聲勢洶洶，混鬪了足有十多分鐘。甲板上盡是血跡，好容易林肯纔把一個黑人打入水中，其餘幾個黑人見不是路，跳上岸就跑。林肯打得性起，大吼道：「快趕，不要漏落一個。」二人一前一後上岸，趕了一二里路，隨趕隨喊。黑人心慌，以爲追趕的人，至少有十來個，那敢怠慢？各人沒命的亂跑。這一班黑奴，正是蒲與夫人的奴隸。當晚合夥，上船打劫，指望唾手成功，想不到有這一番的大廝打。東竄西跑，先前是兇猛的貪狼，此刻却變做驚弓之鳥了。林肯見他們去遠，方才和愛林收住脚步。看官們要知道這兩個，並不是三頭六臂，也沒有什麼萬夫不當之勇。當晚他們兩對拳頭，打退七八個黑奴，全仗他們拼棄性命，有進無退的勇氣。但他們身受的傷，也是不輕。甲板上也有他們的血，和黑奴的血攙和在一塊。林肯右眼角上，受傷更重，癢痕一生沒有去掉。當晚他們回到船上，也沒有工夫想到身上的創痛，急急的解纜開船。只怕黑奴糾集黨徒，前來報復。愛林道：「今夜憑你停船在

什麼安逸地方，我總合不上眼了。」林肯道：「我和你作伴，我也不想睡覺了。下次再往紐俄林斯時，必須備帶洋槍。今晚這把戲可也險極了，我們的性命是捨得的了。」此時兩人心上漸鬆，彼此講些笑話。林肯若有所感，嘆道：「黑奴這種舉動，却也不能十分怪他，他們的機會權利，都被主人奪去，毫無自由，其實可憐，我此刻倒不恨他了……」那知當夜毒打黑奴的林肯三十五年之後，竟爲釋放黑奴的救主。有話卽長，無話卽短，林肯和愛林在米西西比河中行了幾個月，方到紐俄林斯，將一行貨物，交易舒齊，便照着誠德來的話，搭輪回印第阿那。

第十一章 觀審判研究演說 遷新地建築良居

林肯幫誠德來運銷貨物，一切辦得非常妥貼，歸來時，誠德來歡喜非凡，把他應得的工資，一算給了他。林肯自己絲毫不留，盡數交給他父親。有一回他自造了一隻平底船，裝載着幾擔土貨，前往紐俄林斯去銷售，這是他第二次的長旅行。銷售完了，正待回家，岸上有兩個客人，背着皮包，問道：「船是誰的？可能渡我們到停泊河心的輪船上去麼？」林肯滿口應允，便將二人渡上輪船，二人各出銀錢半圓給他。林肯接在手中，喜得難以形容。心想我只望幾個錢，那有一刻工夫，便

到手銀錢一圓之理，心中真有說不盡的歡喜。便自己藏着。這是林肯自己有錢的第一次。

正在那時，端海姆買着了一本印第阿那的法律書。林肯得信，便去向他借讀。端海姆道：「你要借讀很好，只是我一有閒空，便要用的。你要帶回家去，却不方便。」林肯道：「我只要翻讀就是了，何必帶回去。」從此便常到端海姆家去翻讀。端海姆另外有兩本書：一本是「司各得讀本」，一本是「星伯傳」。有時端海姆自己要讀印第阿那法律，林肯便讀那兩本書。常人讀法律書，往往覺得枯澀乏味，可是林肯却越讀越有滋味。這事於他將來的前程，關係很重大。他既存心研究法律，不但是讀了書，就算完事。在相離四五十里的蓬佛耳地方，有一處裁判所，他時常獨自一人步行到那裏去聽審，研究法律的實用。莫道這事無益，從前他沒有想到的事理，因這一去，竟增長了許多閱歷。有一次審訊的案件，是一樁兇殺案。被告所請的律師，是最有名望的白金立奇大律師，他的口才，真如河流倒瀉，雄壯絕倫。林肯聽了，暗暗讚賞。自想一朝我有了這一副口才，我便萬分知足了。會審完畢，他兀自出神，身不由主的向白金立奇誇獎道：「白律師，今天的辯說，真是高妙。我出世到今，從沒聽見過。」白律師向他丟了一眼，見他衣衫襤褸，並沒有去睬他。後來林肯做

了總統，白律師晉謁時，並不認識他就是那天稱讚的村童。林肯却還認識他，向他提起前事。白律師很覺慚愧，好生徧促不安。

林肯在賽佛德鎮，又組織了一個演說社。論辯，讀文，背詩，無所不有，總是他說話的時節最多。鎮上的人聽他演說，料他將來必定成名。更有人道：他將來要做美國的總統。這話後來竟然應驗。當時林肯在演說社辯論的題目，都是屬於『風和水二物那樣力大』、『黑人和美國的土人，那種受冤最深』的一類。林肯臨講時，必收集許多材料，滔滔不絕。若講黑人和土人比較的題目，他必竭力代黑人伸冤，絕不袒護土人。是不是爲了土人曾經殺害他的祖父？這却不可知了。他常道：土人是劣敗的人種，黑人却有情可原。這便是林肯第一次在印第阿那自由土，爲黑人呼籲的演說。看官們，林肯的相貌，並不文雅，加着兩腿頗長，又沒有一件合身的衣服，越顯得村頭蠢膠。說也奇怪，人家不但不因此厭惡他，反都喜歡親近他，這不是因爲他爲人和氣，只是爲他善於說笑話講故事。就是正經演說，他的說話，也是津津有味，很有感動人的力量，因此人人都樂意去聽他。他的口才進步極速，是不消說了。就是他的文學，也日有進境。當納脫娶親時，因與他小有不睦，並

沒去請他到場。他便做了一篇諷刺論，故意落在路上，教納脫拾得。論文中的句子，峻刻非常。一時傳誦四鄰，惹起了多少說話。雖林肯與納脫不久便歸和好，但林肯這事未免做得太急躁，後來他自己也頗懊悔。從這一件事看來，便知林肯不但是好說話，也是一個喜弄筆頭的人。

當時印第阿那牛乳瘟又盛行，林肯家便打算擇地搬居。據亨格士說：奔倫諾斯是極好的地方，他已定意搬去。林肯家正在急謀搬場，自然也打算同去。這時候正是一八三〇年的正月。多馬士便將所有的田賣與誠德來，又將所有的雜糧和豬賣與端海姆帶着同去的，只有幾頭小牛和一匹馬，其餘家用什物，有一口衣櫃，一條桌子，一對椅子，一只衣箱，和他作工的傢伙等物。同行的人，除了亨格士還有林肯的姊夫哈爾，總共有十三人。一應什物，都裝載在多肯士的一輛鐵輪車上，用四只牛拖着，兩隻牛是多馬士的，兩隻是亨格士的。當時林肯已二十一歲，他父親向他道：「你如今已成人了，可以自己作主，你喜留着不去也可。」林肯道：「這是什麼話？吾往奕倫諾斯去的心，比着別人更切。況且不和父親同去，吾怎能放心。」多馬士道：「既是這樣，很好，但既到那裏，我決不再勉強你留在家中幫我作工。你的年紀已長，理當自去謀食了。」林肯道：「這事且到那

裏再說。」恐初到時很有些事，你罷吾不成。原來林肯心所注念的，便是父親年邁，所剩的惟他這一個兒子，萬不能聽父親獨任搬場之勞。他確盡孝道，就是有人給他極大的報酬，請他留在印度，阿那不去，他也不願的。這時候美州還是榛莽未開，行路很爲艱險。自印第阿那至奕倫諾斯約有六百里路。三家人口，上路之後，天氣頗好，不過路上溼濕異常，不是汗泥沒脛，便是水深過膝，好生難走。走了四五百里路，已是甲斯加河。但見河水氾漲，橫溢兩岸，汪洋一片，那裏分得出淺水深水。亨格士道：「看這情形，我們是不得過去了。據昨天引路那人所說的話，要浮水走十數里，纔得過河。」林肯道：「只要足站得到底，就是浮水走二三十里，吾也不怕。」亨格士道：「照我看來，不如等水稍退些再走，或繞河另尋別路，也是一法。」林肯道：「等他水退，不知要等幾個月。須知這是二月天氣，正是各處水漲的時節，非三天四天可望他退落的。若說繞河別尋捷徑，又怕徒勞無功，吾想不如簡直向前走爲是。」多馬士聽了二人的商議，便道：「我看還是林肯的主見，較爲妥貼。」林肯道：「我駕着車子先走，你們衆人隨在後面。我若沉了下去，你們可就不必向前哩。」說的衆人都笑了，膽氣也都勇壯起來了。林肯牽着牛，當前先行，雖浸水過腰，他也不覺其苦，與抖抖的往

前直跑。車子好幾回過了險被急流沖倒，幸虧林肯竭力支撐，才得無事。是年的三月初一日，他們方到奕倫諾斯。亨格士有個叔父名叫約翰，在那裏住着，離代開端約有十二里路，他們便一直到他家裏暫住。

這約翰所住的房屋，大小雖不詳知，但是十三個客人同時齊來，自然要擁擠不堪。彼此相見一番寒暄，不必細表。當下約翰向多馬士道：「我聽說你要搬來，早已和你選擇一處屋基，便是造房的木料，也替你預備了。」多馬士道：「地在那裏？」約翰道：「離此不過十多里路，一切材料都是現成的。要不了你幾天工夫，屋子就可告成。」多馬士等便商議，蓋造一所體面的房屋，多用木料，少用泥土。林肯和他的母親都極贊成。如今先表這塊屋基，却是在森迦門河之北，離代開端約有三十餘里，離約翰家約有十八里。後依樹林，前臨平原，汲水又極便利，竟是一個極好的地段。林肯一家的人去看了，都覺得十分滿意。一家數口，便合力工作起來。林肯尤爲得力。這地方多的是木料，他便揀用上好的材料，精心建築，惟求父母得着一所安樂的住處。正房完工了，又進一間廚房，一間馬房，所用的釘，都是他們從印第阿那帶來的。動工建造時，約翰也來幫他們的忙，常向多馬

士道：「這裏的地比印第阿那要好上幾倍。」多馬士道：「我也這般想。今年我想在這地頭上盡力墾種，周圍還要築一圈籬笆。好在林肯做這事，很是內家。」約翰道把這三四百畝地打圍起來，很不容易，總要好些日子能成功。」從此約翰便幫着多馬士駕牛，先把地耕好，然後相助林肯打起籬笆來。三十年後，這一帶籬笆，很有歷史上的價值，在國事上，也很有關係，此是後話。

林肯在家作工，雖甚忙碌，有時也還分出工夫，在鄰舍人家幫傭。他的形狀，雖是粗蠢，作起事來，却沒有人趕得上他。他所穿的袴，是用苧麻製的，緊揸在腿上，膝蓋處特地挖了兩個窟洞，兩個膝蓋光光的露出，穿着很不舒服。那棉布製衣的法兒，林肯家裏的人都還沒有知道。到了奕倫諾斯，他們纔看見有人穿棉布衣服。林肯劈籬條的本領，本來最快。當時有個人叫米勒的，要林肯幫他劈條子。議定劈籬條四百，換棉布一碼。自此林肯才得了一條蓋膝的棉布袴。林肯在奕倫諾斯工作甚勤，讀書的工夫真是沒有了。但他講古說今，口中仍無停止。有時他去上工，要走一二十里路，他便帶着一本書，在路上翻讀。他初到奕倫諾斯的一年，勞勞碌碌，不知做了多少工程。他做人本極和氣，因此雖地陌生，近鄰沒有一家不歡喜他的。當年的秋天，代開端一帶瘡疾盛行，林肯

一家沒一個人得免，因此他們便疑心奕倫諾斯的土氣，於他們的身體不宜。後來重複搬場，就爲這個原因。却說那年冬天，大雪下了幾禮拜，地上積雪三尺多深，久不溶化，林肯家裏差不多要絕食了。原來他們冬季的糧食，大半是仗着打獵，如今天氣這般寒冷，加着積雪不化，那裏去找東西打。幸得林肯志氣堅忍，體力充足，百計想法，供給家中的糧食，方得將就過去。若說林肯打獵，林肯的本領本是不興。有時他合着夥伴出去，名爲打獵，實則把他讀過的書隨意講說。莫說他無心於獵，便是有心，也不是個能手。

第十三章 駕商船亞弗脫傾心 誇拳術尼得亨敗績

在新撒倫地方，有一個富商亞弗脫，一向和亨格士相識。這天他遇見亨格士招呼，他道：「我這裏有一票貨要運往紐俄林斯去，聽說你是行船的慣家，煩勞你去走一回如何。」亨格士道：「我不熟悉這個勾當。」亞弗脫道：「你不願去罷了，何必推託。但是你若肯去，我必重重酬謝你。」亨格士道：「我委實不能。我有一個人薦給你，名叫林肯，他行船很精明，諒必他也願意去的。」亞弗脫不認識林肯，便問林肯是誰？亨格士道：「是我的親戚。便將林肯的來歷和住處告訴了。」亞弗脫

道：「我和他素無交涉，我看還是你去的好。」亨格士道：「也罷，若是林肯和約翰司敦同去，我也不妨走一遭。」亞弗脫道：「你所說這兩個人，真個與這事相宜麼？」亨格士道：「十分相宜。林肯這人，更是身長方大，駕駛船隻的生涯，要算他是老內家了。」亞弗脫沉吟道：「這樣說來，準定約他們同去罷。但責任在你身上，你務必一行。」亨格士道：「你給多少工錢？」亞弗脫道：「各人每天一角五分，日後歸來，另總謝六十大圓，二人平分。」亨格士一聽，喜不自勝，想不到亞弗脫肯出這重價，便道很好，我們三人總好商量的。當時他就辭了亞弗脫，一直去招林肯，將這事底細告訴了他。林肯心下歡喜，滿口應承，約翰司敦也無異言。亨格士便和亞弗脫去議定出發的日子，那時恰直一八三一年的二月天氣，約定三月初起程。到了日子，三人一同到了亞弗脫家裏。亞弗脫一見林肯的狀貌，很不舒服，但事已議定，也不多說，便向他們道：「上月我在春河定製的船，約我前天完工，直至昨日，才知道尙不會動工製造，這事教他們就誤了，怎樣辦法是好？」林肯接着說道：「我們自己將船趕緊製造，是個上策。」亞弗脫道：「你可能製造麼？」林肯道：「怎麼不能，不消三個禮拜，包你完工。」亞弗脫喜道：「如此甚好，在春河那裏有許多木料，你們可就此去運取，準備開工。」

「當下三人便併力造船，煞費苦心。過了三個禮拜，船已完竣，工料很是堅實，隨取醃肉牲口雜糧等物，裝載上船，解纜開行。亞弗脫坐在船上，洋洋得意。不料將離新撒倫卽在隄岸邊擱淺，船頭蹶起，船尾深入水中。亞弗脫焦急異常，束手無策。林肯察看了一回道：「沒有什麼大事，但須將貨卸盡，纔能設法。」亞弗脫道：「卸往那裏去？敢是卸在河中麼？」林肯道：「向人家借一隻船，便可卸貨。你此刻不必心焦。一夜已過，次日天明，岸上齊集許多看客，內有一人大聲道：『你們船上的人，若不從速設法，不久就要沉沒了。』原來當於船上所載的貨物，逐漸向後滾落，均勢已失，甚爲危險。獨有林肯不慌不忙，先向人家借了一隻船，將貨物轉運過去，然後竭力的將船身拉正，塞住了決口，把船中積水打掃淨盡，重又將貨物裝妥，從從容容的解纜開行，岸上看的人，都拍手稱獎。亞弗脫更傾心佩服，便脫下帽子，歡呼三聲，岸上的人也便同聲祝賀。亞弗脫更覺高興，大聲向岸上衆人道：「我自紐俄林斯回來，定要建造一艘輪船，在這條河內行駛，叫林肯做一個船主，那就萬無一失了。說罷哈哈大笑。岸上的人又是一陣鼓掌。林肯受此感觸，暗想美洲西方河道如此難行，當用什麼法兒，方可往來無阻呢。起了這意，待過多年，竟做了一隻木質的輪船模型，內有氣櫃一具，裝

在船身水線下推動的機關，全特繩索活塞滑車之類。船底擱淺時，可將氣櫃打足空氣，船身自然浮起。他的模型雖粗，在這時候，也算得一種新發明了。後來因他被舉了總統，職務繁重，便沒有空去研究他，後話不表。且說林肯等出了險，一路風平浪靜，沿途亞弗脫購買豬口，販運求售。行抵鹽河，那地豬價極賤，亞弗脫購了好幾口。待要過船，那知豬性蠻野，憑你怎樣毆打，只不肯上船。便是上了船，彼此也鬪鬪個不了。亞弗脫無法可施，好生煩悶。林肯道：「我有一個法兒在此，」便將豬身先縛倒了，把豬的眼皮用線縫合，丟入船艙，頓時沒有聲息。亞弗脫歎賞不止。林肯道：「遇着這種東西，不得不用辣手段。在路上時，林肯又製了一件奇形怪狀的風帆，人家望見了都覺好笑。林肯儘自讓人笑，依然張了起來。有了這帆，果然風吹潮送，船行很快。把個亞弗脫樂的眉花眼笑，連聲讚美。有一天，他們看見一羣黑奴，被鐵鍊鎖在一處，一個監守的人，手執皮鞭，將他們當頭亂打。林肯切齒道：「好殘忍呀，國中有這等慘無天理的事，毫不禁止，終有一日，受他的惡報。」亞弗脫道：「他們是慣常的，你不知黑人的性子，正同牛馬一般，算什麼殘忍。」林肯忿然道：「豈有此理！好好的人，將他們當作牛馬相待，照這樣子，我們的國，早晚必要遭大禍。」亞弗脫聽林肯的言

語，知他存心不凡。看官這種經歷，都是操練林肯，幫助他將來建立大功的材料，與他日做總統的林肯，都是很有關係的。

亞弗脫將貨色銷售完竣，便買了輪船票，和林肯等三人同船回家。在輪船中走了一半路程，亞弗脫忽向林肯道：「經理店肆這件事，你可願意擔任嗎？」林肯道：「那樣的店？」亞弗脫道：「就是各村中所設的雜貨店之類。吾意中要你照料新搬倫的一分店，不知你意下如何？」林肯道：「願意是願意，可是能做不能做，我竟說不定。」亞弗脫道：「不愁你不能，只要你允許就算了。」林肯道：「既是如此，我們須得先商訂條款。」亞弗脫應了，便和林肯商訂了幾條信約。大致都照林肯的意旨。原來亞弗脫一路上細察林肯，確是忠厚勤敏，誠實可靠，所以要把重要的事委託他。當下議定，不必細表。隔了數日，輪船到了聖路易。亞弗脫另有他事，和三人分手。林肯等一路步行，向奕倫諾斯進發，走了七十多里路，來到愛華物。亨格士自歸春田，林肯和約翰司敦也一同回家。

在家過了幾天，有一個有名的拳師，叫做尼得亨，慕林肯大力的名，特來訪他，要和他比力。林肯道：「我不是你的敵手，你是專以賣藝爲生，我是一個村漢，道路各別，怎敢獻醜。」拳師道：「你不

願與我比較麼？」林肯道：「被你摔倒在地下，有什麼意思？」拳師道：「誰能料定輸贏，你不是病漢，何妨試試。」林肯被他纏繞不過，便與他定期比試。到了那天，二人如約而至，略一交手，林肯連將拳師打了兩個筋斗，如同顛撲小兒一般。拳師鬧羞成怒，爬起來向林肯道：「你能將我打倒，不能傷我，不算希罕。」林肯並不計較，便道：「無論我能不能，便是吾能，我且不願意傷你。」又陪着笑臉道：「我也不願被你打傷。拳師料想林肯不敢動手了，便道：把人摔倒，不算什麼本領，把人打傷，纔算得是好漢。」林肯道：「老哥，你這句話說得不差，可是我並不歡喜摔倒你，更不願意打傷你。拳師聽了，以為林肯膽怯，索性口中喋喋不休的譏刺着，把個林肯說得性起。厲聲道：「你跌了兩個筋斗，還不算，定要受些傷纔肯罷麼？也好，我且給些利害你看看。」說着舒拳擗臂的，起了一個猛虎撲食勢，要想動手，可笑那拳師只顧說大話，見着林肯真個要打，知道敵不過，便支吾了幾聲，頓時一溜煙的走了，反把林肯笑個不住。

第十四章 持籌握算市僧生涯 繼晷焚膏書癡本色

林肯到了預定的日期，便是一八三一年的八月初一，他便料理進亞弗脫的店鋪。亞弗脫早

在新撒倫盼望了。那日到店之後，亞弗脫往附近鎮上去運貨，店中貨物甚少，並沒有什麼交易。林肯空閒無事，便在左近街坊走走，全鎮祇有數十份人家，很爲清靜。路上遇見的人，有認識他是拔船過壩的人，就來和他攀談結識。有一天林肯在鎮上閒逛，正遇着選舉的日期，無意中走到投票所的門前，忽聽所中一個判事問道：「吾們還少一個錄事，如何是好？」旁邊一個教習兼牧師的，名叫戈勒恆，一眼望見林肯，便接着道：「外面立着那個瘦長的異鄉人，大約能書寫的，可當這分差使。」判事點頭，便走到林肯面前問道：「你能寫字麼？」原來當時節的人，大概沒受過教育，要找一個能寫字的極少。林肯被問，便答道：「略懂得些。」判事道：「今日本鎮行選舉，不知道可能委屈你當個錄事麼？」林肯道：「既承不棄，怎好推辭，且待我勉力一試如何。」判事大喜，便引林肯到投票櫃前，却沒有人知道。林肯是來新撒倫經理店業的。這是林肯辦公益事的第一次，就得了公正能幹的名譽。那天的選舉書，至今還藏在春田城內，隨時任人觀覽，真算是名人手蹟。

到了亞弗脫預約貨船到鎮的日子，船未到時，林肯早在森迦門河邊等候。在那裏有一個名納爾生的，正用板船裝着傢伙，要搬往得撒省去。將要開船，河水盛漲，行船不大方便，要雇用一個

引港的，引至皮斯敦爲止。便有人望見林肯，認得他前曾駕船過堤，很有本事，立即舉薦給納爾生。納爾生自然求之不得，林肯也毫不推辭。議定了價錢，就上船開行。望去一片汪洋，那裏分得出什麼河道來，便是林肯這般精明，亦不免誤上淺灘。及至察覺，距離正徑已有三英里路。好容易到了皮斯敦，林肯便與納爾生分路，步行回新撒倫。恰好亞弗脫貨船到岸，林肯便幫着起貨上岸，一樣一樣的陳列在店中，什麼磁器，石具，杯盤，刀，叉，皮鞋，火藥，糖，茶，咖啡，烟葉等雜貨，色色俱有。還有一樣，是人人歡喜，必不可少的東西，便是麥酒。林肯是不喝酒的，因此在他眼中，却是一件無用之物。林肯在店中做了幾天交易，一則因店中貨物新到，二則因林肯爲人和氣，所以生意非常興旺。鎮上的人都喜與林肯往來。道他這樣的人，一人足抵十人的用場，也算是亞弗脫的造化。亞弗脫經營的事業很多，不能常住在新撒倫，要出門的。他在離鎮十多里路的一個所在，又租了一爿麵粉廠，委託林肯兼管雜貨店中，另請一個人做他的幫手。亞弗脫專講大話，作事並不能幹，林肯恰與他相反。亞弗脫見林肯事事精細，件件皆能，說不盡的佩服。常對人道：「林肯是合衆國內第一個聰明人。若有人，和他辨駁，他還要加上一句道：『你不要與吾爭論，日後他做了合衆國的總統，你

便信吾的話了。」即此可見亞弗脫崇拜林肯的心。莫說林肯實有過人的才幹和品行，就是被他這般的到處揄揚，更把林肯的聲名弄大了。後來四方的人都到他店中交易，有的人讚林肯學問廣博，有的人喜林肯說話談諧，有的人愛他交易誠實，各人都願向他購買東西。真知道他說話劃一不二，決不欺人。原來林肯經理店業，把那引店視同自己的一樣。生意的盛衰，人家的愛憎，他還不十分注重。他所堅持不變的，就是凡事誠實，有時店中稍有空閒，他便捧書誦讀，或向人談說華盛頓、富蘭克林、格蘭一輩人的故事。奕倫諾斯全省的人，不由你不算他一個特出的人物。

一天，有一位盾根夫人向他買了二圓零六分的食物。到夜把賬一算，盾根夫人多付了六分。他立刻鎖了店門，一直走了六里多路，到盾根夫人家裏，將六分銀子送還與他，方才安心。又一次有一個婦人正在他晚上收店時，到他店中買半磅茶葉，林肯秤給了他，閉門歸寓。明天早晨到店，見秤盤中並非八兩法碼，乃是四兩法碼。林肯知道昨晚茶葉少秤了，急又秤了四兩，送往婦人那裏。然後開店交易。看官們像林肯這樣正直無私，怎的叫人不信託他呢？又一次林肯方在應酬幾個女主顧，忽有一個醉漢撞將進來，口中出言穢褻，肆無忌憚，也不管有女人在旁邊。林肯不悅，伏

在櫃台上向他低聲道：「在女人跟前，休得無禮。」那醉漢飲了一肚子的濁水，那裏肯聽。出言不遜，大聲道：「我要說話，誰敢阻止。你是什麼人，敢來犯我，我正要教你嘗嘗我老拳的滋味。」林肯道：「你請少待，等這幾位女客去了，吾再來收拾你。」醉漢咆哮如雷，不一回女客去了。林肯跳出櫃外，喝道來來，且看你的老拳，究竟如何。可還能殼在我店中，當着女人信口亂道。醉漢大吼道：「長腿兒你來，誰來懼你。」林肯一衝身，早將他的領頸抓住，順手向門外一拉，把他摔到在地。路旁生有許多刺草，林肯撈了一把，在醉漢面上亂抹，痛的醉漢大聲叫饒，答應不敢再來騷擾。林肯方纔鬆手，放起他來，忙取了一盆水，來給他洗臉，並不過分難爲他。從此以後，那醉漢革面洗心，作了林肯極知己的朋友。不但見了婦女極有禮貌，且能恪守誠實，學林肯的榜樣。

林肯到新撒倫之後，便和戈勒恆異常親密。一天，戈勒恆到店中去，林肯向他道：「我從來沒有學過文法，很想講究這個。」戈勒恆道：「你兼管麵粉廠和雜貨店兩處的事，也殼忙了，那裏還有讀文法的工夫。」林肯道：「閒空時多少總是有的，晚上人家睡靜了，更有極好讀書的機會，怎說沒有工夫。」戈勒恆道：「你這樣不分日夜的勞碌，不是拆身體麼？」林肯道：「爲了學習文法，

身體上受些損傷，我也願意的，但不知那裏有文法書可供我讀。」戈勒恆道：「我知道一本，離此十八里路，有個喚做萬南爾的，家裏有一本干格享文法。你若熟讀，將來定然有用。」林肯聽了，隔不多幾天，便跑到萬南爾家，把那本文法書借來了，無論日夜，有空便讀。有時主顧稀少，他便出去在樹蔭下吟誦；有時不得分身，便在櫃臺上埋頭玩索。但店中讀書總不舒伏，因此他常到林深著密的去處，夜深人靜，更是他讀書的時機，但夜讀需燈火之費，他便與鎮上一個箍桶匠說通了，湊他的火光讀書。無論何時何地，與戈勒恆相遇，必要求教，便是到新撒倫來遊歷的外路人，只消他有些書生的氣味，林肯便窮思極想，自有許多討教的事情。因此學問見識，長進極快。干格享文法更是日漸通達。當時他有個朋友阿蘭，極不贊成他學習文法。說這個文法，是乾燥沒用的東西，世間不識文法的人，十居七八，也是一般過日子，並不因此受虧。林肯不聽，依然把定心志，自管學習。他覺得極有趣味，常向阿蘭道：「不識文法的人，一旦明白了文法，他做的工夫，必較以前更好。你不知道文法二字的解釋，因此不覺得他的用處。」阿蘭道：「文法便是有用，白日讀讀也够了，晚上終須尋些作樂消遣的事，何苦像你這般的深夜咿唔，作書獃子呢？」林肯道：「單用白日數刻

工夫去讀他，不知要多少日子纔能通透。我的境況，既是貧窮，要求學問，若不是朝夕勞苦，於何處得來呢。從前富蘭克林在印書坊裏當排字時，袋中常帶書籍，稍有空閒，便取出來誦讀，不令有一分光陰錯過。」阿蘭道：「你親自見來的麼？」林肯道：「雖不曾親自看見，他的傳是吾讀過的。若他同你一樣居心，將勤苦讀書當作癡獸，恐他一世是個製燭匠，永不能成後日的大名了。」阿蘭笑道：「製燭也是不劣，不然，世上那裏來的亮光。」林肯便不再與他爭辯，一心讀他的干格享文法，朝夕相對，毫不厭倦。他店中的助手格林韋廉略通文法，林肯自稱受着他許多的指教。可是據格林韋廉說：「林肯天性穎悟，精通文法，都是他自己的力量，忙裏偷閒，遲眠早起的卷不釋手，積上幾個月的工夫，自然在文法上造詣精深了。這也是他後日立業的緊要基礎，不可不知。當時新撒倫鎮上的人，個個推重林肯，凡上鎮的外路人，總要介紹他與林肯相見。那時有一人名叫協茲，來鎮探友。這協茲便是後來林肯做了總統，他做奔倫諾斯總督的，在克服南邦時，很是出力。林肯初與他相見，便覺非常投機，與他傾談了一點多鐘，又邀他到家裏吃飯。協茲並不推辭，一同到他家裏，却原來一所又低又劣的木屋。林肯的姑母立瑞與協茲相見了，便去端正飯食，一盤麻包，一

罐牛乳，很爲儉樸。林肯協茲和幾個家裏人，一同入座。林肯的姑母，一碟一碟的授給各人，挨到林肯一失手，一碗牛乳打翻在地上。立瑞暖啣一聲道：「都是我不小心，把碗打碎了。」林肯道：「些小事，請莫掛懷。」當下姑母已另取了一只碗來，斟了牛乳，送給林肯，便都沒話說，坐下來吃飯了。林肯自小性情寬和，最能體貼人家的難處，這真是他非凡之處，不愧爲仁人君子。

第十五章 勇武黨逞威買禍 俠義客解怨息爭

在新撒倫有一般年輕力壯的人，自稱勇武黨，到處橫行，鎮上的人，都很畏懼。當林肯來鎮時，這般人的勢力，恰是最盛時代。他們有一個規矩，凡有新搬來的男子，必要將他毆打侮弄，過幾時方纔罷手。這種風氣，與今日美國各學堂的老學生，百端的作弄新學生，大畧相同，只不如勇武黨的野蠻罷了。若問他們作這事有什麼講究，無非要新來的人，與他們通同一氣。他們起首的法兒，先教那人和他們角力賽跑，比較種種武力。那人若不答應，便問他道：「若有人捏你鼻子，將污泥捧你臉上，你便怎麼處？」那人自然不能立時對答。他們便將那人扭住了，釘在木桶裏面，從山上滾將下去，落在水中，教他嘗些水味。再不然，各人你一拳我一腳，連笑帶罵，逐出境外，算他是個不中

用的人，殺不上入他們的黨。但那人若竟答應角賽，也是沒有什麼好結果的。他們詭詐百出，欺凌多端。不到認真廝打，叫人吃苦，不肯罷休。廝打之後，便算他是個好漢，迎他入黨。從此這些磨難他的人，便成了他最親密的朋友。說也奇怪，林肯到鎮之後，竟沒有受他們的作弄。想來那天林肯拔船過壩這件事，他們都還記得。知道他勇力過人，不敢和他較量。更有亞弗脫極口贊美他的才幹，才將他們禁住了，無論怎樣，他們總是沒有難爲林肯。有一天，勇武黨人別爾在林肯店中和亞弗脫爭辯。爭辯急了，彼此都不肯退讓。別爾着了惱，向亞弗脫道：「林肯那裏在吾的眼裏，吾黨的若克那纔算得勇士呢。他要毆打林肯時，那怕林肯三頭六臂，也要將他降伏的。」亞弗脫怒道：「你莫非在那裏說夢話。林肯智勇無匹，一個若克算得什麼，便是你全黨的人都來，也不够他一刻工夫，一個個都要打入森迦門河中去哩。」別爾嘆道：「我和你賭銀十圓的輸贏，看是誰勝誰負，只怕林肯不敢出頭。」亞弗脫冷笑道：「林肯是誰？」比得你們這班黨人，十分膽怯。他祇要小指動一動，你便經不起了，快別作聲，走罷。爭論了一回，這些話早傳至勇武黨人的耳中，一個個怒不可遏。慫恿若克快去和林肯廝打，發洩這口惡氣。有的主張這樣，有的主張那樣，很亂了一回，便一齊擁到

林肯那裏，叫林肯出來和若克廝打。林肯再三推辭，便有一個黨徒厲聲叫道：「你不敢與若克見個高低，你便不準在鎮上居住。」林肯笑道：「這却不能。」又一個黨徒道：「吾們且請他到森迦門河中去洗澡。」林肯道：「憑你們如何，吾不喜和人打架，你便什麼。這時有一個人走近身前，伸手捏了林肯的鼻子，笑嘻嘻的道：「可是真的麼？」林肯作色道：「休得這般無禮。立時將那人的手攙去，一時越發鬧得緊了。林肯情知退讓不是了局，沒奈何，答應去廝打。衆人便圍着林肯回到一塊曠野中。林肯手壯腿長，一交手，便將若克平空提將起來，打算將他摔倒在地，虧得若克身子靈便，將體一旋，竟雙足立定，沒有跌倒。林肯道：「算了，我們兩人，誰也不能摔倒誰，就此罷手罷。」別爾大叫道：「若克不要饒他，他在那裏害怕了。若克暗想，敢是林肯真個膽怯，要不然，黨人定有暗算林肯的法兒。便抖搜精神，趁林肯不防備，順勢撲來，緊抱着林肯的雙腿，用力一扳。林肯不慌不忙，舉手將若克喉嚨一把抓住，說聲去罷，往外一撩，毫不費力。若克竟撒了雙手，腳跟兒不着地了。圍觀的黨徒，見若克吃了虧，又驚又惱，齊聲喝道：「打打打！」若克搖手，叫他們不要亂動。他見林肯果然英雄，把他捧開，如同捧個小兒一般，不由得心驚膽戰，怎敢再與他較量，便向着衆人道：

「林肯果然是大力士，合鎮的人都不是他對手，快不要得罪他。衆人聽若克這樣說，知道林肯利害，也便罷休。從此林肯和若克反成了莫逆之交，正是不打不識。自此黨人的勢力漸漸解散，却是林肯不避嫌怨，直言責備他們的不是。更有許多人附從了林肯與黨徒爲敵。因此大半黨徒，不久便成了良善的國民。林肯這般仁勇化人的效力，比一個傳道人所作的工夫還大的多。」

經此一番廝打之後，鎮人格外敬重林肯，絕沒有人再和亞弗脫辯駁。新撒倫爭鬪的風俗，也從此絕跡。甚至鎮上凡有爭競，都要請林肯去調停，因此林肯又得了和事老的美名。當他在鎮時，另得一個極好的稱呼，便是「誠實的林肯」。這個稱呼，他一生沒有玷污過。鎮上的人因林肯正直無私，都十分信任他，就是有什麼比賽的事情，審判的案件，都要請他去做公正人。這真是難得的榮幸。且說黨人解散之後，有一個外省人初到鎮上，不知怎的與若克鬪毆起來。若克開口就罵，罵他不知廉恥。那人火星直迸，大喊道：「我且叫你知道我有廉恥沒有。」若克連聲惡罵，迎上前去，那人退至一堆木柴近旁，忽取一根木柴，反身向若克腿上猛擊下來，擊個正着。若克險些跌倒。定一定神，不覺圓睜怪眼，大喝道：「賊子，你竟敢暗傷我麼？」正待衝上前去，忽有一人將他攔腰。

抱住，若克抬頭看時，却是林肯。便道：「林肯你幫我打這賊子。」林肯道：「不是這種說，你可知道這種行爲，新撒倫鎮上不許再見了麼？」若克道：「是他先動手的。」林肯道：「你說了些什麼，他纔動手。」若克被問，不覺心中一清，怒氣稍平。林肯便道：「若克你須設身處地，倘使你新到一處地方，那處地方的人，也是這般辱罵你，你該怎樣？」若克道：「自然要掌他嘴頰。」林肯道：「可又來，既是這樣，那人打你，是沒有什麼不是呀？」來來來，我們同去喝杯茶，不要在此胡鬧了。原來這是勇武黨歡迎新黨員的規矩，便攙了二人的手去了。

這時節，亞弗脫買了數百頭豬，一時沒有偌大的豬欄安頓。林肯便放出隨身本事，到林中去砍樹劈木，圍了一個極大的豬圈，足容千餘頭豬。亞弗脫歡喜非凡，不必細說。當時鎮上有一個辯論會，林肯逢期必到。就是走一二十里路，也是樂意的。他又購閱一種政治新報，逐日捧著玩誦，覺得十分有味。雖他穿的衣服已是破爛，無錢購買，寧願省了錢，買這報紙。當他在店的日子，更是常和書籍報紙作朋友，雖有時幫着店主婦照看小孩，仍是手不釋卷的唸誦。這般好學，直與古人鑿壁囊螢，同一熱度。那知人事變遷，經營不易，亞弗脫營業過於冒險，忽然大遭倒賬，不得不收店歇

業。林肯自然也失業了。當他失業時，有一家輪船公司，派遣一隻輪船，上溯森迎門河，要察探輪船航行的路線，怎奈沒有人熟悉這路，便有人薦舉林肯充當那船的引港。林肯應允了，便去引船。曲折折，達到急渡淺水之處，重又回至皮斯敦城。一往一返，得了四十圓的酬勞金。後來又閒着無事。但他自從經營店業以來，已很得了些商業上的閱歷，又徧讀了許多書籍，結交了好些朋友。仗着他溫厚慈祥的性質，謙退容忍的德氣，更有過人的聰敏膂力。在新撒倫住了未久，全鎮的人，已是個個崇拜他，愛戴他，隱隱的竟是一鎮上的首領了。

第十六回 招民軍林肯充司令 戒暴動勇士救老人

林肯與亞弗脫分手時，奔倫諾斯西邊數省，土人作亂，趨餓甚是利害，奔倫諾斯省人人驚恐。該省的總督，下令招募義勇軍四營，前去征剿。林肯得信，便向他的好友格林章廉道：「我要去入義勇軍籍，你看好麼？」章廉道：「我也願去。」林肯道：「我是真個要去，並不是戲言，因為在此間沒有事做，悶氣得很，況且那倡亂的罪魁，別號叫賽黑鷹，這廝禽行獸性，提起了令人切齒痛恨。記得一年之前，他曾和我們訂立條約，不得越過米西西比河。他如今棄信背約，侵佔吾們土地，眼中

簡直沒有吾省中人了。韋廉道：「這人真不是東西，該將他們黨羽盡數槍斃，纔洩吾恨。」林肯道：「你這話却錯了，未免與賽黑鷹同病了。據我的意思，但將那很毒的賽黑鷹治死，餘人無罪。」韋廉道：「閒話少說，我聽得徵兵官說出軍只消三十天工夫，看來這些暴徒是不難平定的。」林肯道：「三十天之後，打算還要重招，也說不定。但我不管他三十天，或三十個月，我決定投効了。」原來林肯胸懷大志，知道經商不得出顯，不如從軍立些功績爲妙。當時勇武黨雖已解散，舊時黨人却都結成了知交密友。他們聞知林肯棄商爲兵，個個願意和他同去。有一人道：「我們在這新撒倫地方，便是招足一師團也很容易。」又一人道：「這話不錯，但吾們須要趕緊去辦，衆人都各贊成，便分頭去招集。」一時從軍的狂熱，徧佈全鎮，就在鎮上設了一個招兵處。不上幾天，已是足額。但師團雖已成立，却沒有做首領的，衆人爲了這事，很覺爲難。便商議會合在白希佛耳在那裏選舉司令官。當時候選的只有二人；一個是在春河附近開設鋸木廠的弗派的克，一個便是林肯。林肯經理亞弗脫店業時，曾和弗派的克有過交易，那人不甚和氣，但在這裏有些聲望，然也比不上林肯。到了選舉的那日，看官，你道這選舉制度是怎樣的，說來却是奇異。原來把這兩個候選人，遠

遠的站立着。號令一發，各個人自由奔走，環集在願意推戴的人的身旁，以多數決定。當日奔經林肯一邊的，竟佔了四分之三，趨附弗派的克的一股，看勢頭不對，一個個重又跑到林肯這邊。這樣林肯便算當選了。當下林肯便受職爲新撒倫義勇軍司令官。全團歡呼慶祝，聲聞數里之外。歡呼畢，各人嘖嘖談論。忽又同聲要求林肯演說，發表他的意見。林肯允從。先自謙遜幾句，并道謝衆人的美意，將這極榮譽的職任加在他的身上。續說就職之後，必定竭智盡力，不敢稍存懈怠的心，辜負衆人的重托。說的慷慨淋漓，令人感服。自此以後，林肯便得了個『兵官林肯』的名號。

當林肯未做兵官的時節，有一個外鄉人初到新撒倫，格林韋廉與他相遇，便和他談及林肯贊美他怎樣膂力過人，怎樣奕倫諾斯省沒有他的敵手。那人狐疑道：「我認識一個大力士，雙手能舉百觔重的麵袋。林肯恐怕辦不到。」韋廉道：「他能舉重二百觔，只要有着手處。」那人哈哈大笑道：「這却是打趣話，我不信了。」韋廉道：「你不信由你，我和你拍掌賭一個東道。吾說林肯能高舉一石麥酒，且能捧着向罇口吸飲，你可信麼？」那人道：「不信，不信，便和你賭一頂帽子。」韋廉道：「很好，原來這把戲，韋廉是看見過林肯做過的，這種誇獎並不是吹法螺。當下二人跑至

林肯店中將來意告知。林肯道：「賭輸贏這事，吾不贊成，但我願意成全韋廉這個。那外鄉人在旁接口道：『你既有這副本領，何妨試給吾看看。』」林肯道：「我便試給你看，便走到酒樽邊，輕輕將一滿桶酒，舉將起來，又從樽邊喝了一滿口，方才從容放下，面不改色，那人看的驚呆了。韋廉拍手道：『咳，今天你也喝酒了。』」這話沒有說完，林肯已將一口酒，撲的吐在地上，轉身便道：『你看我涓滴沒有入喉呀。』」韋廉不覺好笑，便道：『這般說來，你與酒是始終無緣的了。』」林肯點頭看官，林肯戒酒的律令，照這事看起來，要算得守得嚴了。當下韋廉和那人別去。傍晚又遇林肯，林肯便問道：「韋廉，你可是時常和人家賭輸贏麼？」韋廉道：「我從來不作這事，今天是初次。」林肯道：「我勸你以後不要幹這勾當，這不是上等人應作的。」韋廉道：「據吾看來，這事沒有什麼害處。」林肯道：「凡是賭的，無分大小，沒有不壞。」韋廉道：「今天的事，我別無深意，單要那人知道你的本領罷了。」林肯道：「不足為奇，但我也有事要你應許，你可立一個以後永遠不賭的志願，你立這個志願，你母親一定也很歡喜的。」韋廉大受感動，當即應允，以後不再和人賭賽。當夜韋廉別了林肯之後，想起林肯勉勵他的說話，不覺心酸淚落。後來一生嚴守所約，從沒有犯過一次。成人

之後，曾有筆記，記這一段事情。

新撒倫的義勇軍，先駐紮在皮斯鎮過了數天，拔隊而進，開赴前敵。助知三十天的期限滿了，並沒見過敵人的踪跡。這一隊義勇兵，便在亞篤哇遣散，兵士多半回家。第二次選招義勇軍，林肯仍然應募。又過了三十天，仍是未戰而散。續又第三次招兵，林肯熱心爲國，照前列名行伍。在這時期內，與土人激戰一次，戰事方纔結局。當林肯充當兵役的時候，有幾件事情，實在顯出林肯的勇敢仁厚。有一天，有一個年老土人，來到他營中，聲稱他是白人的朋友，伏地哀求，不要傷他性命。林肯手下一個兵喝道：「吾們來此是專殺土人的。我們的槍彈，豈肯容情。接着有幾個人喝道：「這老兒定是敵人的偵探，快把他處死。」老人見此情形，嚇得渾身發抖。將手中捻着的一張紙，拋在地上，求他們察看。林肯拾起來看時，却是將軍克司的憑照。上面寫着那土人忠誠可靠，曾爲他効力等語。忽兵隊中有一人喝道：「那是一張僞造的憑紙。」又聽得別爾嚷道：「我們不要受這老兒的哄騙。」說着舉槍要打。隊伍中的勇武黨人，更齊聲吆喝，要把老人槍斃。便有幾個人準備上前開槍。林肯忙將身子一擋，不准他們動手。厲聲道：「克司將軍有令，不可傷犯這老人。話猶未畢，

有一個不服的勇武黨人道：「我們偏不聽將軍令，非將他打死不可。」林肯怒道：「你敢違令麼？除非先將我打死了，才能任你們橫行。」說着將身在土人前直立，全無懼色。一種威嚴的氣像，竟把囉唵鎮住了。看官要知道林肯這時的性命，與土人一般危險。要真便真，不是玩的。這些兵士，漫無紀律，既不知將弁的命令，應當服從，又不是長任兵士的，轉瞬就要解散。所以駕馭他們，極不容易。若將爲首鬧事的按法懲治，難保不全體激變。若隱忍不發，或轉請法官提訊，又顯着懦弱無用。所以這個短期的兵官，不是容易效勞的。幸虧林肯才能出衆，方始不至鬧出禍來。

當時兵營中有通行的規矩，就是角力。林肯力大過人，本營中都稱他爲西方大力士，并誇他天下無敵手。這話傳佈出去，早惹動了別營中一個人來。那人名叫湯姆生，全營人都挑撥他前去找和林肯一決勝負。兩營的人，湊出軍火銀錢等物，作爲得勝的贈品，教他們二人決鬥。林肯和湯姆生一交手，便向他自己一邊的人道：「這人利害得很，吾生平未曾遇過，知道打不過他，你們就收場罷，不要白白的失了財。」衆人那裏肯信，儘管逼他上前。林肯無奈，與湯姆生拳戰了幾個回合，林肯却被湯姆生摔倒在地。照規矩三數得二，才能定輸贏。於是二人重新交手，這一回二人同時倒

地。林肯壓在下面，湯姆生一邊的人拍手歡呼，林肯那邊的都是垂頭喪氣。但仍不肯服輸，強言第二次是二人同跌，不能算數，須得再行比較，重見高低。兩下各不肯讓步，幾致擅臂用武。林肯進前，阻止自己一邊的人道：「你們不要爭執，湯姆生實已把我打败了，你們不可失約於人。」衆人至此，無言可說，便忍氣吞聲的望着湯姆生一邊的人，將得勝品取去，即此可見林肯量大過人。更有一事，美國向例，國民兵的餉銀和地位，比官兵略低一級。林肯手下的兵，爲這事很不甘心，要林肯前去伸訴。林肯雖是無此權力，却也徇了衆人的請求，逕去見上官，一面說明他有奕倫諾斯的民軍，不能將華盛頓陸軍部的法律取締他們，一面要求須與官軍一體看待。那上官見林肯說的理直氣壯，便也點頭稱善，決意秉公辦理。不久民團和官兵竟得同等看待，不分出誰貴誰賤。這豈不是林肯仁勇的功勞麼？自此以後，長官都器重林肯，他的聲譽自然益發廣大。當日這賽黑鷹戰事，雖不是嚴陣相對，槍礮交轟的大戰，然林肯預備對敵，却一毫沒有懈怠。無論有什麼危險，他奮身向前，絕不退縮，過後亦無怨言。雖他下屬，都是年少不馴的兵，他的威望却能鎮懾他們，且能深得他們的信任，這也不是容易的事。

第十七章 表政見登台初演說 經商業倒店受給欺

林肯當兵征賽黑鷹之後，便回至新撒倫與一個喚做韓恩登的同居。鎮上的人，都很歡喜。他與韓恩登的交情，也一天密似一天，常和他的小兒頑耍。他以前那種溫和的性子，仍沒有改變，專喜扶助孤兒寡婦，與貧苦的人。當時他打算謀個生計，不知怎的，却看中了鐵匠的行業。沒有實行之前，他向韋廉道：「我打算去學鐵匠，你看可好麼？」韋廉詫異道：「那有體體面面的『官兵林肯』不做，去做一個『鐵匠林肯』之理，你別取笑。」林肯道：「我倒確有這意思。你不知鐵匠有益於人，比着兵官大得多。」韋廉道：「但沒有什麼榮譽。你豈不知道戰爭能建造英雄，英雄必得鑽到政界中去麼？今年選舉總統，我們打算請你做個參議院議員的候選人。」林肯道：「休得胡說，我同你講的是正經說話。」韋廉道：「我說的話，也不是撒謊。」林肯道：「我昨天已聽得消息了，候選人是史多亞戴勒卡賴脫三人，那有人提起我來。」韋廉道：「這些人你別管他，單要你肯答應，我們一定舉你，萬無不勝之理。」林肯道：「韋廉，你可是瘋了，怎樣想到這種念頭？我是一個少不經事的人，怎能趕得上那些有才幹有閱歷的人。」韋廉道：「你不信我的話麼？」林肯道：「

我却不信。」韋廉道：「不管你信不信，橫豎有年長識廣的人來和你商量。」果然這一週時內，有幾個新撒倫的有名人物，前來和林肯商議這件事，竭力敦勸他答允。林肯道：「這事如何使得，不是要惹人嘲笑麼？」一人道：「任職辦事，論才不論年，你能勝了那些年紀比你大的人，誰敢來笑你。」林肯道：「我那裏能勝過他們的。我如今便答應做一個候選的，也不望你們當真選我。因我來此鎮上，祇有幾個月的工夫，除了新撒倫之外，有誰知道我不像別的候選人，名聞遠近，聲氣廣通。況且選舉的日子，祇隔得十天了，你們也超不及提出你們的條陳了。」衆人道：「你所說的果然不錯，但我們舉你，却自有緣故，無論你常選不當選，在我們一面，必定始終堅持。」原來當時美國雖尚沒有什麼政黨，却已早有派頭。林肯是屬克來派的人。前屆選舉總統時，約克森派的勢力最大。如今林肯就做了一個候選的，要當選，其實很難。但這班人一定要林肯允從。林肯被纏不過，祇得答應了。照例候選人須作演說，發表他的政見。林肯所作演說，簡短明白。大意道：「我亞伯拉罕林肯學識譴陋，毫無長技，却承多少友人的美意，再四勸諭，叫我答允做這個候選議員，我不敢固拒，辜負了諸公。我所持的政見，有二大綱：第一，吾主張開辦國家銀行；第二，吾主張改良憲政。」

制度，嚴行保護稅。這是我的私計，也是吾的政見。若吾當選，吾很感激；若吾不當選，吾也毫不介意。此外他尚有幾次演說，有一次演說很長，將近收束時，他道：「照規矩，少年人應當謙恭自牧。吾如今喋喋不休，已是過分僭越。但吾所說的確是吾素常的抱負，不能不向諸君一說……」常言道，人人都有一個特別的志望，這句話是真是假，且不必問他。我自己查察，却別無志望，但望諸君抬舉我的盛意，不至落於空虛罷了。」轉瞬到了行選日期，林肯雖未當選，所得的票竟佔次多數，比第一名只差七票，這是他所不及料的。

選舉事畢，林肯依然貧困，囊空如洗，不得不急謀餬口之計。這一天正想出門謀事，韋廉勸阻道：「你須得留在這裏。」林肯道：「沒有事做，怎能坐守？」韋廉道：「世界不是一天成功的，你若稍待幾天，事業多得很，只怕你不能分身。」林肯猶豫道：「未必罷，若在六天以內，吾能謀到職業，便不必他去了。」韋廉忽然跳起來道：「吾爲你想定一個計策了，你何不去學習法律，這事與你極相稱。」林肯道：「像我這樣人，難道指望做律師不成，吾的腦力差的太遠。」韋廉道：「我早料到你要說這句話的。其實奕倫諾斯省所有的律師，殼不上你的，何止一半。」林肯道：「莫說了，吾

林肯那裏有這樣的本領。」韋廉道：「這不是吾一人的私語，外面三三兩兩都是這樣說法。」林肯道：「律師究竟不是吾做的，吾前曾告訴過你，吾有志去學鐵匠，仗着這一身蠻力，或能比人家耐受辛苦，豈不很好？」韋廉道：「你以前苦苦學得的，就此將他荒廢了不成？若不是犯了狂病，那有出這下策的。」林肯道：「人生在世，第一要勤敏耐勞，若不如如此，終無成功，勞苦二字怕他則甚？」韋廉道：「這話原是不錯，但人生事業很多，什麼不可做，偏要去做個鐵匠。」林肯道：「我這個念頭，懷着好久了，以前我父親也曾和我說過，但是我屢想試行，終沒有成功。」韋廉大笑道：「你喜歡終日吹風箱，裝成黑色的臉孔麼？」林肯道：「這也是一種誠實的行業，怕什麼，只要立身正直，鐵匠與律師一樣高貴的。若按實際而論，律師還不如鐵匠。因律師之中，道德純正的人很少，只要有錢，曲的也要強他爲直。」韋廉道：「你也說的太過分了，有些地方，做律師的遇事圓通遷就，也是常人犯的通病，並沒什麼希罕。」林肯道：「我不是這樣想，我想做律師的，不該稍存詐僞，應當如做鐵匠的一樣。」韋廉道：「你所說的極是，即此一端，已足證明你不可不做律師了。」林肯想了一想道：「幾個月之前，曾有人勸我學律，今天你又如此堅執，我只不明白衆人的意思，爲什

麼一定要我做律師。二人說了半天，遂各分手。林肯却仍無學律的念頭。他以為自己才力淺薄，不能操執這樣職業。但他很不願意時時遷徙，沒有一定的職業。因此一心這想揀選一個長久的生計，但究竟選那個職業，却心中輓轡無定。若從朋友的勸，自己又覺才力不勝。雖人家都很佩服他，他自己却常覺得譽過其實。看官，少年人最易犯的毛病，便是虛驕自大。其實真有才幹的人，都極謙虛。如林肯富蘭克林華盛頓這種偉大人物，與那些輕薄少年，口出大言，內無實學，真有天壤之別了。林肯反覆躊躇了許久，決定試做一個販賣商，便與韓恩登說了。韓恩登一向與倍雷合夥，開着一個雜貨舖。當時他情願把自己的股份讓給林肯。成交之後，韋廉又有一票雜賣貨與林肯，計值一百五十圓。林肯沒錢，便寫了一張欠據給他。這另雜貨店，自此便算林肯倍雷合開的了。那知倍雷並不是好人，一意欺弄林肯，浪費商本，鬧的不得了局時，他一溜煙跑了，將一應債務，都拋在林肯身上。林肯將貨物典賣了，一一料理清楚，所有貨本，弄的乾乾淨淨，一毫沒有留贖。韋廉那裏一筆款子，空無着落。韋廉却也並不向他索取，反安慰他道：「你不必將這款子放在心上，等你有錢了，然後還我，如沒有錢，不還也使得。」林肯道：「這個我無論怎樣，終要還清的。」後來韋廉搬

往退納西省居住，也不巴望林肯還他了。到了一八四〇年，林肯做了律師，竟將此款全數還清，此是後話。

林肯自店業倒閉之後，好巧韓恩登又搬走了，林肯無處舍宿，正是雪上加霜。後來找到了一個下宿處，却是一個飯館，嘈雜得很，但也祇得將就了。那時林肯失業賦閒，便向人借了幾部史記和盤恩司莎士比亞的詩集，細細誦讀，得的益處很不小。他當時無意中，又買得一部法律書，常在樹陰下翻讀，有不懂之處，便去討教戈勒恆。但飯館中往來的人很多，都喜和他談論，讀書很有阻礙。他因此常到幾個朋友家中去，悄悄地讀書。過了好些日子，他偶與春田的卡爾亨相遇。卡爾亨是森迦門的測量師，為人很厚道，與林肯相見了，便慫恿他學習測量，將測量書借給他讀，又把新撒倫附近一帶的生意都讓給他做。且道荒地新闢，徙居的人一天多似一天，他一身也不够張羅。林肯千恩萬謝歸去，將測量書細細研閱，過了六個禮拜，已是完畢，便又請卡爾亨指教些實行的法門，居然做了新撒倫的測量師。生意很好，凡有地頭界線爭不清楚的，都來請他公斷。他測量極其真切，只要他說怎樣，人家就沒有話說。當這時期，他閒空的時候很多，便出外幫助艱難的人。仁心

俠胆，與日俱長。憫人疾苦的心，比前更旺了。到一八三三年，美國總統狄克生，他因熟悉撒倫的情形，又深得新撒倫的人心，便舉他做新撒倫的郵政司。一個小小的郵政局，附設在歇的店中。林肯有事出去測量地界時，歇爾便代他照料。原來當時節的郵件，寥寥無幾。林肯出去送信，每每將信放在帽子裏，乘便交給受信人。有時在局子裏閒坐着，他便將新聞紙高聲宣讀，教那些不識字的人聽。凡有受信人不識字的，來請他閱看，他便向他解釋得明明白白。

第十八章 被選舉效忠議員 學法律篤志專門

奕倫諾斯省選舉議員，二年一任。到一百三四年那年，重行選舉，林肯仍在候選之列。那時美國有革新（即今之共和黨）合衆兩大政黨。林肯雖是革新黨黨員，合衆黨人竟也有許多投票舉他，因此他佔了最優勝的地位。未曾選定時，有一個白來脫博士，是韓恩登的故交，不知道林肯是怎樣的人，向韓恩登詢問。韓恩登道：「明天他要在白林演說，你去聽聽，便知道了。到了明天，白來脫果然早到。韓恩登在人叢中，把林肯指給他看。白來脫詫異道：「原來是這樣的一個人，難道本黨真沒有人才了麼？」韓恩登道：「你且慢下斷語，聽他演說了再說不遲。須知他才具出衆，其實

不愧爲我們的代表。」白來脫道：「果是如此麼？但他的相貌終不免被人輕蔑。」不多時，林肯登台演說，錦心繡口，把一個白來脫聽的五體投地。演說告終，白來脫向韓恩登道：「這林肯真是難得的奇才，我竟有眼不識泰山了。」當下林肯得了一千三百七十六票當選。他的朋友，個個代他歡喜。就是沒有投票舉他的，心中也覺得滿意。那時選舉通行的弊病，就是在行選日，候選人肆筵設席，邀請那些有選權的人聚飲，希圖在行選時得他們的助力。林肯却不贊成這個陋俗，寧可不當選，不肯委曲求全，這可見他氣骨不凡。那些隨俗浮沉的人，對着他祇好暗叫慚愧。選舉既定，議院還沒有召集。林肯趁此閒暇，專心研究議員應盡的責任和應有的權利，立志不負國民的重託。但他衣衫襤褸，列席議院，覺得有失體面，所以不得不預備一身新衣服。只是囊無多金，就是用途還不够，那有製備衣服的餘力。正在躊躇無法之時，忽然想起前在亞弗脫店鋪時，曾和一個史姆得相識。情意頗密，何不到他那裏去想法。主意既定，便約了一個朋友，同到史姆得家裏。先向史姆得道：「你投票舉我做議員不會？」史姆得道：「不舉你舉誰？」林肯道：「既承你舉了我，你可望我有整潔的外觀麼？」史姆得笑道：「那是自然之理。雖你主的面貌，沒有我這般漂亮，但外觀的整

潔，是可以修飾的。」林肯道：「所言有理。只是我沒有錢鈔，連衣服也不能張羅，請你借些錢給我纔好。」史姆得並不推辭，便問要借多少？林肯道：「二百圓。」等議院閉會時，如數清償。」當下史姆得照數借給林肯，一言爲信，並不索什麼借據。到了預約的期限，林肯沒有不踐約清償的。

議院既經開會，林肯赤胆忠心，很有所建樹。因此到一八三六年重選時，他又是當選。沒有決選時，各黨候選人員，在議會中演說，政見不同，爭論甚烈。有不同黨的兩個人，爭辯的面紅耳赤，勢將用武。林肯從容登台，將他們爭辯不決的事，解說的清清楚楚，兩造的怒氣，頓時平息了。當時革新黨中有一個名叫法科耳的，與林肯競爭，這法科耳也是一八三四年議員中有名的議員。後來另因優美的缺位，半途解職。即此可見這人是虛榮心切，不顧公益的了。他很不贊成提出林肯爲候選人，在議會中演說了一篇，反對這事。他演說開頭一句道：「名單中須將這少年人（指林肯）除去。」林肯坐着靜聽他演說，等他演說完了，將他的說話一一駁斥。最後道：「法科耳先生之意，要將這少年人除去，只是除去不除去，這權操自諸君，我亦別無成見。但照法科耳先生所說的，似乎不滿意我爲少年人。其實論心術的深曲，我還幼稚，論辦事的年歲，我已長成。我愛性命，我亦

愛名譽。但要我效法科耳先生，建避電桿，以防雷擊，這是非心以聳人聽，我寧死不爲的。」衆人聽說至此，都各點頭。法科耳知被譏弄，好生沒趣。他的議論，自然毫無價值了。在這一時期中，林肯結交了好些個友，都是將來政界中的領袖。那年邁門州共派九個代表，個個身材高大，在六尺以上。因此他們在議院中，得了一個別號，叫做九長漢。林肯更叫做長漢王。當時議院中討論的最大問題，便是釋放黑奴。那些主張廢除蓄奴制的，刊印書本，痛陳蓄奴的弊害，到處散佈。又到各自由邦演說勸諭，無微不至。將畜買奴隸的罪惡禍害，說的淋漓盡致，指望激起全國人的義憤。不料南北二邦政府，都以爲這些人是擾亂治安，打算要嚴加禁止，連馬色鳩斯、紐約二省的長官，也是一鼻孔出氣。奕倫諾斯省禁止的條律，更爲嚴厲。有一個反對蓄奴的領袖名叫樂武瑞的，他是個牧師。因他創辦一種報章，反對奴制，印刷所被無賴圍攻，樂武瑞竟死於非命。於是奕倫諾斯主張蓄奴的合衆黨，越發肆無忌憚了。他們在議院中的勢力又大，更是目中無人，提出種種議案，取締反對派，用威嚇的手段，壓制革新黨黨員。大半的人，竟然都被壓倒，輪到林肯，林肯那裏肯屈伏，將他們所議決的，一一回駁，並將提出這種議案的人，痛加駁斥。雖大多數議員贊成通過，他誓死不肯

承認。還有一個革新黨黨員司冬盾也與林肯始終堅持。無奈寡不敵衆，眼睜睜看全案通過了。二人只得作了一通辦正書，歷叙他們反對的理由，要求刊入議會雜誌。林肯這一番爭鬪，雖暫時無效，但他的勇氣魄力，却早傳播全國，都知道他是奴制的勁敵。一八三八年選舉，林肯第三次當選。當時人人家藏麥酒，便是自己不飲的，也要備着，作款待賓客之用。獨有林肯嚴守戒令，不肯通融。到一八四〇年選舉時，他第四次當選。那時選舉競爭的風潮，甚是猛烈，合衆黨倚勢橫行。陸軍參將佩克登台演說時，他們竟要肆行野蠻，將他拉下台來。林肯與佩克有朋友之誼，急忙挺身前進。大聲道：「諸君請勿譁譟，免致一時失誤，遺羞萬世。我們生處自由國土，理當享言論自由的幸福。佩克君有此權利，誰能橫肆干涉。我們神聖的議員，決不容有不法的舉動，侮辱佩克君。」這幾句話一說，衆人便默然不動了。議院中更有一個多說話的議員，不論提議什麼事，他總要出席反對。林肯覺得十分厭惡。恰好一天提議的案件，是深與林肯契合的。那議員照着老例，又吹毛求疵，橫生梗議起來。林肯急忙發言道：「聽這位議員攻擊本案的言論，使吾記及吾老友一段故事。吾這老友年逾半百，兩條濃眉之下，掛着一副老花眼鏡。此人相貌古怪，與常人不同。」說到此際，衆人

齊齊的回頭望那議員，原來林肯所指的就是他。林肯續說道：「一天他方自牀起身，忽見窗外樹上，有一頭松鼠躲在那裏，便取出槍開放，那知這松鼠全不理會。他一連開了十三槍，那松鼠只是兀立不動。他不覺暴跳起來，向他的兒子道：「這枝槍敢是鏽壞了，怎麼只管打，終打不中。」兒子道：「槍是沒有什麼毛病，但不知道你見的松鼠在那裏？」那老兒睜着眼道：「你不見他隱在那大枝的右邊麼？」他的兒子張望了一回道：「不見呀。轉頭向他老子臉上一望，即叫道：那裏是什麼松鼠，原來是你眼睫毛上一個虱。」全院議員聽至這裏，不覺哄堂大笑。那性喜作難的議員，從此便不敢再作聲了。

當林肯第一次被選為議員時，因結交損友，閱看劣書，他舊時崇信宗教，服膺聖經的心，不免搖動起來。但他的心思，不久便歸清醒，信仰聖經的心，益加堅定。正在這個時候，林肯學習法律的志向，竟決定了。此事與他一生很有關係。為何他先前不學法律，現在忽然改變了宗旨呢？有個緣故。當議院開議時，有一個春田來的大律師司多亞脫，林肯無意中與他交識。這司多亞脫善能察人，他一見林肯有非常的才幹，便竭力勸他學律。林肯初時尚執意推辭，自以為才力淺薄，不配作

這事。後來被司多亞脫反復勸勉，並應許將需用法律書借給他讀，不費分文。且道三年之後，便可入律師公會。同時他所幹測量一業，仍舊兼做。衣食之資，必不至於缺乏。林肯方才答應，心中十分感激司多亞脫。他以為似司多亞脫這種人，自然見多識廣。他既這般說法，諒必自己實有做律師的資質，因此遂決志學習。林肯在新撒倫的朋友，聞知此事，個個覺得歡喜。自此林肯與朋友款樂談笑的工夫，更是沒有了。公罷得暇，便埋頭翻讀法律書。夜深人靜的時候，更孜孜誦覽，傷害身體也不及顧恤。幸虧林肯軀體結實，要是他人，早已病倒了。有時看完了書，便步行六十六里路，到春田。司多亞脫家裏去更換新書，這些書大概都是厚大笨重。他挾着往返，絕不討厭。他的志向，可算得是堅定。從前羅馬國的大文豪西西羅有句話道：「人家賽會晏樂遊戲休息。」我却研讀哲學，這句話正合林肯當時節的情形。有些人一時高興，不久便覺厭倦。林肯却始終如一，忍堅到底。因此在法律一道，自然日有進境了。不到十年工夫，春田的公民，誰不稱他為奕倫諾斯省數一數二的大律師。就是在一八四〇年他在做司多亞脫的副手的時期中，也幫辦了許多案件。一八四二年，林肯這是已三十三歲，娶了肯得蓋省來新敦城托羅勃之女托美里為妻。生子四人，第二子

早死，第三子十二歲死，第四子二十歲死。單賸長子維脫盤一人能繼父志。就是後來的國務書記，不消預表。

第十九章 顧人道仗義執言 因親誼秉公辯護

林肯起初作律師的時節，經濟異常困難，要用馬匹，都是向一個朋友家去借，自己連鞍轡也沒有。一副看官，林肯既是這樣貧窘，還要鬧什麼馬匹。却是有個緣故，當時節的審判所，不是常設在一處，却要周巡各地，到一處便審判那一處的案件。林肯是有名分在審判廳裏邊的，所以出門的日子很多，就要用着馬匹了。并且出門的時候，所帶的乾糧和雨傘，騎了馬便一起藏在鞍囊裏面。不然，教他這樣擺佈呢。但借來的東西，終是不便，所以不久便自己買了一匹馬，往後又買了一部二輪車，預備天氣陰雨時用的。這部車子，雖粗笨不堪，然人家望見了是他，却没有不歡迎的。他做律師時的特色，最令人佩服的，就是誠實，仁愛，寬厚，公道。在這時期，可記的事正多，不能一一備載。如今且提起幾件最有趣味的事，給衆位聽聽。有一天，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到林肯家裏，請他上堂辯護。林肯問他怎樣一種案件，那人連連牽牽，說了一篇。林肯忽然止住他道：「這事我不能

代你辯護，因你實有不是之處。」那人道：「我的是與不是，你不必管。我出錢聘請你，請代我設法就是。」林肯道：「案情的是非，我怎麼可以不管。須知我做律師，從不肯強詞奪理，顛倒曲直。這事你的理曲，我決不能擔任辯護之責。」那人道：「但被告也有不合理處，你只要想法駁他，就可以了。」林肯道：「仗著口才取勝，果然可以，此事我若答應你承辦，教你佔上風，也非難事，且可以叫人沒有半句話說。但是這六百金圓，你和那寡婦，各種應得的理由。我若幫你壓倒那婦寡，叫他和六個孩兒，同受困苦，於心何忍，因此這事我不能答應。」那人道：「報酬重些就是了。」林肯道：「我不是和你計較報酬，這事若不應作，就是你傾了家產送給我，我也是不幹的。要知道照法律看來，是合理的事，照道德看來，未必是合理，請你原諒。」那人氣忿忿的起身道：「你辦不辦，我毫不介意，省中可請的律師很多，不必定要請你。」林肯道：「不差，可是我有一句不要報酬的贈語，請你聽着。我看你活潑有爲，不是庸懦無能的人，能作的事正多，你何不稍費心力，另外生產這六百金圓呢？」又有一次，一個黑種老婦，來到他事務所中，訴說冤苦。當時和林肯合夥的是韓盾律師，同在事務所中，聽那老婦從頭至尾，說他怎樣先前在肯得蓋省作人家的奴隸，後來他主人搬到

奕倫諾斯省居住，就將他和他的兒子釋放了。前幾天他的兒子，趁船到紐俄林斯去，自不小心，走上岸去，被警察捉住。按照法律，他省准許自由的黑人，到本省境內來，警察可以捉住將他變賣。如今若不速行救贖，他的兒子，便要重入奴籍了。說的好生淒慘。林肯聽了，不覺義憤填胸，便向韓盾道：「你到市政長那裏去問他，有什麼法兒提回那黑人。」韓盾去了回來道：「市政長說，照法律不能辦到這件事。」林肯歎道：「法律，竟有不合人道的。立起身來，仰天祝道：『願上帝助我，挽回那黑人的自由。否則我必費二十年的心血，在本省竭力運動，務使市政長能據法律做到這事，始肯罷手。』當下他和韓盾私下籌了款子，寄到紐俄林斯，托在那裏的通訊員，將那黑人取贖後，交他母親領回。原來林肯做律師，與常人不同。名利二字，毫不在意，一心只要伸公義，彰人道。故此他家律師不肯做的事，他偏偏肯做。就像幫扶黑奴這件事，大概律師都見了搖頭的，他却從不回絕。又有一次，他接辦一起案件，那請他辯護的人，本是理屈的。林肯起先沒有知道，直到後來，才曉得受了那人的欺騙，却是已經在堂上辯論了。沒有法兒，只得將辯護一面的案情，述說了一遍。說罷，那反對的律師，亦將全案情形，大略宣佈。林肯乘他宣佈時候，便下堂走了。堂上承審官，莫明所以。

專人到他旅館中去請他。林肯回道：「請你轉達承審官，我不能上堂去。我的手已蒙污穢，如今正在這裏洗濯呢。」一次，林肯和司韋脫合辦一件人命案。盤問之下，林肯料定那請他辯護的人，罪有應得。便拉司韋脫到側室中去，向他道：「這人說話支吾，定是案中人犯。」司韋脫道：「吾也這樣想。」林肯道：「你去替他辯護，我不去。」司韋脫答允了，仗着他三寸不爛之舌，竟救了那人的性命。那人感激異常，竟送上一千金圓。林肯却分文不受。再有一個人，被人控告，前來請林肯辯護。林肯同他談了幾句，便約他兩個夥伴，到密室中去。低聲道：「照我看來，這人實有情虛之處，你們若能替他想得什麼妙法，你們只管周全他，我却不能強顏代他辯護。要不然，我上堂難免露出馬脚來，却不是弄巧反成拙麼？」一回，有一個女人謀奪產業，請林肯想法。臨走時，將一張二百五十金元的銀票放在桌上，作為辯護費。林肯約他明日聽回音。到了明天，女人如約而至。林肯向他道：「你這件事我想了好久，你一毫沒有可得產業的理由。女人大為失望。問道：「什麼講究呢？」林肯便一是一，二是二的說給他聽。女人聽了覺得有理，便沒有話說。起身打算走時，林肯止住他道：「你這張銀票請帶了去。那女人不懂道：「這銀票不復屬我是你的了。」林肯連連搖頭道：「不

能，不能，沒有這個道理。我說你不能得這分產業，不過盡我的本分罷了，怎麼便能取償。」堅執要那女人收了銀票方罷。

自從林肯搬家到春田之後，不久他的好朋友若克便在新撒倫地方身故。若克的妻子，林肯常稱他哈拿嬌娘的，當他幼小時，常常爲林肯縫衣補襪，待林肯十分溫和。有時林肯幫着他照看一二歲的小兒，他便要拿些果品給他喫。不想當日林肯照看的小兒，如今已是二十二歲的一個身強力健的男兒了。他名叫韋廉，行爲不免有些放蕩，一天忽被官吏捉去，說他殺了人命。原來這一天，有幾個年輕的人，合夥去沾酒暢飲，各人都喫的酩酊大醉，不知怎的便相打起來，一個名叫美柴的，竟被打死。外面傳言說凶手就是韋廉和諾立司二人。官廳審問之後，將諾立司定了一個監禁八年的罪名。韋廉懸案未結。這信息傳到哈拿的耳中，只嚇得他魂飛魄散，肉跳心驚，憂憂急急的數天。忽想起了林肯，卽寫一封書信，將他兒子的冤屈和他的憂苦，一字一淚的告訴林肯。求他想法解救。林肯得了這封信，不覺出了幾滴慈悲淚。想起前情，倍增他尙俠好義的心腸，便作了一封回信，滿口答應，竭力代他出力，叫他不必要哀傷，並請他卽刻到春田來見他。哈拿得信，如同得

了天降的輪音一般。想不到從前善待了一個蓬頭赤足的小孩，今天有這麼大的報應。便急急動身，來見林肯，極口的代他兒子呼冤。他以為打死美柴的一定另有凶手，不干他兒子的事。林肯細細端詳了一回，便道：「有些冤枉，加着哈拿那種悲慘的樣子，他更覺心中不忍，決意要救韋廉免這一死。但外面人言藉藉，都說韋廉打死美柴。要取齊見證，開庭會審，輿情既是這樣偏激，必不能得公平的結果。」想了一回，向哈拿道：「這事宜緩緩辦理，等外面的浮言散了，方可着手。哈拿聽了發急道：「我兒子如今囚禁監中，怎好就攔日子呢？」林肯道：「這是沒有法兒的，比着草草開庭，斷定死刑，終還勝些。我知道你急切望他釋放出來，這是母子的天性，但除此別無方法，須等衆人反對他的心冷了，然後開審，方有生路。」哈拿沒奈何。祇道既是如此，你看怎樣好，便怎樣做就是了。總之我將這事完全交託在你手中，一切全仗你的大力。林肯道：「可以。我尚須用些工夫，將這案情細細的察核，得到了他無罪的實據，方能使衆人心服。當下他設法將審期展緩了，在這期限之中，竭力搜羅與此案有關係的材料。喫辛受苦，勞瘁不辭，好似欠了哈拿的債一般。如今謀幹着還他，真可稱得義重如山，受德不忘。到了審訊的日子，凡關心這案的人，都來聽審。前時那種憤

激鼓噪的樣子，已平息了許多。當下傳集人證，有的歷叙韋廉平日橫行的惡迹，有的人說犯案那夜親眼所見的事，更有人說，會親眼看見韋廉動手，將美柴打死的。林肯身當辯護士之職，聽到這裏，便向那見證人道：「你所目見的凶手，據稱就是韋廉。但晚間人雜，辨認不易，究竟可有誤會之處麼？」那見證人答道：「我看的很清楚，不是誤會。」林肯又道：「這事大約發生在什麼時候？」證人道：「約在當夜十點到十一點之間。」林肯道：「請你說的真切些。在十點半以前呢，還是在十點半以後。」證人道：「大約在十點半鐘光景。」林肯又指着韋廉道：「你說他是凶手麼？請你鄭重發言，不要將人命視同兒戲，須知你所見證的說話，有上帝鑒察的。」那見證人仍執前言，咬定絲毫沒有差錯。林肯道：「當時天色想是並不昏暗。」見證人道：「那夜月色甚好，因此我能見的這般明晰。」林肯道：「這般說來，這起命案，是約在那夜十點半鐘發生。那時月色正亮，故此你看的清楚，這是你堅定不易的證言麼？請你切實答我。」見證人道：「是的，我願畫押。」

第二十章 駁證言代雪覆盆冤 購良田獻作高堂產

林肯見原告的見證人，一口咬定韋廉是凶犯，絲毫不能移動。便照他所說的，取了口供，隨後

傳訊被告的見證人，雖然也有說韋廉平日行爲端正的，也有說誣告人和他素有仇恨的，可是沒有得力的證據。兩造見證人的說話完了，堂上堂下的人，眼都注定了林肯。想這案已經確定不移，雖有一千張嘴，也難分辨，眼見得韋廉萬無生理了。當下林肯徐徐的立起身來，衆人屏息無聲。旁邊鎖着的犯人，憂心如搗，恨沒有尙義的朋友，替他伸這口怨氣。垂頭喪氣，令人見着可憐。林肯將各見證人的供詞，逐一與陪審各員討論。讀到那原告見證人最利害的話，前後環立的人，都替韋廉捏着一把汗。那知林肯讀完了，微微的一笑。叉着雙手，厲聲道：「原告堅稱那夜十點半鐘，月色明亮，故此看的清楚，但是請堂上注意，那一天的十點半鐘，是不是有月。照曆書鐘查來，十點半鐘的時候，尙是黑夜，直至一點鐘月方上升。可知這案盡是憑空捏造的，誣良爲盜，情節顯然。」這幾句話說出，觀審的人，好似大夢初覺，心中大受震動，個個咬牙切齒，把從前痛恨韋廉的心，轉移在原告身上去。林肯接着又道：「被告受這冤枉，一身的死活，尙還小事，最可憐的他伶仃孤苦的老母，兩眼含淚，望着他千辛萬苦撫養成人的兒子，無辜的遭這冤枉。設使定了死罪，死一個豈非便是死了兩個。說到這裏，衆人聽了，莫不心酸，有幾個人不知不覺的落下淚來。」林肯又道：「倘使

公理尚存，本案經這一次審訊之後，被告在今天日落之前，應得釋放，我也深信必能得這個結果。辯護完畢，會審官退入密室，細加察核。過了三十分鐘，方才決之。隨將判決文當衆宣讀，承認韋廉無罪。林肯笑吟吟的轉頭向韋廉道：「日尙未落，你身已得自由了，環視的人個個拍手稱快。韋廉的母親，在公堂外面得了這信息，喜極而悲，不覺兩淚交流，急急去和他兒子相見。不等林肯出來，便在人叢中擠進去，向林肯道謝。那知見了林肯，連一句話也說不出口，呆立着儘出眼淚。林肯一陣心酸，險些也墮下淚來。忙自斂抑道：「哈拿嬪娘，吾不是和你說過麼？我所切盼的，惟求上帝幫助韋廉自今以後，作一個正人君子。眼見得這番苦頭，正是於他大有益處哩。」後來哈拿湊齊了幾個錢，到林肯那裏，一定要送給他。林肯道：「我代你出力，是出於本願，不要報酬的。你日後有事，只管來要我幫助。至於銀錢二字，斷不領受。」後來哈拿果真又被人欺侮，有些不良之輩，竟想佔據他的地皮。林肯知道了，寫一封信給他道：「哈拿嬪娘，請你放心，這些人決不能佔奪你尺寸土地，無論告到巡撫公堂，高等法庭去，我和韓盾必定代你伸訴，不費你一絲一毫。林肯這樣慷慨，無非表明他知恩報德的心。」後來林肯做了總統，第一次招募義勇軍七萬五千人，韋廉也隸身

軍籍。二年之後，哈拿寫信給林肯，請他准許他的兒子回籍。林肯心念他的舊德，便下令解放韋廉。另又親手寫一封信給哈拿。正是受恩雖淺，報德必深。英雄本色，畢竟與常人不同。後來有人追述他代韋廉伸辯時的情形道：「他先將反對的證言，層層節節的指駁。這裏解一個結，那裏去一層網，措詞十分有力。結末十五分鐘，雄辯滔滔，如排山倒峽的發將出來，把羅織重重的見證，如火燒蜘蛛網一般，頃刻乾淨。但見他悲憤之情，現於詞色。那種真摯的意態，雄壯的聲音，耳聞眼見的人，不由你不深受感動。韋廉得保性命，全靠他這一番出於至情的演說，否則難免無辜受戮了。」

林肯在這一箇時期中，進修學業的工夫，仍不荒怠。每逢出門辦案，讀本、文法、算學，莎士比亞文集等書，總是常帶在行李中。莎士比亞文集中，許多警句，被他讀的爛熟，到了辦案的所在，公事完畢，他仍是翻着書誦習，不肯妄費一刻工夫。但林肯的公正，慈悲，勤苦，好學，還不算稀奇，他更能孝敬父母，憐助親族。手中雖沒多少銀錢，却自從做了律師之後，便常寄錢回家，供給高堂，毫不因是繼母，便情意冷淡。當時有父親典的那塊地，尙還欠人金洋二百元，他便急急的湊齊銀數，寄回家去，將債償清了。有一次他幫人辦案，辦得非常妥貼，得了五百圓的酬謝，他喜出望外，正在檢點

銀數時，忽有同業朋友來訪他。他便向那朋友道：「我一生所得的錢，今番要算最多了。我正在計算替繼母買一塊地，叫他享些清福，可惜算來算去，還少二百金圓。那朋友道：「你若要用，我可借給你。」林肯道：「那是再好沒有了，待我立一張借據給你。」那朋友道：「吾還有一句話說，你須得換個妥當的用法才是。」林肯道：「什麼樣？」那朋友道：「你那繼母年已老邁，在世的日子料是有限。你若買了產業，完全歸他名下收管，將來他百年之後，這分產業，便不知落在何人手中。所以你置產時，必得注定了。當他生時歸他掌管，等他故世之後，歸你掌管。這樣，這產業便仍歸於你了，這豈不是一舉兩得麼？」林肯搖頭道：「我不願做這樣的勾當，存這樣的心思。繼母待我極親愛，極誠心，我怎能將市僧的手段去報還他，那是一定不能的。」那位朋友聽了，不免自愧失言。後來銀數湊足了，林肯便照他所打算的，購買田地，送給他的繼母，完全歸繼母掌管。到了一八五一年的正月，他的父親，忽然病倒。那時林肯有極重要的事務羈身，他的妻子，亦正患病在牀，故此他萬難脫身前去探望，心中焦灼如火燒一般，沒奈何只得寫一封切切實實的信，給約翰司敦信中，略道：「我生平第一大志願，就是不教我父母生時，有什麼不舒服不如意的事。區區心意，諒早已

知道。我父如今患病，想必你已代我延醫服藥，竭力調理，不論如何，總須使父親身體安適爲要。我極望父親早日起牀。但無論痊愈不痊愈，請你向他轉言，將一切事情，完全仰託在全能全仁的大主宰的手中。世間小如螻蟻，細如頭髮，一一受大主宰的鑒察。吾們在患難時，他必不棄置不顧的。即使他的旨意是要父親離世，將來到天國內，與心愛的人，聚首一堂，也是很可喜歡的事。云云。」

這個約翰司敦，列位恐還記得，與他有兄弟之稱。那人處境艱難，林肯不時寄銀資助他。但他爲人有些不謹慎，不勤力的毛病；因此林肯後來覺得不能先給他錢用，長他懶惰的性子，須得改變資助他的方法。當下便寫了一封信給他道：「我與你立個條約，在此後的幾個月中間，你須出力賺錢。你能賺得多少，我便照數給你多少；你賺得一圓，我另外也給你一圓；你賺得十圓，我另外再給你十圓。這是我的應許，決不食言的。」即此可見林肯友愛的天性。平日林肯雖事務匆忙，常偷空回家，省視二親。此番不能回家，他怎樣煩悶，看官也可以揣想了。

第二十一章 奮舌戰反對蓄奴 作演說力摧勁敵

一千八百四十六年那年，林肯又被選爲議員，得票一千五百一十一。這是他爲人正直，作事老

成於議員職分，非常合配的緣故。再有許多不是革新黨中的人，也投票舉他。這一回議院開議，有二件最大的問題：一件是墨西哥戰事，一件是准許得撤省蓄奴事。全國人心，對這兩件事，都受非常激刺。前一項無非要推行賣買人口那個生涯，後一項也不過爲這逆天害理的事，添附羽翼。林肯見了，自然義憤填胸，竭力反對。在這二年任期之中，或作長篇演說，或用短語規戒。一心只想廢除奴制，恢復黑人的自由。當時與他同心一德的，還有好幾個人。林肯與他們始終堅持，一毫不肯讓步。他說蓄奴這種政策，最是殘酷無道。倘使美國循此做去，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不久必要受非常慘報。因此他連接四十二次，投票否決這一件事。他每逢論措時，辯辭極其誠懇，性情十分和平，且又操守清潔，品格純正，因此革新合衆二黨的人，都歡喜與他結交。到一八四八年，林肯仍復當選。但此番他卻辭了職，在家自理舊業，專力攻讀英美文章。因爲他做了幾任議員，與一班文人學士相接，覺得自己學問淺薄，遠在衆人之下，故此專揀那些有名的文章，細研熟讀。自此他的智識界，也就另開一生面了。他後半生的出言修潔，措辦雅馴，都是這幾年的成績。常言所說的，學不嫌老，這句話，林肯真能做到了。

一八五四年蓄奴制的勢力越發擴張，漸漸蔓延到甘色斯省了。把一八二〇年議決不准西北各省蓄奴，通過的議案，竟然破壞。這事主動的，便是大革拉司與林肯是舊相識。此人足智多謀，爲一時政界中的魁傑。但他的政見，截然與林肯相反。此番他又用了陰險手段，將美國三十年前的喋血誓言，輕輕抹過。林肯忍無可忍，便矢志重登舞臺，與這提倡奴制的領袖，決一勝負。那年林肯在春田作了一篇演說，足講了三點多鐘，將大革拉司所據蓄奴的理由，盡行駁倒。發言時意態追切，不覺身體發抖，全體會員屏息而聽，個個點頭贊歎。都以爲他所說的理直氣壯，沒有人能說半個不是了。演說完畢，大衆拍手稱贊，好久方罷。此後大革拉司周歷各處，鼓吹蓄奴。林肯跟踪前去，嚴辭拒駁。每到一處，林肯總得優勝。過不多時，政治界上大受影響。原來合衆黨在奔倫諾斯的勢力，自從組織以來，常超過革新黨之上。如今大革拉司到處被林肯攻擊，黨勢驟退。革新黨便組織議會，林肯被舉爲議員，只因有許多事務纏身，尙沒有就職。當時合衆黨人贊助革新黨的極多，因他們對於強迫甘色斯尼白拉斯加二省，販賣奴隸這議案，也不贊成。革新黨議會建立已定，便須選舉一個元老院議員。有三個人在候選之列，林肯是革新黨的候選人，杜倫伯是反對甘尼二

省蓄奴案的合衆黨候選人，還有一個墨得生是大革拉司黨的候選人。三方面選舉競爭，極是劇烈。連選了幾次，皆不決定。後來墨得生只差三票，險些當選。林肯心中發急，便竭力調和杜倫伯與他自己的友人，叫他們顧全大局，勿挾私見，快投杜倫伯，不要執定舉他，衆人不肯應允。林肯道：「你們若再爭持不下，墨得生祇差三票了。要是被他當選，我們的政策都要失敗，這事豈可兒戲。吾意已決，請你們千萬改舉杜倫伯。」黨員無奈，只得屈意照做。杜倫伯便當選了。卽此足見林肯慷慨好讓，非人所及。自此林肯名望日大，奔倫諾斯省愛戴他的心，亦逐漸增加。一八五六年他在白路明登組織共和黨。美國西省發起共和黨，他實是第一人。過了一個月，便是全國共和黨大會，照例要開單選舉總統候選人。林肯的名，竟也開列單上，爲副總統候選人，得了一百十票。雖然沒有當選，但報紙登載出來，他的朋友知道了，都很歡喜，便到林肯家裏去道賀。林肯這事自己也沒知道，便道：「各位莫要錯認，天下同名同姓的人正多，報章所載，那知一定是我。在馬色鳩斯省有一個名望很大的林肯，報上所載的或者是他。原來林肯心懷謙遜，常覺自己才力淺薄，斷不能擔當這般大任。因此報章所載的，他不敢信爲便是自己。」

這時林肯反對蓄奴，十分用力，反對黨見他個個搖頭，卻又勝不得他，便用種種卑劣行爲，顯示他們的惡意。一次，林肯在查理斯登演說，反對黨有一個人阻止他，問道：「林肯先生，聽說你初到此省時，是一個赤腳的牧豎，這話可真麼？」林肯停了一停，從容答道：「在座諸君中，至少有十二個人可作見證，這話是千真萬確。」接着便講起自由政體，怎樣裨益貧苦的孩子，蓄奴制度，怎樣爲白種人的毒害。舌劍唇槍，大有掃蕩千軍之勢。他又預料開放甘色斯省爲販賣人口的案通過之後，不獨甘色斯省將有流血等事，全國更要激成劇戰。他這話不是憑空撰出的。當時甘色斯邊界，已有一輩匪類，橫肆焚劫，與反對蓄奴的住民爲仇，務要將他們嚇走了，才肯甘心。大革拉司聽林肯說到這一層，不覺有些胆寒起來。自知過於激烈，性命亦將難保，便另立一個主意，在議院中自認先前由他提出的議案，種種不是之處，打算用這方法，買歡共和黨人。一則可免遭他們的毒手，一則他在元老院中的任期將滿，要得共和黨中人的指助力，望再能當選奔倫諾斯省的共和黨人。素知他狡詐百出，不肯受他欺騙。其餘諸省，並不明白他的歷史，卻竟有幾個黨魁，願意舉他連任。林肯聞信，竭力抗爭。春田大會所開列的候選人，便是林肯。預備了一篇演說，痛論一

國分爭的危險。開口便道：「大凡人家自相分爭，必不能存立。吾國政體，一半蓄奴，一半自由，亦必不能久存。吾極不願合衆國瀕危，也不願議院解體。吾所深望的無非化除黨派的意見，同心合德罷了。要求合一，不是舍彼從此，便是舍此就彼，決不能騎牆兩可。云云。」這篇演說預備好了，他先向自己的朋友念誦，朋友都道不妥；有的說是太不圓轉，有的說是不利於共和黨，便是韓恩登也以為說的忒險，怕人民不能聽受。林肯見衆議如此，便向人道：「列位，這篇所說的，句句是真情實話。我已審顧周慮，總以為如今是說這話的時候了。既是真理所在，又是合乎時宜，我便爲了這篇演說，聲譽掃地，或至失掉性命，也要往前做去，決不退避的。」屆時他便照他所預備的演說，一字不改聽見的人，個個震驚。林肯的朋友，也都不悅。演說完後，有一個名喚洛林的，向他道：「你豈不知道這篇演說，與你有性命之憂麼？如今錯已鑄成，追悔也來不及了。」林肯道：「我作這篇演說，決不追悔。吾生平行事，都可歸于虛牝，獨有這篇演說，吾願永永保存。」隔了一年，又有人和他提起此事，稱他論文中，有誤點。林肯道：「君等雖如此看法，我却深信所說的句句是堅確不移，日後你們自見。看官們，林肯的說話，後來果真應驗。當他說這話時，連他自己也不知何故，有這樣的慧識。原

來林肯這番演說，不獨元老院中，與大革拉司嚴樹敵幟，并下屆選舉總統的大計，也因此受了影響。後來奴制的惡焰，在美國國土不能容足，皆是這番演說的力量。

合衆黨領袖大革拉司素以能言善辯著名。林肯作了那番演說之後，便與他約期辯論，兩家的政見，就是孰非。大革拉司並不推辭，到了約定的日子，盛服前往，車馬軍樂的鋪張，還不稀罕；再傳令砲臺，放九個恭維的大砲，火藥費共五萬金圓。林肯却清淡如常，毫無競爭的排場。但他滔滔雄辯，卒將大革拉司壓倒。不但是用智巧取勝，也用德行取勝。演說完了，會衆蜂擁到他身邊致賀道喜，又簇擁着他一同回寓。到選舉時，他所得的票數，比大革拉司多了四千零八十五票。照例大革拉司不能當選了，只因選舉區畫得很不均匀，卒使他仍在元老院中佔了一席位置。但林肯嚴守公義，重視人道，不圖一己的富貴利祿，不避敵人的明鎗暗箭，侃侃直言，爲真理作保障，代奴隸作辯護，敵黨見了個個害怕。

第二十二章 受歡迎偉人當選 圖暗殺宵小陰謀

一千八百六十年五月九號，奕倫諾斯省共和黨開大會，公舉總統候選人。開會之後，議長

將林肯延入上座，稱他是奔倫諾斯省極有名望的國民。議會衆人，個個拍手歡呼，聲震屋瓦。歡呼停了，議長又向議員介紹一位合衆黨員。此人是誰？便是林肯少時的友伴海約翰。當時議員中，多有熟悉兩人早年事蹟的，便又是一陣歡呼，要求林肯演說。演說方完，衆人重復拍手。接着又要選舉總統候選人，議決林肯爲首名。全議會約有五千人，差不多全體均表同意，連合衆黨也有投票贊成的。原來當時林肯演說的才幹，已是非常出色。在一八五九那年，他曾偏歷甘色斯俄亥俄紐約各省，常與大革拉司舌戰。凡是聽他演說的人，都極佩服。在紐約城中時，他更往柯伯大學演說，由詩人白郎脫代他介紹。往聽的人，擁擠異常。次日各報爭先登載，稱他的演說，爲紐約省人自古以來第一次受大感動的演說。

當他在紐約時，與一個舊同鄉相遇。此人一向在奕倫諾斯開設店肆。林肯問他近來生意如何？那人道：「我在這幾年中，足賺了十多萬金，只是此刻都倒帳完了，不知道你的近况如何。」林肯道：「托賴福庇，我的境况却好，除了春田那所房屋之外，我還有八千金圓的現款，存放在銀行中。但外面傳說，要舉我做副總統，果是確實，我這筆存款，或可加添至二萬，這已是十分知足了。過

了一天，恰是主日。下午五點鐘，林肯到禮拜堂去守禮拜，看見有許多童子，正在查考聖日學課。聖日學堂的主理見他舉止端重，知道他有些來歷，便請他向童子輩演說。林肯並不推辭，才開口講了數句，那聽講的童子，喜的都出了神。幾次要停講，他們不肯定，要請他繼續講下去。這樣的演說，真好稱天下第一的了。

一八六〇年六月十六日，共和黨全國大會，在支加哥開會，會場中搭當了極大的帳幕。當時赴會的人，約有二萬五千。該黨提出的總統候選人，連林肯共有八人。未行選舉之前，西華德的名望最大，各人都以為當選的，一定是他。赴會的各代表，大半不認識林肯，便是謙思和裴芝二人的勢力，也還比他大些。豈知行選的結果，西華德竟全然失敗。謙思得了四十九票，裴芝得了四十八票，林肯竟得了一百〇二票。選舉行了三次，一班擁戴西華德的人，看情勢不對，也便改變方針，投票選舉林肯。林肯遂當選為美國候選大總統。一時歡聲雷動，各地方都慶祝元首得人。電信傳至春田，便有多少人向林肯道賀。內中有幾個老百姓，按着成例，備了幾壘麥酒，送至林肯家裏。林肯一概却還，另外附着一個字條，說他家裏向不飲酒，不便收領。當時更有當選的正式典禮，卻是有

名人物聚集慶賀。照例這樣重大的禮節，不能不喝酒。林肯的鄰友，都知道這是免不了的事。預料林肯這一次必要通融。那知道坐席之後，林肯行舉觴的禮時，早有一個侍者，預備幾只杯子，送上一杯水來，林肯接在手中，說了幾句吉利的話，就舉杯一飲而盡。向在座的賓客道：「這杯清水是上帝賜給吾們最好的飲料，敝舍除他之外，不飲別物。如今雖特別的讌會，也不能破這戒律。衆人聽了，個個贊歎。原來林肯守正不污，倘使這一件事，是合理當行，雖要得罪最好的朋友，也是不避的。此番他所款待的，都是有名望人。然他自己仍是儉樸非凡，毫無裝飾。這樣舉動，非大有魄力的人，休想幹得到。

林肯被選爲候選總統之後，倡行奴制的幾處省分，大爲反對，或是開會演說，或是藉端要挾，大有反叛作亂之勢。到那年十一月，林肯被舉做正式大總統，南省各首領，果然紛紛騷動，與聯邦絕盟。林肯還沒有受職之前，已有七省脫離聯邦，自結盟約，氣燄浩大，要與北邦開戰。原來他們在選舉上失敗了，怒不可遏，卻要用武力解決。從此美國便在風雲黯淡之中，大局日危，眼見得戰事已不能免。林肯受職爲總統之後，前來道賀的人，絡繹不絕，他便移住白宮，凡來道賀的，無老無幼，

無貧無富，一一與他們握手。當時有幾樁事情，很足表明新任大總統的品格高尚。一天林肯正立着與他的朋友談話，忽來兩個少年人，直向國務院的辦事所走來，林肯迎上去招呼他們道：「二位不知有何貴幹？請坐。」那身材短小的回道：「我們不要坐，我這位朋友身量高大，我們正在這裏議論，請你與他比較，究竟那個高些……」看官們這種話，有褻了現任總統的體制。別個總統焉能耐得住，但林肯卻不動聲色，隨手取一根桿子，與那位朋友比高，便把此事敷衍過去了。林肯從前周遊各地，曾在一個年老婦人家裏，喫過幾頓飯。當時那年老婦人，聽得林肯已做總統，便走了八英里路，特來向他道賀。林肯一時想不起他是誰，直等那年老婦人，追提前情，方才會悟。便捏着他的手，很顯一種親密的樣子。那老婦道：「有一次你在我家喫苦飯，這事你還記得麼？」林肯道：「喫什麼苦飯，我却記不得了。」老婦道：「那天你來遲了，我們飯已喫完，只賸麵包牛乳兩種東西。我說可惜未曾預備豐盛些的食品。」你道：「這裏的食品，就是給美國大總統喫了，也不算委屈他。這話你還記得麼？」林肯聽了覺得好笑，便極口稱謝他遠道來賀的厚意。當時還有一個年老婦人，便是哈拿。林肯與他情意最厚，如同親人一般。臨別時，哈拿依依不捨，似乎將與林肯永

訣。便勸林肯要謹防反對黨人的暗算。林肯笑道：「嬌娘放心，倘使我真被他們殺了，我便永不再死了。」還有幾個小孩也來慶賀新總統。林肯並不淡漠，一一與他們周旋。這些地方都可以見他溫厚慈愛，大異衆人處。

林肯當選爲大總統時，所得的票數，共一百八十五萬七千六百十票，次多數的便是大草拉司。比林肯少四十九萬一千六百三十六票。可見林肯驟升大位，並不是僥倖而得的。在大選舉的前數天，春田共和黨人，將選舉運動所得的成績，交給林肯。林肯便去拜訪奕倫諾斯省的教育司貝德門，請他將列名選舉的教士，指給他看。二人便將選舉運動的名單，順序看下。林肯另取一張紙，將反對他的教士，一一記下。看畢之後，不覺滿面愁容，不發一言。半晌轉身向貝德門道：「吾不懂這幾個教會中的牧師和熱心的信徒，爲什麼也反對我？我雖沒受洗禮奉教，但我會細讀這本聖經。」說着隨手從袋中摸出一本新約來。停了一回又道：「這些人明知我乃爲邦國的自由戰爭，與我反抗的人是爲奴制爭戰。況且照聖經的道理而論，把人當作奴隸，是一件十惡不赦的事，他們何以全然不曉。說了這話，立起身來在室中踱來踱去，心中焦慮非常。忽然立定了，舉手指天

道：「我知道在上有一位上帝，他最恨的是不義與奴制，我惟有預備一身爲上帝効力罷了。世間惟真理不可滅，我爲人類的自由爭戰，我知道我的作爲實合於天理人心。我前曾說過一家自相紛爭，必不能存立；自由與奴隸，截然不容並立。總之，我在生一日，必盡一日的能力，與奴制拚命。吾知道上帝與人道，都要做我的後盾，不使我失敗。這些反對我的人，將來定必醒悟。」他們實把聖經解釋錯了。這樣點頭自語了一回，又轉向貝德門道：「照這樣是非分明的事，何故竟有人誤會，豈不知道奴制存留，國家必要覆亡的麼？」這事在我十分明瞭，我不明白這些教士，如何竟迷了眼睛；甚至還要用聖經替奴制作辯護。照我看來，這無非是上帝容忍奴制，待他惡貫滿盈，然後大施懲罰罷了。接着又表明他信仰上帝的熱心。大旨說：凡擔當國家重任的人，最要緊的就是信仰祈禱，這樣可得上帝的扶助，勝過諸般艱難。貝德門聽到這裏，發言道：「原來先生也是熱心宗教的人，我到一向沒有知道。」林肯道：「這事人家雖不知道，其實吾常默想到上帝，時時向他求禱的。」原來林肯自幼深受靈界的教育，一切行事，惟求順合上帝旨意。因此他的言語，有預言的性質，他的存心，有爲道捨身的魄力。

林肯離春田到華盛頓去之前，特往法明敦去，和他的繼母作別。臨別時絮絮叮囑，不忍分手。繼母覺得林肯此去，性命危險，很爲憂愁。林肯安慰他道：「這事不妨，仰託上主自信，必能無事。」又說了好些安慰話，方才含淚告別。說也奇怪，林肯將遭不測，不單他的繼母這般心驚，就是春田的鄰里朋友，都有這種懼怕。又有人揣想敵人，要故意使火車失事，傷他性命的，也有逆料要被敵黨炸死，或刺死的；更有人代林肯計算，必須自帶心腹厨子，備辦食品，不然，難免被敵人毒死的。旁文少叙，到了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一日，林肯帶着家眷，從春田動身，送行的朋友，羣集在車站，一一與他握手。林肯致謝道：「諸位良友，我此番與諸位分別，說不出有怎樣的憂傷。我半生深受春田父老的厚愛，我的兒女，生長在此，一兒埋葬在此，如今却要離此遠去，怎叫我不心酸。但我覺得身負極大的義務，不得不去。我從前的順利，無非託賴上帝的幫助，自今以後，我仍仰賴這位上帝，自信必能成功。但望諸君代我祈禱，教我得了上帝的助力，長驅直前，有勝無敗，並願諸君都得平安。衆人聽罷，都覺悽慘。」

林肯自和鄉人朋友作別之後，乘着火車，直向華盛頓進發。每到一站，必受歡迎。正如將軍出

征，打了勝仗凱旋一般。凡火車所經的地方，林肯處處略作演說，羣衆圍集恭聽。雖林肯說話不多，但有幾句有關係的話說出，便立刻四處傳播了。火車行至裴拉持亞時，西華德衆兒子，早在車站迎候。進前一步，附耳向林肯告密道：「敵黨暗殺新總統的機關，已密布各處，風聲極惡，人心惶惑。如今已有可靠的偵探，訪查明白，在鮑鐵馬地方，敵人已預設暗殺的計謀，專等明天火車行經該處，便要下手謀刺，今當速作計較。」林肯道：「敵黨如此隱謀，大違天意，我實毫不懼怕。」西華德的兒子道：「雖說不怕，總須想個萬全之策才是。」林肯點點頭，然還是不放在心上。

第二十二章 踐高位允孚民望 忍小忿默化敵心

看官們，做書的若將林肯做總統時所辦的大事，一一的記將下來，便如他怎樣統帶聯軍，調和黨爭，怎樣深得愛國志士的心，屢打勝仗，怎樣興辦海軍，怎樣回復國家的信用，以至募集三萬金元的鉅款，預備戰爭，釋放四十萬衆的黑奴，使國家基業太平穩固。這樣講來，莫說二三回講不盡，就是二三鉅卷，也載不下這許多。本書所講的，無非是證明林肯的品格。因此與其寫他衆目昭彰的大事，反不如留意他日常瑣屑的小事。看他一舉一動，一語一言，便知道他是怎樣的人物。

了。且說林肯設計避了鮑靈馬的暗殺黨之後，一路無事，直達華盛頓。在一八一六年的三月四日，正式就任爲大總統。行任職典禮時，華盛頓城內人山人海，都來參觀。司各得大將深恐有人行刺，便厚集兵力，加意防護。林肯自己却並不注意這事，照常演說。演說中有一段是專向敵黨說的。略道：諸位不滿意的同胞，政府並非決意要開戰；戰與不戰，都在諸君手中。諸君本沒有立誓要毀壞政府，我却有保護這政府的責任，我們應當相待如兄弟，不可反眼作仇敵，便是氣憤不平，也當自己遏制，必不可將完好的聯邦破壞。這一篇演說，在未登臺之前，他向他一家的人曾細細讀過。讀罷之後，他獨自走進空屋之中，向上帝懇切祈禱，在外邊的親友，隱約聽得他說願將自身及國家的大事，都交記在上帝手中，懇求保護。這是他自己覺得處境萬難，不得不向聰明正直的上帝求助，但要知道這就是他排難成功的要素了。

當時美國國務大臣中的國務總長，是西華德；財政部長是謙思；陸軍部長是開滿倫；海軍部長是韋爾司；內務部長是司密斯；郵務部長是白來亞；司法部長是裴德司。這班人才，林肯都極滿意。在他受任的那一天，有一個著名的議員向他道：「大總統，你如今所處的地位，與華盛頓初做

總統時竟是一樣困難，「林肯道：『雖則如此，我却幸有羣賢扶助，並不懼怯。』」意思就指國務院中一班的人，都是有才有識，大有能力的。那議員又道：『我所說的是指政府缺乏實力，無錢無兵無軍械，叫你無可措手。』林肯笑答道：『但我有比金錢和軍械更好的靠山，就是國民的愛國心。』林肯本來自覺能力薄弱，閱歷也不多，但自信國民是知他同心一德，都願意保護那聯邦的憲法。所以他便深深的依賴國民，並無半點疑惑。倘不如此，國中這樣的擾亂，誰能坐得住這總統的大位呢。

這時美國的現象，究竟擾亂到怎樣，待在下略說一二。原來以前政府中執掌大權的，都是籍隸南省的人，早已鬧得不成個樣子，六部大員，沒一個不是陰謀暗算，惟利是圖的。財政部長加白是卓爾志亞省人，他揮霍金錢，廣蓄黑奴，不單將庫款使個精光，更把國家的信用失掉了，到緩急時候，連舉債也辦不到。有人說他化了幾百萬的公款，預備造反，也不是憑空捏造的。陸軍部長佛羅哀和加白通同一氣，也是南省著名蓄奴的人。他將北邦的軍械庫，支取一空，所有槍礮子藥，盡數運往南省緊要口岸，其居心如何，更不問可知了。至於海軍部長汰散，雖是北省人，但這人懦弱

無力，被南省蓄奴的人，玩在掌中，九十艘的軍艦，散處各方。萬一南省有變，也是呼應不靈。當林肯受任時，泊在北省口岸中的軍艦，止有二艘。看官們，這樣情形可危不可危呢？但林肯並不因此失望，談笑應酬，依然和平時一般。

林肯既做了大總統，最不可少的，就是要一個合衆黨領袖，做他的幫手。他意中人是誰？就是議員大革拉司了。因此在一八六一年四月十四日下令，招募兵士七萬五千人之後，便特地委人到大革拉司那裏去作說客，勸他爲國效力，與總統共商平亂之策。大革拉司道：「林肯受任之後，我幾個執政的朋友，已相繼去位，如今我去見他，不知道他是歡迎我，還是反對我。」那去作說客的名叫亞施門答道：「並不反對，一黨的人做了總統，別一黨的人下野，那是常例，不足深怪。如今南邦倡亂，聯邦已危在旦夕，黨見是小事，救國是大事。先生如能掃除一切黨見，挺身爲國，全國便感激先生大德，永世不忘了。」大革拉司沉吟道：「這話却不錯。我愛國心比衆人更切，南邦反叛這一樁事，我也是全力反對。」當時大革拉司夫人在旁，也說了幾句激勸的話。末了大革拉司答應了，同着亞施門往白宮見林肯，兩下見面，情意極熱。大革拉司捏着林肯的手道：「大總統，你是

全國人所最敬愛的人物。林肯謙遜不遑，也說了些政府怎樣歡迎他的情形，隨後便將徵兵的文告，向他從頭宣讀。大革拉司聽他讀完，不等林肯開口，便道：「文告中的話，我句句贊成，只有一處，七萬五千人當改作二十萬人，佈置方能周到。」說着，轉身指那牆上挂着的地圖，把應當重兵防守的各險要，一一指明。然後問林肯道：「南邦所設的計謀，甚是叵測，政府若要將他平定，必須有十分警戒的心，嚴陣對待。」亞施門在旁聽了，點頭稱善。便請他署名，然後將命令電達各處。大革拉司慨然應允。從此全國的人，便知曉大革拉司已與林肯攜手，同心合力的保全聯邦了。大革拉司爲人很有手段，敵人的什麼計謀，什麼目的，常能偵探得明明白白。林肯得他幫助，真是不少。從此以後，林肯便將他作患難朋友看待了。林肯就任的宣言中，有一句說：「戰與不戰，全在諸君手中。」這句話他是始終抱定的，所以不是被逼到無法可施之時，決不肯輕易開釁。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二號，南邦司令鮑里加實行開礮轟擊查而斯登埠的森脫礮臺，這便是南北決裂的第一聲。鎮守森脫礮臺的是安道生副將，也是與林肯抱着同樣的宗旨，非到萬不得已的地步，不願意那同種相殘的慘劇。在決裂的前一天，林肯因森脫礮臺中的軍隊餉精缺乏，特遣民船數艘，運糧前

往。他遣民船的意思，就是要表示和平。那知一應船隻，盡被敵兵扣留。到明天早晨，森脫礮臺使受敵兵的礮擊。繼續二點鐘，礮聲隆隆不絕。那時安道生不能再忍，方才還擊。礮臺中守衛的兵，個個奮勇爭先，不稍退讓。兩下相持了一晝夜之後，礮臺內的營房，忽然着火，護兵在危急之中，錯將所有火藥，盡數拋棄海中，不久火頭撲滅，但已沒有戰具，守無可守，只得豎立白旗投降，讓礮臺與南軍管領。計自開戰至投降，礮臺上共受礮彈二千三百六十一個，炸彈九百六十個。森脫礮臺既陷，警信傳佈全國，一般愛國的人，都認南方謀叛政府。趁這機會，林肯便下徵兵的命令，並請大革拉司出山協謀國事。他以為局勢既已不可收拾，惟有專心壹志，講求如何平定亂事罷了。所有訓練陸軍，整頓海軍，舉募國債，頒布戰時法律等等，都是急不容緩的事。林肯自朝至暮，那有片刻的空閒。又軍事計劃，那方當進，那方當退，他也是胸有成竹，步伐毫不凌亂。他對於識見高超的人，原是極意虛心求教的。但到緊要的關頭，自有明敏的決斷力，絕非懦弱無能之比。美國在這亂子中，不至滅亡，實都靠着這種才能。不單是在戰事上這樣細心審察，便是關於行政的各項文書案卷，他也都認真檢點，毫不疎忽。有一次他預備了一種年報，其中有提議的事件，預備在議院中發表。

的。這年報是開滿倫起的稿，內中有一段，是開滿倫自己的主張。就是提議將軍械火藥供給黑奴，呼他們羣起抗敵他們的主人。林肯接這報告在手，看到那一段，心中好生駭異。便提起筆來，注上一語道：「這事萬不可行，開滿倫不應冒昧擔負這麼大的責任。」

南北既經開戰，北邦的兵有被南邦促去的，囚禁獄中，受種種的虐待，這事殘酷無道。北邦人異常憤激，要求林肯照樣對待南兵。林肯不肯，常問人道：「虐待俘虜，叫他們忍飢熬凍，這是傷天害理的事，我怎能效法他。他們殘暴無道，我們可不是殘暴無道的人，這事快請休提。」

第二十四章 處疑難獨運精心 臨憂患灼知真理

開滿倫爲陸軍大臣，共和黨人有許多不很滿意，因此波士盾銀行與紐約銀行的代表，特地謁見林肯，要求將他撤換。林肯聽他們要求撤換的理由之後，回答道：「諸君的言辭，雖是很能動聽，只是所述的幾種理由，我覺的很不充足。諸君如能將開滿倫欺僞瀆職的憑據，指給我看，便是將他宣告死刑，以謝國民，也無不可。若但憑傳聞的謠言，便要我定他罪，那是我斷斷不能允許的。各代表面面相覷，無法可施，只得罷休。」

當時有人發明一種快礮，林肯派幾個委員前往查考。考查之後，各委員作了一個詳細報告，呈上給林肯閱看。林肯接報告在手，見是厚厚的一冊。那時他正與人談話，便向那人道：「這樣長篇累牘的東西，若要我從頭至尾將他看完，必加增年壽方可。這班委員，真是苦我所難了。比如我差人去買一匹馬，買來之後，應當將他有什麼長處，向我說明，豈可嘮嘮叨叨的講究他尾上有多少鬃毛呢。」

又有司密斯兄弟二人，被人誣告，由軍事裁判法庭審訊，已監禁了幾個月，所指告的罪名，是貪贓誤國。林肯將這一案反復推究，決定這兄弟二人，實是無罪。便照着公理，發下命令道：「司密斯兄弟經理海軍款項，共有一百餘萬，他們若是婪贓，要吞沒二三十萬，也甚容易。但據控告的數目，又只有二千二百圓，爭辯了多時，如今更減贖了一百圓。細察種種情節，可知原告所指摘的多不可靠。所有一切檔案，理當取消，實無罪案可定，應將被他即行開釋。」

看到這些事，可知林肯寬厚仁慈，却又堅決剛毅。有些人說他宗旨不定，自己毫無主見，實是無稽之談了。林肯不單是志意堅定，更能隨時用武力解決糾紛。如今且說一個榜樣：有一個陸軍

職官，黜退後，心中不服，便寫了一通辯護書，謁見林肯，向他念讀。林肯聽他讀畢，便道：「據你這辯護書所論，政府不便有干涉的舉動。這陸軍職官，氣仍不平。接着二次三次去見林肯，終沒有什麼好結果。在林肯看來，這人實是應當斥革的，但他自己終不認過。他見林肯，到底不應允，他便氣忿忿的道：「大總統，原來你也這般糊塗，不肯代我伸這冤枉。」林肯聽到這裏，不能再耐。立起身來，一把抓住他的衣領，將他推出門外。厲聲道：「我能受諫，但不能受辱。如今我警戒你，不許再到這裏來。」那人方才抱頭鼠鼠而去。

林肯當選爲大總統的第二年，除爲國憂勞之外，更添上家事的顛倒，真是雪上加霜，苦不勝言。那時他的大兒韋勒患病身故，他的夫人和幼兒達德都患病極重，所請的看護婦是極有經驗的軍營看護婦邦路伊夫人。邦路伊夫人到時，韋勒斷氣尙沒多時。達德正在病危之中。據醫生說：「也是不能救治了，二十四點鐘之後，便要氣絕。」林肯心痛如絞，垂頭喪氣的坐在達德牀邊。見邦路伊夫人進去，便起身與他拉手道：「你來了，我心覺得寬些，我們這裏如今正是滿目淒涼。」說到此，不覺氣梗咽喉，落下淚來。兩人便在達德臥榻兩邊，相對坐下。只見達德氣息奄奄，命在呼

吸之間。忽有人遞進一個電報，林肯接在手中，邦路伊忙問有什麼信息？林肯皺眉搖頭道：「不好。黑得森口有大戰事，勝敗未決，但望上帝助我們勝。這一處地方，關係非小。」邦路伊道：「我們須爲這事祈禱，祈禱真是萬能的。」林肯道：「這話不錯，說着他又嘆息道：外有惡戰，內有家禍。我處這樣境地，何以爲情呢。」停一回，向邦路伊道：「我看你身子瘦弱，爲何在軍營中擔任這勞苦的事。」邦路伊道：「這事全出於上帝的特召。我丈夫從前患病在牀，二十年的長歲月，都是我親身服侍的。」林肯聽得有味，接續問道：「你如今家裏的境況如何？」邦路伊道：「我的丈夫和三個孩兒，都已歸了天家，尚有一個兒子，現在陸軍中供職。」林肯嘆道：「上帝向我們所顯的作爲，真是奧妙莫測，但望上帝使你母子重相聚首。」邦路伊道：「我一家數口，既是多病多痛，便造了我服侍病人的筋骨。這就是上帝特意的栽培我，叫我能擔當看護傷兵的要工。起先我的朋友，都以爲我身體柔弱，不能勝任，那知我很能耐勞，身體反覺健壯了。」林肯又問道：「你家中遭遇種種苦難的時候，你有怎樣的情況？」邦路伊道：「我當時一家連死四人，家中器具什物，盡都賣掉，自己又累了一身的病。但是離我歸天的人，信德都很堅固，因此我心中大得安慰。」林肯道：「你連

遭橫逆，心中覺得怨恨麼？」邦路伊道：「我雖有些怨恨，但我知道凡被上帝所眷愛的，有時必受他的懲責。只是這一節道理，當時我很不明白，後來有幾個熱心的信徒，看見我病的不成樣子，把我擡到林野清靜的地方，聽蓬帳聚會有名牧師的演說，教我身心都能得益。就在那聚會的地方，我忽地心中大受感動，上帝向吾使行的種種慈愛，頓時看得十分清楚，知道他叫我遇見患難，無非要訓練我，使我合配做他的工夫。從此以後，我便能誠誠實實的說這句話：「上帝所賜與的，上帝取回。他的名字應當頌讚的。」林肯道：「你這一番經驗，他人可能得着麼？」邦路伊道：「凡能遵從上帝意旨的都能。」林肯道：「我們怎能知道上帝的旨意呢？」邦路伊道：「虔誠祈禱，那就是最好的方法。我一生由祈禱而得的益處，真是不少。聖經中明明說道：「凡缺少智慧的，應當祈求上帝。」這話真是不錯。兩下這樣談論了一回，林肯重又想到他自己的憂愁。韋勒才死，達德命在旦夕，國事十分危急，正是着頭不展，心下着急。邦路伊望見他愁容滿面，續說道：「祈禱的力量，能成軍隊所不能成的事。如今爲吾國祈禱的人，固是不少；但須知道爲你大總統祈禱的人更多。」林肯深受感動，答道：「我聽你這話，心中很得安慰。我知道我們是爲公義激戰，上帝必使我們

得勝，只是這彼此殘殺的事，豈不令人傷慘麼？」當下邦路伊請林肯暫往內室中去歇息。林肯應允了，一面請邦路伊代他祈禱。邦路伊道：「這事何消叮囑，請大總統自己也切心祈禱。祈禱真是患難中安心的聖品。林肯含淚點頭，起身走往內室中自去祈禱，將一身一家一國的事，都交託在上帝手中。祈禱了一回，不覺心雄氣壯，一切疑懼，都化爲烏有了。停不多時，又有一個電信送來。林肯方才矇矓合眼，急忙起身，走到達德牀邊火光之下，展開誦讀，只見他面現笑容，拍手道：「佳音，佳音，黑得森被我們得到手了。」邦路伊道：「足見祈禱實是最要緊的事。」林肯道：「頌讚也很要緊，這兩件事是不能分開的。」

過了一夜，達德的病勢，竟減輕了些，自此就逐漸痊愈。林肯伴了他三日三夜，辦理一切國事，都託西華德和他的秘書代辦。在這數日之中，林肯常與邦路伊談論，靈性上大得益處。過了數天，林肯往總統府去，路遇軍營醫院。那時邦路伊回院辦事，林肯特意進去見他。向他道：「前幾天之中，我聽你的談論，得到的益處，實是不少。倘使我能保全性命，等候這場戰事完了，退歸林下時，我必要圖報於你的。那時有許多敬重林肯的人，都因暗殺密佈，替林肯擔心。一天，邦路伊向他道：「

華盛頓刺客很多，大總統須得加意提防。」林肯答道：「我已把一身交託在上帝的手中，憑他向我怎樣行就是了。」平時林肯在軍營醫院中出入，常懷帶着他母親的一冊舊聖經，在辦事處所也常取出誦讀。他最喜讀的就是詩篇。有一次他問邦路伊道：「吾每天讀詩篇幾首，只覺得他都有切合日用的教訓，像我這樣困苦的人，實少不了他。」

林肯往來軍營醫院，很關心那些受傷的兵士。邦路伊怎樣同他們講話，有多少人歸向基督，他一一都要盤問。當時管理醫院的是天主教人，他們不叫耶穌教的看護婦，向傷兵讀經，也不准他們祈禱。林肯得知此事，忙下令將這種阻礙除去，教耶穌教的婦人，都能自由聚集祈禱會，或向兵士講說聖經。常和人說道：「我們國度中，若是充滿了祈禱，把咒詛的話，都除個乾淨，那就好了。我們各人都少不了祈禱的幫助，倘使我死期將近，我更願意聽人在我的旁祈禱。」

第二十五章 好誼諧橫遭攻擊 崇正道嚴誠戎行

林肯的大兒韋勒病故以後，林肯十分悲傷，每逢禮拜四，就是韋勒故世的日子，總是淚汪汪的坐着嘆氣。幸虧有一個教士名叫逢登，用基督使人再生天堂的真理，百般解勸，才把他憂傷的

心轉掉過來。林肯愛他的子女，非常真摯，雖國事棘手，心亂如麻，只要退入私室，望見了小達德，便要抱他坐在膝上，緊貼着他的身子，如慈母撫弄愛子一般。正是外不愧爲一國的忠僕，內不愧爲一家的慈父了。

林肯生性最喜講故事，說笑話，因此便有人背地議論他，說他不是莊重一流人，不該在憂傷時候嬉笑。其實林肯素性樸實，他講說故事，大概有兩個緣故。一則是要借他發揮一種不是平常言語所能發揮的意見，一則是要消解憂煩。有時他在外面談笑如常，心中却含着許多悶苦。正如他曾向一個議員說道：「我在憂愁中過渡日子，若不是說笑自寬，早已不在人世了。」可見得講說笑話，實是林肯的保命丹了。當時有許多新聞報竭力攻擊他，採集許多笑話，訂成厚冊，都當作林肯口傳的笑柄。其實林肯所說的，並沒有書中的十分之一。卽此一端，便可知新聞報攻擊的話，都是任意胡謔，算不得實錄的。那時又發現一種很有勢力的報章，登載一件誣讎林肯的事。有人告知林肯，請他向那報要求更正。林肯道：「我身當國家大任，莫說沒有閑空作這刀筆生涯，就是要吾徧讀各報，也辦不到。我祇有盡我的心力，作我應當作的事，我照着良心做去，能得完美的

結局，那些笑罵攻擊的話，自然冰銷雪化。若是沒有好結果，便是有千百個天使，代我伸辯。錯已鑄成，終究洗刷不清的。」聽他這一席話，便知道他度量過人。所以他對那失職被黜的官兵，敵黨中被獲的戰士，總是寬容善待，不念舊惡。這種溫厚仁慈的風度，真是在政治家中不易見得的。

林肯雖因詼諧之故，被人指斥，但他的詼諧，却含有極為深遠的意味。有一次北方馬兵一小隊，被南邦虜去，那一小隊的兵實有畏怯辱國的情形。此信傳到林肯，林肯嘆道：「可惜喪我許多馬匹。」報信的人詫異道：「大總統此話何意？」林肯道：「我這句話是實情。失却這樣一隊的馬兵，並非可惜，只是這些馬匹，每頭價值一百二十五金元，政府實受虧損了。」

有一天，西省某君特來訪見林肯，駁詰他前一天宣布的政策。林肯靜靜的聽他講完了，向他道：「譬如尊駕所有的家財，盡是黃金，如今將這黃金，交託在渡人手中，用繩繫着，過渡尼亞革羅河。尊駕可是跟着渡人背後不住的叫喚：站直些，俯倒些，快走慢走，稍偏南，略向北呢，還是屏氣息，不去管束他，直待他安穩渡過呢。須知政府也如載負重寶一般，政府中的人，都是盡心竭力，絲毫，不敢懈怠，只望人民有忍耐心。既經委任政府去替他們辦事，便不必事事去掣他們的肘。須知

他們必得安然過渡的。」就這幾句話看來，更可見林肯爲人實極持重。有時他言談間略有滑稽的風味，無非要加增他言語的力量，與專尙口才的人，截然是兩樣的。

林肯又有一節長處，就是他依賴上帝的心，與華盛頓是一式的。一次某教士向林肯道：「此番南北決裂，上帝實佑助我們。」林肯道：「上帝的佑助我倒並不罣慮，因爲上帝毫無偏心。凡行爲正的人，他必輔助。如今我所渴望的不是別樣，便是我和全國的人，都與上帝同心一德罷了。」有一次，北邦兵隊，在華盛頓附近之處，打了敗仗。林肯向他一個朋友道：「我已盡了我的心力，求上帝垂憐引導。如今我惟有將戰事交託在上帝的手中，此外不作他想了。」

林肯治理國事，政績既好，各教會便派代表前去致謝。林肯回答道：「諸君，我所做的是我職分內事，與諸君同樣，都無功德可稱，就是流血戰場的兵士，也不過盡他們的本分。我們所當同心致謝的，惟那全智全能的大主宰。」又一次，林肯與教會代表會晤，談論之中，他追述自己的經驗道：「我身處千艱萬苦之中，倘若不信上帝有極大的輔助力，吾早已心志婪亂，手足無措了。但我深信上帝，鑒察萬事，調派一切，他的計畫，雖我們一時不明白，終究必有最完美的結果。因此我一

舉一動都必請他指示。自己知道與上帝的意旨相合了，方才決定實行。我屢次跪禱上帝，救濟人事的軟弱，因我覺得除上帝以外，沒有他處可得幫助。倘使我妄想自恃己力，曲盡總統的職務，不去向那全智全能的上帝求助，我便是極愚笨的人，幸虧我沒有這種思想。」

南北決裂之後，林肯特發命令，叫軍隊中人，謹守主日。命令中的大意道：「主日休息，爲人類與動物必不可少。況且軍士中有信道的人，主日休息，又是上帝特定的旨意。凡我海陸二軍將士，皆當謹守安息聖日，竭力節制各項工作云云。」林肯又時常用正言莊論，規正他們的行爲，勉勵他們作循合基督教道的勇士，保護祖國的權利與自由。

兵隊中最難免的事，就是縱酒。林肯大爲着急，或用筆墨，或用口舌，申明飲酒的害處，嚴戒軍營職官，一體遵守。他自己却立下極好的榜樣，不會有滴酒沾唇。雖身居白宮，以前的清操，仍不肯絲毫更改。

林肯做總統時，雖公務忙冗，極少閒空，他研求學問的心，仍沒有懈怠。名人的詩，莎士比亞的傳奇，他常能隨口背誦。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在蓋子堡行烈士葬禮之時，正是爲國捐軀的大紀念。

他演說一篇追悼詞，慷慨沉痛，深有意義。其大意云：

自八十七年以來，我祖若宗，建造新國於美洲大陸，以自由平等二主義，爲立國基礎。今我南北二黨，以鐵血相爭，將以試驗我堂堂之國基，究能永立於世界否也。國民因是而流血暴骨，爲國殉身者，雖坏土長眠，而英名可以傳之無窮。今茲葬禮，殆以留諸烈士赤心救國之紀念，我國基亦賴此而得永存。某等來此祭奠，非謂土壤有靈，建碑立石，可以垂示後人也。亦非謂誄詞奠文，可以傳世也。惟有諸烈士忠義之氣，有博大之功績，則可以歷萬世而毋忘。某等爲後死者，惟當繼先烈之志，竟其全功。庶幾自由之光，重耀大陸，得以永建『民所有，民所立，專爲民利』之國家，至於無疆。是皆諸烈士在天之靈，所期望於吾人者也。

第二十六章 一日萬幾盡勞國事 原情赦罪厚待軍人

林肯自下第一次募兵令之後，他對於軍人一方面，非常注意。眷顧體恤之情，真是無以復加。軍人都感他的德，仰他如慈親一般。我們考察林肯在總統任內所作的事，須記著他與軍人間相待的情義。他從前也曾身親戰役，所以知道當兵的苦處。他常向人道：「此番戰事最爲凶險，各等

人都大受虧損，但是兵士的虧損尤爲重大，因衆人所捐棄的不過是身外之物，他們却捐棄性命。比較起來，豈不是兵士功勞最大麼？他既如此存心，所以兵士或兵士家族中人，有什麼講求，總不肯攔着不理。」在他左右的閣員，都以爲林肯身負國家重任，不該去管瑣屑事。林肯却大不謂然。他道：「兵士差不多是我家中的小輩，我豈可不加意護視，任他們受意外的損失呢？」

林肯每天起身極早。朝起必用二三小時工夫，料理自己的信札，極其繁雜。把這事理清了，然後按覽日報。到九時用早膳，早膳用完，便赴陸軍部事務所，去看有什麼關乎戰事的電報，或與陸軍大臣籌商戰守事宜。由此回白宮，翻閱堆積如山的函件，怎樣對付，怎樣答復。他說出來，由書記官逐一記着，分別發出。有些必須他親自答復的，就另攔在一邊。總之他沒有一封信不注意的。每逢星期二五這兩天，是閣員會議日期。除了這兩天之外，拜見他的人，接續不斷。其中謀幹席位的，十居八九。他耐着性兒，與他們一一接談。一種幽閒淡泊的氣象，人家都把他看做情關痛癢的良友。到下午四時，他會客的時間完畢，便同着夫人同坐馬車，出外散逛一回。六時用晚膳。晚十時到十二時，他或到西華德那裏去談講，或到陸軍大臣那裏，打探軍事最近的消息。

看官們，林肯一天到晚，這樣的勞瘁，那裏還有閒空去管兵士們的私事呢。說也奇怪，他對於這事從不肯輕意放過。他深知道國家存亡，全在乎兵士的用力不用力；因此他辦理各部事務，總沒有陸軍部事務那樣注意。他以為國家危急之時，省長議員和官吏都沒有兵士的關係重要。這個思想，他至死沒有變更。有一次大宴會，賓客過多，不能行握手禮。林肯就向各代表各議員立正，行了一鞠躬禮，表明他的敬意。忽然他望見一個受傷兵士，同着一個襤褸的婆子，相扶而進，林肯料定他們是母子，急忙由人羣中挨到他們身邊，挽了他們的手，極口稱獎他們忠勇愛國的行爲，又用溫言安慰他們。旁觀的人，因有許多落下淚來，方知道他常說兵士功勞最大的這句話，並不是有口無心。雖此刻尊爲一國元首，對着忠勇爲國的兵士，却絲毫不講什麼身分，直把他們看作與自己平等。彼我之間，必不肯教他有一毫阻隔的隱情。如今且待在下畧述幾件事情，以表林肯愛護兵士的存心。

一天，林肯繞廊到私室中喝茶，忽聽得小孩哭聲，便問道：「應接室裏頭，可有帶着小孩的女人麼？」伺候的人答道：「有這女人已來了三天，但他總沒有遇着謁見的機會。」林肯頗覺不安。

忙叫傳他進來，問他爲着何事來此。那女人訴說來意，原來是要求總統赦他丈夫的死罪。林肯盤問一回，方知他丈夫自軍隊中脫逃，故此已定了槍斃之罪。但細按情節，尚有了原諒之處。他便取紙寫了赦書，交給那女人道：「你拿這紙去，自能救你的丈夫回家。另又指點他往何處去，如何投文。那女人感激之情，自不消說了。」

有一個與林肯相熟的人名叫開來，一天向林肯道：「俄督哇艦上有一個童兒，曾經兩次戰役，頗有成人的勇氣，不知道總統可能把他送往海軍學校學習，成就他的志向麼？」林肯請他將那童兒的事述說一遍，便修信給海軍部理事。誰知那童兒未及十四歲，不能收錄。開來便帶他再去見林肯，告訴他未能收錄的緣故。又指着那童兒道：「這位便是。到九月方足十四歲，如今尚差兩月。」童兒接着向林肯行一鞠躬禮。林肯俯着頭，向他注視道：「小小童兒竟能身經兩次劇戰，大顯勇敢之氣，真是可敬。論理我該向他致敬哩。」說着將先前那個命令中七月二字，改了個九月。起身拍拍童兒的肩膀道：「你好，回家去快樂二個月，這是你結末的放假期了。」

一天，林肯正在接見賓客時，忽見一個黃面肌瘦的孩子，在那裏探頭探腦的窺望。林肯便招

他到身邊，問他此來要求何事。那孩子瑟瑟縮縮的，走近林肯座邊，說道：「我前在軍營中當過二年鼓手，後來我那大佐惱我，把我斥退，不久我便病倒在醫院中，足有數個月的工夫。今天我初次出院，特來這裏請求總統，可能幫助於我。」林肯不覺心腸一軟，問道：「我的孩子，你家住那裏？」孩子道：「我沒有什麼家。」林肯道：「你的父親呢？」答道：「數年前已死在營中。」林肯道：「你的母親呢？」答道：「也死了。我上無父母，也沒有兄弟姊妹，世界上更沒有顧念我的人。」說着落下淚來。林肯忍不住一陣心酸，幾乎也掉下淚來。接着又問道：「你可能往街坊去售賣新聞紙嗎？」孩子道：「我的病還沒有復原，醫生勉強我出院。我無力無錢，實不能做這勾當。」林肯不忍再問，便取出一張片子，上面寫了好好收養這個小孩幾個字。將片子交給孩子，指示他去投奔某人。孩子感激涕零，歡喜不盡的去了。

有一次一個年老婦人，求見林肯，林肯笑吟吟的問他道：「請問今天到此有何貴幹？」婦人道：「總統有所不知，老身的丈夫，和三個兒子，都在軍營裏當兵。近來丈夫已戰死了，老身的病痛，又一天多似一天，故此特來央求總統，可否能除老身長男的軍籍，作老身晨昏的伴侶。」林肯望

了他一眼道：「你這請求，一定可以照准的。你已盡把所有的獻給國家，理該有一個兒子供養你的暮年。」當時寫就一條命令，交給婦人。那知這命令遞到時，大兒子已受重傷死了。婦人心如刀刺，回見林肯，陳說情由，並呈上醫生的證書。林肯不等他開口，便道：「我知你心裏盼望的是什麼。」說着另寫命令一通，將他第二兒子釋籍回家。

另有一個婦人，到林肯跟前，代他的兒子求救。原來他的兒子已被軍事法庭判定死罪。林肯與在座的士提文商議一回，知道這案實有可赦的緣故，便答允赦他。那婦人萬分感激，下樓時不覺出聲道：「原來是一個大謊。旁邊人聽了不懂，問他什麼大謊。他回答道：『人家都說大總統相貌醜惡，今天被我見着了，原來是品貌極美的人。你道人家的話，不是大謊麼。』」

議長加福司有個好友，他的兒子隸籍軍隊，不知怎樣定了槍斃之罪。加福司得信後，當夜跑去見林肯，請他挽救。林肯答應了，向加福司道：「有幾個統兵官，怨我干涉軍事，濫施寬與。說似此辦法，與軍紀大有損害。但是我若能找得適宜的緣故，救活人命，我夜間睡覺時，心便安舒。因我提筆簽名時，不單救了定罪的人，也使他家族中的人，和他的朋友，都有說不盡的歡喜。」

紐約議員哈立斯曾爲一個少年兵士央求 林肯周全。這少年兵士逃走了三次，案情重大。雖有得力的友人在陸軍大臣前說情，也不能挽救，但是他實有瘋癲的病。到哈立斯知道有病之時，已在禮拜三的夜晚，禮拜四就要正法了。哈立斯情知危急，當夜十二點鐘，即去謁見林肯。林肯已經睡了，聽得哈立斯有緊急的事求見，便請他進去。哈立斯將他的來意說明後，末道：「我們若把這不足深責的兵士殺了，實有應得的罪名。」林肯正在沉吟研究，哈立斯又道：「我們所求的，並非赦免，却是寬展處決的限期，叫醫士詳加察驗罷了。」林肯道：「這事很說得過去，我一定要使他展限。」說着便由牀上起身，發電至監禁那兵士的所在，叫他們暫緩行刑。明天早晨又發一電，因恐電報有誤，誤傷了他的性命。爲了這事，先後共發出四電。

紐約審判廳長開洛克，因他朋友的兒子受了冤枉，已定死罪。半夜到白宮去見林肯，沒有入見之前，他先去與陸軍大臣商量，打算請他轉圜，這樣就不必驚動總統了。陸軍大臣道：「他寬免的人，已是太多，如今正好作個榜樣。軍事法庭既經將他斷定死刑，不如由他爲是。」開洛克道：「但是其情實有冤枉，便將原委細說了一遍。」陸軍大臣道：「言雖如此，我却不願干涉。」開洛克道：

「這也無法，但我決不叫他這般屈死的。」當下他急急起身，來見林肯，守夜的阻止他道：「今夜不準人進內了。」開洛克心想今夜辦不妥這事，明天那人就要沒命，便道：「我有性命出入的事，必須進去。守夜的人堅執不放。開洛克急了，大叫道：『一切責任都由我擔負，竟然闖將進去，直奔林肯的臥室，請求解救。』」林肯在夢中驚醒，靜聽開洛克訴說情由，末後嘆了一口氣道：「我以為將他槍斃，於國家也沒有什麼益處，便從牀中起身，寫了一通赦書，又救活一命。」

第二十七章 略迹原心幾番赦過 矜孤恤寡到處施仁

佛爾孟脫地方有一個少年兵士名叫烏文，因貪睡誤事，定了槍斃之罪。再過幾日，便要執行了。烏文情知不免，便寫信給他父親道：

「謹稟慈父膝下，今兒作書，計此書到時，兒已不在人世矣。先是兒憂心如焚，然思之既熟，即亦無所畏懼。彼等亦並不加以桎梏，將使身死而仍不失為丈夫也。……曩者兒嘗與卡爾之母有夙約，必照拂卡爾及卡爾臥病，兒侍之惟勤。後其病瘥，體氣猶未復原，願軍隊出發之令已下。是日兒代負行李，以一身兼二役，而命令緊急，不得不趕速前行。斯時衆人皆倦，惟兒尤甚。卡爾在中

途幸不相失。當晚抵營，卡爾與兒輪值巡邏，願兒疲已甚，倒臥後，即耳畔開砲亦不能震醒，遂致貽誤職守。嗚呼，今悔之晚矣。……大佐苦無救兒善策，卡爾則心膽欲碎，願爲替代。嗟乎，兒所不忍者母與姊耳。請父爲兒慰之，兒肝腸寸斷矣。願上帝佑兒，此生雖長逝，帝座則日近。苦盡甘來，兒且獲覩上帝之容光也。願上帝福吾父全家。書此永訣，他日相逢，在彼樂土。

烏文家裏的人，得知此信，個個心如刀割。烏文的姊姊曾見報中贊揚大總統仁慈的評語，便把這信納在懷中，立刻動身到華盛頓求見林肯。到白宮的時候，天方發白。林肯見了，便問道：「這麼大清早，來此何幹？」烏文的姊姊道：「要求大總統救吾弟的性命。」林肯道：「好，你且說出緣故。」烏文的姊姊便把烏文姓名並犯罪實情告訴了。林肯道：「原來是貪睡之故。小女郎你可知道數千人的性命，險些被他貪睡斷送了麼？」烏文姊姊道：「他的貪睡却是與別人不同。」說着，便從懷中取出那信，呈上道：「請大總統讀這信便知道了。」林肯讀完一遍，不覺心酸淚流。急忙寫下一道赦書，恐其傳遞遲誤，自己乘車去交與管理這事的長官。臨去時，問烏文姊姊道：「你回去告知你的父親，他能尊重國家的法律，雖傷失自己的性命，也不顧惜，我甚佩服。這樣貴重的性命，

我斷不輕易捨去，須要爲國家將他保全。」且說烏文被赦之後，又蒙林肯恩賜數十天的假，回家省親。他便同他的姊姊到白宮，拜謝大總統救命之恩。林肯引他到自己的密室中，取一枚軍職的徽章，加在他肩上。向他道：「此肩既能負同伴的行李，雖死不生怨心，正該給他加上這個徽章。」

有一個兵士已擬定死罪，他的父親憂子情切，到議員開洛克跟前求他挽救。開洛克既知原委，便去與林肯商量，並將情由從頭細說。說至橋下劇戰，那兵勇敢過人時，林肯止住他，問道：「據你說來，那人已受了傷麼？」開洛克道：「不錯，受傷很重。」林肯道：「如此說，他已經爲國流血了。」說着面有喜色，似已有了解救的把握。續又向開洛克道：「聖經中似乎有流血贖罪一句話，你可記得？」開洛克道：「有的。」林肯道：「既是這般，便有赦免他的理由了。」隨即修成赦書一通，發交下去。父子重逢，真有說不盡的歡喜。

在城角的隨營醫院中，有傷兵五六千人。有一天，林肯會見軍醫長之後，與院中的傷兵編行握手禮，以表敬意。輪至一個叛兵的牀邊，那叛兵流淚道：「大總統，我久想見你，乞求你寬免我的叛國之罪。」林肯緊握他的手，也流淚道：「你有叛國之罪，我已一概寬免了。」這事正合着他從

前所說的，凡人既犯過誤，誠心悔改，且有悔改的證據，便當赦免他，永爲定理，不可更改。這結末二句，真可發表福音中赦罪二字的真意了。

林肯與傷兵握手既畢，方在軍醫事務所中坐下。有人來說：「尙有一院的病人沒有握到。」軍醫見林肯疲乏已極，勸他不必了。林肯道：「過門不入，他們豈不要失望，我必須要走一走，回來休息也不遲。」計這一天，他在醫院中與傷兵握手，足足費了三四點鐘。身體雖然勞倦，心中却大得安樂。

林肯敬愛軍士的心，不獨語言中顯露，大凡他所出的文告公牘，多有憫恤軍士之意。他以爲海陸軍士，無論職位大小，都是爲國捨命的英雄，因此對着他們常存感激的心。每回接到軍士血戰陣亡的信息，必唉聲嘆氣，好似有說不出的慘痛。有一次，西華德見他滿面愁容，背着手，低着头，在室中來往躑躅，似乎懷着重大的心事一般。西華德便問他，是否身體欠安。他搖頭道：「不是。不過昨天接得軍營中的惡耗，可憐許多將士，都暴骨沙場，所以一夜未曾合眼，今天粒食未曾下咽。但覺得心亂如麻，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更有一次，他接着了兵敗的信息，便雙手掩着面嘆

道：「從此我再不能有快樂了。」

有一個兵士在巡哨時睡覺。按法本該槍斃，林肯竟特地將他赦免。有人問他赦免的緣故，林肯道：「這少年倘果因此喪生，他的血必在我的頭上，令我死有餘恨。須知這少年自幼在田間操作，日落即眠，已成習慣，今叫他深夜巡視，倦眼欲合，何能怪他，我實不能這般將他治死。」後來這少年兵士在弗特立克堡的一戰中，捐了性命，有人將他的屍身載歸，見他在緊貼胸口的衣襟上，插着一個林肯的肖像，反面寫着一行道：願上帝賜福給林肯大總統。

某處新招的兵，在臨陣之前，有逃亡的二十四名，被軍事法庭擬定了槍斃之罪。寫好文書，送呈林肯簽字。林肯不答應。兵官道：「此次若不按法施行，將來效尤者日衆，望大總統勿姑息貽患。」林肯道：「壯士國中遍處已佈滿了悲泣的寡婦，我甚不願再增添這般苦惱人的數目。」

林肯對於義烈的女子，如爲國捨兒的母親，爲國捐夫的妻子等類，他非常敬重。在波士盾有一個婦人，所生五子，都各戰死。林肯得知此事，即親自寫信給這婦人，褒揚他，略道：

夫人賜覽：頃據馬邑斯鳩統兵報告，得悉夫人有子五人，皆榮死戰場，諒必憂積如山，雖欲宣慰，

亦窮於詞。但吾願表一言，吾合衆國戴夫人之德實深，惟願上帝慰爾憂傷。爾既爲國爲自由而實行犧牲，必能進而深受上帝之榮光，樂其樂而忘其憂焉。

林肯護愛兵士的心，既是這樣切摯，因此凡爲救濟兵士而設的慈善會社，他都願意竭力贊助，且常代他們求禱上帝，望他們所辦各事，都能順利得手。在鮑鐵馬斐拉特斐亞等處，會開軍事展覽會，目的是要籌募餉銀，婦人相助辦事的也不少。林肯要顯出他熱愛兵士的心，便親赴鮑鐵馬展覽會演說。這地方狼有些人要暗殺他。三年前他曾改裝易服的經過，如今却公然前往。展覽會的興味，因此大增。他又在廣衆前，頌揚兵士的功績，對於在展覽會中出力的女子，他也非常感佩。所以展覽會的結果，單單就斐拉特斐亞一處而論，已籌得美金一百三十萬。全國十一處，共籌得美金五百萬元。林肯大喜過望，歡呼道：「人民這樣慷慨愛國，可稱難得。得此鉅款接濟，軍士們的苦厄，定要減少許多哩。」

林肯爲人毫無深刻的心意，報讎雪恨這句話，從沒有出過他的口。他生平立身的金言，就是寧人負我，我不負人。因此雖被人譏誚辱罵，都能忍受。但他也有一樣不可忍耐的，就是南軍虐待

囚禁的北軍這件事。這件事幾乎把他天生的仁慈心激反了。但他報復心總是極有限制的。所以有時聽得北軍怎樣被南軍擄去活活的餓死，他不覺淒然下淚。但他究竟不忍用這樣殘忍的手段去報復南軍。有一次，他來到南軍療養的所在，看見南軍，惻然心動。非但不責備他們的不是，反而他們表示體恤之意。南軍大受感動，個個要掙紮起來與他握手。林肯又用好言安慰他們。轉瞬之間，但見這班南軍，都是淚容滿面，即此可見林肯至誠感人之深了。

在基督教救濟會中，有一個救護隊隊員，有一天在田間敗屋之下，找到幾個受傷的南軍，臥在許多死屍的中間，已三天沒有喫喝，也沒有人照管他們，他急忙去取食物給他們喫，並代他們裹紮傷處。其中一人，忽大哭起來，救護隊隊員只道他有什麼難忍的痛苦，因問他何處疼痛。那人嘆道：「我不是因痛哭泣。我想我們好端端的國民，被你們叫做叛黨。自己反省，實也該受這叛黨之稱。但我們重傷垂死，你們反來與我洗濯裹紮，豈但像天使，就是耶穌化身，也不過如此。仇將恩報，我心上實擔受不起。」這樁事傳到林肯耳中，令他足足歡悅了一天。像林肯這樣存心行事，要算實行。「你要人怎樣待你，就應當怎樣待人。」一句金言了。

在南北相戰的四年內，北軍戰死在南邦的，數以萬計。這些人都是敬愛林肯的勇士，雖遭橫死，亦自覺榮譽。全國的人都該爲他們流淚。但流淚最多，傷心最甚的，便是林肯。結末戰事凱旋，全國人民歡歌太平，林肯自己却以身殉國，長眠黃土了。

第二十八章 表目的赤心救國 沛仁恩蓄志釋奴

林肯任職爲大總統時，所最注意的，就是謀黑種人的幸福。他不單是一國的救主，實是全族的恩人。他的大目的是在拯救聯邦，但要拯救聯邦，非復黑人的自由不可。因此在南北戰爭三年之後，曾發表意見道：「我對於蓄奴這事，極端反對。若說蓄奴是合於理的，那天下便沒有不合理的事了。我既有此決心，自當堅守而行，方不負國民的重託，如其稍爲游移，不盡力做去，那能保障憲法，使政府地位鞏固呢。如今全國已血戰三年，末次的勝利，不是一黨或一人所能居功，都是出於上帝的默佑。上帝既厭惡這事，我們南北兩方的人，都要受着孽報。上帝至公至美，我們如今雖不明白，然將來在歷史中自然能發顯的。」

林肯又曾作書給葛里雷，書中句語極爲警切。大意道：「有人紛紛議論，欲救聯邦，同時主張

須存蓄奴舊制，這話牛頭不對馬嘴。更有人說：「不管聯邦能救不能救，須得先廢除奴制，這話也只窺見一面。」我的意思，却要面面顧到，倘若不釋放黑奴，能殼保全聯邦，我也不必一定要釋放黑奴。但是若非釋放黑奴，聯邦萬不能保全，那我便要實行我的宗旨了。還有一說，倘若釋放一部分的黑奴，能殼保全聯邦，我就釋放一部分的黑奴也可。總之我對於黑奴的一切作爲，無非要保全聯邦。若我自覺行事有害於國，我此後便自撒手。自覺行事有益於國，我此後行事更須努力云云。」

這書中文義，簡括透明，高尚無比。美國從來的政治家，有那一個及得來。有一天，密西根省來了一個黑種的婦人，喚做德路斯，專要拜訪大總統林肯。林肯聞他遠道來訪，便樂意招待，請他入座。德路斯滿心歡喜，談了一回寒暄語，接着說：「先生初受任爲總統時，我很爲擔憂，常把先生比那投入獅洞裏的，但以理竟能不被獅子吞下，必是蒙上帝特別救護。我常立個心願，必在你四年滿任之前，來求見你，不道如今果如所願了。」林肯道：「感謝得很，我也爲你歡悅。」德路斯道：「你真是美國第一個好總統。」林肯道：「不敢當。夫人敢是指着釋放黑奴一事麼？這也算不得什麼。」相談至半小時，林肯禮貌有加，就是華盛頓最上等的白種貴人來訪，他也不過如此相待了。

有一個著名黑人杜拉司來到華盛頓。林肯得信，便遣自己的馬車，到他寓所，請他到白宮用膳。杜拉司答應前去。這是美國史中，黑人受大總統邀請的第一次。後來杜拉司向人追述道：「我所遇見的白人，其中止有極少數，能與我相談至一時之久，使我不自覺爲黑人，這極少數中的一人，便是林肯大總統。更有馬色鳩斯省及康瓜特城的兒童，特地上書林肯，請他釋放全國黑種兒童。」林肯答書道：「諸位小國民如此慷慨，主張公道，我很是佩服。雖一時間不能照所請求，全然辦到。但上帝全權全能，必要成此大功。」

華盛頓有一個公民，一天有事到總統事務所中，見林肯坐在公案旁，手持紙幣，檢點數目。看見他進去，便道：「這事不是我常作的。但是總統本分內事，也有不載在憲法中麼？」那公民恭恭敬敬，答應了一聲。是隨問這紙幣是什麼用處？林肯道：「財政部中向雇黑種夫役一名，此人現患天花，苦不勝言。因他不能簽定，便不能支取他的工資。我費了幾多心思，方才代他把這筆款子取來，如今正在這裏替他分配。照他的心願，爲他留儲一分藏在信封中。你看信封上，我已親筆標明他的姓名，可不是麼？」列位，這就見得林肯待人仁愛。雖國事冗忙，他仍關心極微賤的人民。正可

稱得起愛人之憂，比了父兄待子弟也差不多了。

在戰事未了之先，北邦的黑種兵被南邦擒住了，照例受種種虐待。林肯聞知此事，立發命令，保護黑種兵在軍隊中要平等相待。略道：「保衛人民是政府的天職，無論何種何族，處何地位，都不能稍分軒輊。況是爲國宣力，隸長行伍中的軍士，尤當力加保護。凡是文明各國法律，和戰事的慣例，對於敵國俘虜，不因種色而生歧視。若因被虜者是黑人，便不顧人道，將他鬻賣爲奴，這便是野蠻舉動，文明國法律所不容的。我合衆國政府，自號文明，看得各等兵士，應當一律。凡有違背戰時法律，殺害我合衆國兵士的，無論何種人，我必治以相當之重刑。凡有奴隸我合衆國兵士的，我也必照樣待遇，不稍寬宥云云。」看官們，古代所傳報復一說，林肯素不主張，且甚厭聞。但此番要保護自己的兵士，不得不忍痛暫時一行。言雖如此，軍營中殺人償命，他有時雖准照辦，但他對於南邦的俘虜，從不肯使他們身受法律以外的痛苦。

林肯對於顯著忠勇的黑種兵士，敬愛非常。他曾向威斯康新的審判廳長密爾道：「有等卑劣小人，時來慫恿我，要將這輩奮勇直前的黑種英雄，停戰之後，交回他們的主人。這話我倘然聽

從了，我便是永受咒詛，萬劫不復的惡人。

有私販黑奴的罪人，讞定罰洋一千圓，並監禁五年。監禁期滿，例得釋放。但不能微出一千圓的罰金，因此仍被禁錮。活人代他到林肯前求赦，並呈上那人哭求開恩的稟帖。林肯閱完，向那人道：「這被監禁的人，果然可憫，但是我一生的大缺點，便是心腸太軟，易被人的哀求所動。此人若非犯這極惡的罪，吾如今見這稟帖，或可寬免他。但回想他的膽子忒大，擅敢往返斐洲販賣他的同類，使他們永不能復見天日。這種行爲，殘忍已極，我決不能稍寬他的罪名。就是他奄奄一息，將死在牢中，我也不願干預。」可見林肯對於販賣人口一事，真是恨到極步，萬難挽回的。

戰事將結之前，將軍華子恆修書與林肯，問他戰事平後，是否全國人民都可享有選舉權。林肯回答道：「我常爲此事籌思，當用什麼良法，使黑種人不致徧枯。你今問起，正好發表我的意見。我如今已決定，這黑種人已在戰場上顯出天生的勇氣，已幫助我們保全這國民，他們應該同享這個權利。人民所用的選舉權，本是保護國家的第一機關。他們保護國家的忠心，既經用他們的赤血，表顯在衆人面前，這權利自然應當享受了。」當林肯發出釋放黑奴的命令時，無數的黑人，

得此喜信，都聚集在白宮外面，要想拜見林肯。但是謁見大總統的白種人，絡繹不絕。他們在門外等候兩點鐘之久，人跡漸見稀少，方才瑟瑟縮縮的進至應接室左近，恐怕林肯不肯接見。那知林肯一見他們，滿臉堆笑，與他們一一握手，表明歡迎的心。進謁的黑人，喜極流淚，把禮貌都忘了。衆口齊聲：「願上帝祝福林肯！」林肯大總統萬歲！高呼狂叫，聲震屋瓦，累得林肯神經搖曳，不知所措。

第二十九章 黑族歡迎救世主 總統頒佈釋奴文

看官們，林肯既是這樣愛護黑人，黑人便怎樣看待他呢。在斐基尼亞省有一位開女士，設學教授黑人，課堂中藏着一個林肯的半身像，是用泥製的。一天，他取出來給黑人看，他們的口同聲都稱他是大恩人。有的說救我們安渡紅海的就是他，有的說他是美國的上帝，有的說他該做全世界的皇帝，更有的說他所作的事非常艱險，我們須得代求上帝，使他安全無事才好。

有一回立支門特被北軍攻下了，林肯逕自前去察看城中情形。隨行的止有達德和駕船渡他過折口姆士河的幾個水手。正是不驚一兵一卒，絲毫沒有鋪張。城中的黑人不料他這般來法，

倒很喫了一驚。後來知道他們的「大救主」果真來了，他們喜極欲狂。有大聲呼喚的，有喜極大笑的。街上街下，祇聽得一片「榮耀歸與上帝。榮耀榮耀」的聲音。有一個婦人仰天沉吟道：「好耶穌，我真感激你，因我已得望見林肯的容顏了。」此外另有三五成羣的人，在街心往來跳躍，口中不住的呼「感謝上帝，感謝上帝。」城中有一個年老的黑人，他望見林肯走近他所站的街旁，急忙脫帽致敬。大呼「我的大總統林肯，願上帝賜福你。」說着快樂的眼淚淌流兩頰。林肯看見了，也脫帽向他一鞠躬。這一鞠躬看是小事，却已把數百年相傳的禮制，盡數推翻了。從此這階級制度，不再容留在美國國土。

有一次，林肯派人去察看南加羅利那省沿海的黑人，釋放後有什麼情形。那地方的黑人，本有崇拜執掌大權的上帝的思想。但是起先，他們單知道主人的權力，以為沒有比他再大的了。自從林肯派兵，他們的主人望風逃竄以後，他們便似深受感動，覺得在他們主人的上頭，還有權力更大的。這個更大的權力，他們就把他叫做「靈根」。

與林肯同音 有一天，他們聚集堂中，行崇拜的禮式。有一起人要聲明靈根是什麼東西，很囉唆了一頓子。末後那領頭的人招呼衆人息聲。開口

講道：「列位所講的都是盲人說瞎話，且聽我說來。靈根這一個人是無所不在，(Elder W. Par 卽 Adahem 林肯之名之轉音)他也是無所不知。隨又放着鄭重的聲音說道：「他降臨世上，彷彿同上帝一般。這些說話傳到林肯耳中，林肯並無喜色，起身在室中往來走了三四回，默不作聲。後來重新坐定，正色向左右道：「作造物的器具，釋放大族人類，這事關係何等重大，豈可等閒相視。這是他自覺任重道遠，毫無驕矜自得的氣象。」

鮑鐵馬地方的黑人，感激林肯的心，無以表顯。特費重金，精製聖經全書一冊，公舉代表五人進呈。五人中三個是教士，進呈時所作的演說，纏綿悱惻，很是動聽。林肯所作的啓詞，也是極有意思。其中論着聖經道：「聖經這書，是上帝賜給人類最美的禮物，萬民的救主，賜與人類的各樣恩惠，都在這裏面發現出來。吾們倘使沒有這書，便不能識別是非。吾們要明白真理，只消在這書裏頭用功，自能得到。諸君今將這樣精緻的聖經贈送於吾，吾實在萬分感激云云。」

麥拉特麥省有一個黑種婦人強生夫人，有一次採集了各種蠟製的果品，裝潢的非常精緻，託他的牧師海密敦代呈林肯。海氏在進呈時略有演說。演說既畢，轉向強生夫人，料他有幾句說

話。強生夫人便立起來說了幾句。後來他常向人談述當時的情景道：「海密敦牧師回顧吾的時候，我實在沒有一句話可說。豈知忽然心如火熱，好像受了聖靈的感動一般，不由我不說。我便起身向林肯道：『大總統，我常想你是上帝特別由大石雕鑿而成的，不然，怎能担当這樣的大事呢。有許多人見了金子銀子，便將天理二字拋棄不顧，獨有你是站定脚跟，始終不移。若非上帝暗中護佑，那能至此。我知道大總統始終忠信，上帝也必始終在大總統的左右。』我說了這幾句話，但見林肯眼眶含淚。既道謝了我，又向我說道：『你切不可稱讚吾，但當讚美上帝。』」

在林肯沒有宣佈釋放黑奴令之前，很有人結合團體，遣派代表，請求他早日執行。林肯回答道：「我並不是故意遲慢，但恐不能夠如言辦到。至於這一件事，是日夜在我心中，我惟有聽候上帝的旨意行事。過了十餘日，戰事很不得手。林肯召集內閣人員，會商宣佈釋放黑奴事。閣員中很有不贊成的，多以為窒礙難行。林肯仍是堅持宣布的宗旨。那時正是一八六二年的九月，會議到末了，西華德道：『宣布釋放黑奴，我是很贊成，只是如今戰事失利，民情皇皇。若在這時發布一個命令，叫人望着，正似政府智窮力盡，哀求援助的樣子。這樣不是政府援救黑人，反要黑人援救政

府了。據我的意見，不如暫緩宣布，且待得了勝仗，再宣布不遲。」林肯點頭道：「這一層意思，我倒沒有想到，且待大勝後再爲宣布就是了。」數日後，安天房一戰，果然大勝。林肯重復與閣員商議前事，閣員一致贊成。便於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二日頒布命令，限一百日後實行。命令中略道：「自一八六三年正月一日起，合衆國反叛各省，所有爲奴的人，一律釋放，永享自由。其自由權，政府及海陸二軍，一體永遠承認保護。凡人固欲奪還自由，所有舉動，合衆國政府必不加以裁制云。」

這一通宣告釋放黑奴的命令，北邦所有反對奴制的人，見了很不滿意。他們痛惡奴制，滿望林肯下一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將他一網打盡，極不贊成這先期警告的舉動。但南方各省對於這個命令，已是非常震驚。所有叛黨，屢次會議，籌商激烈對付的手段，以圖挽救。那知光陰易過，轉瞬百日的限期已滿。在一八六三年的正月一日，林肯在釋放黑奴的文告上，正式簽名。歷史上最著名的恢復自由的事，便在這天發生效力。林肯心中歡喜無限，立誓把文告中的片言隻字，都要做到，絕不稍有反悔。

後來林肯去世，議長加爾發追述他的勳業道：「絕大的英雄林肯雖已不在人世，但他釋放

黑人這一件功德，却是長存不朽。從古以來，德高行潔的賢人，我們所崇拜的，當推摩西爲第一。爲什麼緣故呢？不是因他曾救三百萬同胞，脫離奴軛，得享自由麼？如今林肯所釋放的，數目還不止三百萬，又不是他的同族，這樣的大功業，真是卓絕古今，是人類中罕有的。將來世上君主國絕跡，世界都變成了共和。他事都可忘，獨有林肯釋放黑奴這一件事不可忘。將來全地球人道主義大昌，人人都通文達理。歷史上他事或不顯著，惟有這放黑奴的文告，必大放光明。總之林肯釋放黑奴的文告，智仁兼備，迥非俗筆所能屬草。若非上帝特予牖化，那裏能設做得到？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上帝。

第三十章 受愛戴林肯再當選 作演詞總統表丹忱

一八六四年的夏季，美國舉重選大總統的典禮，林肯又當選連任。在未曾選舉以前，有許多政黨領袖，心嫌林肯過於寬仁，要設法不使他連任。怎知道國會召集之後，全國對於林肯都非常愛戴，定要他再作元首，把反對黨的暗潮一齊打消。除了米蘇厘一省外，其餘各省，竟然同心一致的推舉他。米蘇厘省原有二十一票，選舉格蘭德將軍。後來投票揭曉，連這二十一票也移歸林肯。

名下。這般當選連任，真可算得經大多數人的同意了。

正式選舉尙未開會時，林肯被推爲候選人。當時林肯推定在二個月之內，再募新兵五十萬，鞏固國防。在未會實行之前，他先將這議案提交國務院會商。國務院都不贊成，說此舉有害無益，倘然實行，別項損害且勿論，卽在選舉總統時，林肯必因此歸於失敗。更有人說戰事延長已久，全國人心，都極厭亂，若再招募新兵，便是使敵黨有攻擊大總統的把柄了。議論紛紛，總不以添募爲然。林肯靜聽許久，末後見衆議不決，便站起身來，正容道：「諸君我當選連任與否，這事並不十分要緊。須知現在馳驅疆場的健兒，不可無新的兵力援助，祖宗建造的國家，不可不盡力保全，這事關係重大。我今招募五十萬壯丁，倘使因此一事我被人攻倒，我便如根盤林的失利沉沒，雖沉沒海底，也算是爲國爭得一分光榮了。」

可喜林肯招募新兵的計劃實行了之後，林肯並不因此受着損害。他行這一事，原是光明磊落的政策，加着他的聲譽一天增高一天，雖有反對的風潮也如蔽日浮雲，一霎時形銷影滅了。因此他仍受大多數人的歡迎，安安穩穩的連任總統之職。當時選舉票數，共得四百零一萬五千九

百十二票。選舉他的票，却佔了四百零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八票。又在議院中所投的二百三十三票，其中選舉林肯的，共得二百十二票。有某君見民心這樣歸服他，特向林肯致賀。林肯答道：「國民這樣信任我，推重我，我甚感激上帝，但我感激的心，並無絲毫自滿的意思。那些人反對我，我也沒有什麼抱怨。所可喜的，便是人民能這樣擁護自由，保障人道，不稍退避，這真是我萬分感激上帝的。」

林肯被選連任，此事關係合衆國的命運，實與加增五十萬新兵一樣重要。因他既得重新當選，叛黨的氣餒從此不再振作，雖是勉強掙紮，也不過慢慢的絕命罷了。到了一八六五年的三月四日，林肯第二次受任爲總統時，那時人山人海，都來瞻仰任職典禮，並聽林肯受職時的演說。照例大總統發表誓言之後，便須與聖經接吻。林肯遵禮而行，順手翻讀以賽亞五章二十六七兩節。後來叛黨勢力日衰，不久倒戈降服，却與這兩節聖經，鍼孔相合了。因此這兩節聖經，林肯常牢記在心。

林肯受職時的演說，實是卓立今古的一篇名論。常有人將此篇演說，比作華盛頓臨別時的

贈言，可稱是後先媲美了。作華盛頓傳，倘使缺了華盛頓的臨別演說，便不完備。作林肯傳，倘使缺了林肯這篇演說，也是最大的缺憾。如今特爲提出，演說的大意道：

列位同胞，鄙人才庸識淺，辱荷公舉連任，理當傾布胸臆，宣告大衆。鄙人前任四年期內，兵連禍結，至今未已。軍備一事，全國視線所集，精神所注，無庸再爲縷述。國民洞知戰事之真相與情況，無異於鄙人。竊以爲今日勢成騎虎，戰事之持續，爲輿情所贊同。雖最終之結果要不可知，然於此實有厚望。

回憶四年前，南北決裂之禍，迫於眉睫，國民戒懼，惟祝其或免於亂，是以鄙人任職之初，力圖保全聯邦，不開戰釁。豈意亂黨陰謀破壞，欲圖分裂聯邦，藉協商而平分利益。初則二黨皆有厭亂之心，繼則彼黨不欲與國家俱存，甘啓戰禍。此黨不忍國家之傾覆，寧出一戰，戰禍於是乎成。聯邦人民，黑奴佔八份之一，聚居聯邦南部，並非散處聯邦全地。此種黑奴，爲白人魚肉已久，利之所在，禍胎實種於此。亂黨欲分裂聯邦，意在得此利源，而政府欲保存之，於是二方爭持不下。然初不料戰事之劇烈與延長，至於今日之甚。二黨初意，以爲克敵制勝，易如反掌，關係未必甚

大某所奉讀之聖經同，所禱籲之上帝同。臨陣而戰，莫不仰求上帝之護佑。夫從事殺人流血而求助於上帝，豈不甚奇。然吾儕姑勿議人，免被人議。要之，二方之求禱，皆不能邀准於上帝。上帝萬能，其作用神妙莫測，非世人所能強致。『世有戰，世蒙其禍。戰，世蒙其禍。戰，世蒙其禍。戰，世蒙其禍。』列位諦聽，苟信吾國蓄奴之制，將以召天罰。苟信南北之戰禍，爲上帝所特加，而欲一掃奴制，則大禍之來，惟當受之，不能歸咎於上帝。吾人所當誠求切望者，新大陸之慘劇，從速禁止耳。雖然，上帝而果厭棄吾國，欲爲黑奴二百五十年之勞役給償，必竭盡吾全國之脂膏，滅絕吾全國之生命。如三千年前所垂之誡曰：『上帝施行審判，惟真惟公。』則吾人亦祇能俯首受命而已。

我可愛之同胞，向者吾儕皆以利濟爲心，循上帝之指導，而盡力奉行。繼今以往，亦惟堅持初志，以竟此全功而已。凡遇受傷者宜救治，殘廢者宜贍養，並及其家室。要之，凡所作爲，以尊重人道爲前提，庶幾爲祖國奠永遠和平之基，與萬國同致天福於億萬斯年。

這一篇演說，比着別位總統所撰的，要算最簡短了。但這一篇的價值，却是千古不磨，與尋常

總統盡任演說文，大不相同。

凡是民主國，一任總統，必有一任服務的官員，新舊更換，這一件事，便是共和國也不能少的。林肯既經被選連任，政界人員，都各預備更換。林肯知道這事，向參議院議員葛洛克道：「我以為前任任職各員，倘無必須交卸的理由，不宜徒然更動，冒那改良整頓的虛名，卻受一時擾亂的實禍，不知道你可能遏止這事麼？」葛洛克道：「所言極是，原不該按着黨見，黜陟人員。」林肯道：「不錯，只要有才能，那管他黨與不黨。我在初任總統時，選用賢才，已是煞費苦心。如今若要重新換過，這事非同小可，我實擔當不起。」葛洛克道：「言雖如此，也有一件難處。日來謁見大總統的人，十有八九，都是謀幹席位的。果如所言，這班人該怎樣處置呢？」林肯道：「這事我自計較，拚着這傀儡身子，與他們周旋便了。不然，好端端有益國家的公僕，怎能因着同黨的私利，輕易掉換呢。總之，我決意在第二任任期內，除去疲玩溺職的人以外，不妄黜一人。須知黜退一人，本極便易，若要另找一人補他的缺，却甚困難。求補者，譬如有二十人，倘我但選取了一人，其餘的十九人，不要把我視同讎敵麼？」

過了三個星期，就是林肯第二次受任的日子。當時他前往城角，一則暫可憩息，一則與戰地相近，可以察度軍情。這時附近城角正有劇戰，勝敗之機，間不容髮。林肯前往，打算要鼓勵前敵士卒。當時各營兵士，聽得林肯降臨，都是誠意歡迎。特定三月二十五日那天，舉行大閱典禮。那知一天，敵將李伊佔奪司坦門礮台，不得不將駐紮的兵，盡行調去援助。到了預定的那天，大閱竟沒有舉行，把失陷的礮台奪了回來。事後林肯親赴戰地，主將因沒有如約舉行大閱，向他道歉。林肯笑道：「打這勝仗，不比大閱好麼？」便在城角附近開軍事會議，籌畫進取的方略。

第三十一章 停戰局萬民齊慶祝 再當權叛黨逞陰謀

林肯一到城角，便開一次緊急軍事會議，接着便有禮拜五、六、日三天的大戰。第一天開戰，林肯發電至華盛頓陸軍部道：「今晨劇戰，我軍潰退。」過了幾點鐘，又發電道：「我軍已恢復前佔各地。」禮拜日下午發電道：「連日大戰，兩方均極勇敢，我軍卒獲勝利。」下午又發電道：「格蘭德將軍生擒敵軍一萬二千人，奪得快礮五十尊。」禮拜一早發電道：「立支門特城已陷。」過了片刻，又發電道：「我將入立支門特城。」這末一個電信傳到後，陸軍部長史擔雷大喫一驚，忙發

回電道：「立支門特城切勿冒險輕進。」發了之後，心旌搖搖的，盼望回電。過了一天，方接到林肯回電道：「昨電悉。今晨我已自立支門特城歸，無恙。」原來林肯在克城之後，逕自入城察看情形。只是他入城，並不耀武揚威，作戰勝人驕矜得意的模樣，反是減却扈從，悄然而入。與那些前呼後擁，軍樂震天的氣概，却成反比例。他入城後，在街心行走，與常人一般無二，人家都不知道他便是赫赫有名的大總統林肯。但當時雖沒有人知道，後來歷史上却詳記這事。林肯的平民主義，和他躬行實踐的德行，真是流芳百世了。

林肯入城後，當晚便在前叛黨首領的司令部中過宿。那些忠愛國家的人，得知林肯已在城中，個個代為憂慮。道他此舉過於鹵莽，未免將自己寶貴的性命，視同兒戲。直待愁到林肯安歸的電報，方才放心。後來議長楷法司與林肯談到進城這件事，責他失於檢點。他却道：「倘使我處於旁觀的地位，見總統貿然進城，我也必為他擔驚。但我自己身親其境，倒毫不覺得這事有什麼危險之處。」

立支門特克復的信息，不久傳佈西部與北部各省。各省的人，個個興高采烈，爭相慶賀，放爆

竹奏音樂，演說打鐘，好不鬧熱。林肯的名到處被人紀念頌揚，不是道他智慧無雙，便是說他忠勇過人。一禮拜後，敵將李伊投降。喜信傳來，歡聲雷動，那種快樂的情狀，真非筆墨所能形容。自此戰事便告終止。人民在憲法上的平等自由權，竟得保全了。當下在華盛頓國會事廳的西廊，高扯一面衆星燦爛的大旗。上書道：『這正是上主的作爲，我們肉眼看來，只覺得希奇。』正廳門外又掛着一面旗。上書道：『保全合衆國的，不是別的，便是人民擁護憲法的精神，和人民倚賴上帝的信心。』

看官試想，南北開戰，已歷三年，人民身受的痛苦，豈有限量。如今和局告成，不再有生靈塗炭的慘劇，自然人人喜歡。不獨合衆國全國慶祝鼓舞，便是大西洋那岸的各國，自得海底電信後，都歡呼自由萬歲，與合衆國同致慶祝。從前美國離英獨立之戰，到剛懷烈斯降服，始告成功。因此剛懷烈斯降服的信息，全國人民聽了，都歡喜若狂。如今李伊將軍投降，人民歡喜之情，也與那剛懷烈斯降伏不相上下。雖這歡喜之情，無妙法將他表顯。那些國民却都用盡腦力，偏要顯明這個意思。至於林肯的大名，更是衆口讚揚，爲人人所崇拜，這崇拜林肯的心，不獨當時稱盛，就是如今還

是繼續不絕。諒來諸君看這本林肯傳的，也沒有不崇拜他的了。然而在林肯自己，却別有樂趣。就是在他達到平息亂事，保全聯邦的這一目的了。後來蘇慕納論林肯秉國的特色道：「吾國國家的獨立，譬如一所大廈，已立基石，基石上刻着華盛頓三字。此外另有一塊基石，那就是宣告獨立文中的約法了。吾國有了這兩塊基石，方纔算得完全成立。然而在這第二塊基石上，我們不得不誠誠懇懇的把林肯名字，刻在上面。因這二人，一個創始，一個善後，都是建設吾國的大英雄。且這二人擔當國家重任時，都值艱難擾亂之秋，難得他們竟一心一意的打算利國福民，時時刻刻，不敢懈怠，也不稍雜一毫私意在裏頭。他們赤心爲國，既是相同，彼此的人格和成功，自然也是相同了。吾們今日想起他們二人的功績，那能不同樣的崇拜他們。他們二人後先輝映，實是吾美國的二大柱石，二大棟樑。吾們應當永永紀念，不忘他們二人賜給吾們的好處。」

自林肯被選連任後，敵黨恨他愈深，蓄謀暗殺的風聲，亦日逼日緊。林肯的至親好友，都代他深抱隱憂，就是林肯自己，起初也有些戒懼。因那捏名恫嚇的信，雪片也似的送來，都說要施行暗殺手段。這種信件，林肯聚將起來，包紮在一處，外面特標着『暗殺信』數字，另外收藏，照常辦他的

事務。有些人見他不知戒備，很爲着急，特特的去見他，諄勸他加意謹慎。有一次林肯回答道：「自從我在芝加哥當選連任後，我就接到凶險的信札，總稱必取我命方休。我接得第一封信時，不覺有些不安，後來時時收到這種信件，反覺得習以爲常，不必恐懼了。到將行受職禮之前，這幾天暗殺的信更紛紛而至。我便看的慣了，如今我並不把此事放在心上，也並不覺得有什麼懼怕。」林肯的好友見他這樣處險如夷，都暗暗納罕。林肯坦然向他們笑道：「憑你有天大的事，只消習慣了，便能毫不介意，這種道理實是的確不移的。」但國務院中的人總不放心，因在白宮門前派了一隊騎兵守護。那知林肯見了衛兵反踴躍不安，堅請將他撤去，方才舒服。且向陸軍大佐哈爾秉道：「總統府門外設立衛兵，戎服荷槍，森嚴萬狀，竟把總統視同萬乘之尊的大皇帝一般，這事斷斷使不得照道理論，也萬萬說不過去。」

有一次他乘了馬車，往來傷兵院中，撫慰那些受傷的兵士。華士活將軍爲防患未然起見，特派騎兵一小隊，在他馬車前後保護。事前也沒有和林肯商議，事後林肯很不贊成，嘗與海來克將軍談及此事道：「當日騎兵所備的刀槍，鏗鏘相擊，聲震耳鼓，我與我夫人坐在車中，彼此竟不能

講什麼話，好生沒趣，更兼那些騎兵中間，很有幾個新招的生手，行動頗不整齊。他們一不小心，觸動槍機，設使他擊中，死得真是冤枉。我怕這些人，實比怕敵人更甚。」

哈爾秉大佐也是替林肯憂慮的一個人。一天他勸林肯不單是在出入時要謹慎，便是身居白宮中的時節，也須加意防範。一則免政治上的暗殺，一則防瘋人的妄爲。林肯回答道：「若說政治上的暗殺，立支門德的人民，既向我有這樣的好感情，我還怕什麼。倘使果有不逞之徒，陰謀暗算，要傷害我的性命，憑你怎樣謹慎，也是徒然的。我們這裏的事務這樣繁冗，辦事的方法，又這樣簡單。假使真有暗殺黨謀爲不軌，那裏不可領得護照，前來見我，實行他的計畫。若是因着懼怕這事，置設衛兵，或用他法自爲防護，無非教他們常把這事記在心上，終究還是要鬧亂子，豈不是弄巧成拙麼？至於那些瘋狂的人，我更無法防護，止得任天由命。如今所有那最瘋狂的，不是別人，就是與我宗旨相同熱心過甚的激烈派。大佐所說的危險，都是情理中所有的事。若因此張皇過甚，教人知道我們已有懼意。我以為實是有損無益，還是置諸不理的好。」

從前反對華盛頓的，曾設法捕虜他，不得實行。如今反對林肯的，也有這種舉動，打算將他幽

囚，或把他殺死，只是計謀屢屢敗露，也沒成功。當時有人將某君圖害林肯的真憑實據，告訴林肯，林肯並不震怒，但說道：「這事如果真確，吾不知叛黨將吾擄去殺死了，於他們有何利益。我不過是千萬人中的一個人，我一人倒了，我的主義仍舊進行，他們未必能得便宜，國事大局，決不因此稍有變動。」

第三十二章 大命歸天慘遭暗殺 哀聲震地痛失慈雲

在一千八百六十五年的四月十四日，林肯的兒子羅盤脫大尉從戰地回來，見了林肯，便和他談論戰地經過的事蹟，和李伊將軍勢窮投降的情形，足有一點鐘之久，林肯聽得十分高興。正在那時，接到紐約亞倫將軍來信，內中無非是勸林肯凡事謹慎，不可輕身冒險，像前次進赴立支門德把性命看作賭賽品似的。林肯讀畢十分感激，便寫了一封覆信，略道今後自當格外小心，以答諸友殷殷勸誨的情誼。

這一天是紀念先烈的休假日，便是四年以前，森脫磯台被南軍轟擊失守的日子。如今砲台上重飄合衆國的旗幟，回想當時，實有無限的感慨。因此美國政府便定下這個紀念日，預先佈置

慶禮的儀式，有演說，音樂，鳴砲，各種表示歡樂的事。集會地點在查爾登斯。到這一日，全國的愛國志士，均預備赴會。這天晚上，更有特別的聚會，假座福特戲園。大總統林肯，將軍格蘭，和城中名高望重諸人，都要到會。那時新聞報館得知這信，便大書特書的通告各界人士。當晚林肯預備乘車赴會，將要起身，有亞希孟樞法司二人與他商議要事。樞法司定於明晨九點鐘動身，往加利福尼亞；亞希孟另有別的要事，當晚不能細談，約會在明日面商。林肯便取出名片，寫了准許亞希孟明日九時入見，幾個字交給亞希孟，以便他明日造訪。想不到的幾個字，便是大英雄的絕筆。亞希孟也不能再會見他了。當林肯上馬車時，樞法司尚未去，便向他道：「今晨我同你講的話，切莫遺忘，務須向加利福尼亞人一說，使他們知道和局定妥後，我將大大的開辦那地的礦務。」入車坐定後，又向樞法司道：「你到了加利福尼亞，我再當發電信給你。」說時馬車已向前進行。

當晚八點四十分鐘，林肯行抵戲園，同行的有他夫人，哈立司女士，羅斯達少佐，格蘭將軍因有要事赴斐拉特，故未到會。全場衆人見林肯進來，各各起立致敬，歡聲雷動。過了一點鐘，會場中忽聽得霹靂一聲，顯是手槍轟擊的聲音。在座的人，只道舞台上別有新劇，特用手槍作個暗號。

罷了。正在狐疑之際，忽聞林肯夫人大聲呼救，衆人不免驚惶。同時的回頭察看，瞥見一人從林肯坐樓躍出，跳到台上。大呼道：「專制的暴君，當以此爲炯戒。說着抽刀一揚，光如閃電。又大喊一聲，南邦大讎已雪。」說時，人已鼠竄而去，脫逃無蹤。衆人此時如夢初覺，方知會場中已出了天大的禍事。一時震恐非常，滿場反鴉雀無聲。衆人中突有一人呼道：「蒲斯逆賊！接着殺賊！殺賊！！」的喊聲大起。會場上人聲鼎沸，秩序大亂。凶殺凶殺的聲音，不絕於耳。女子驚的手足無措，男子個個切齒咬牙。有捶胸頓足號哭的，也有憂懼過度，目張舌搖的。不料這天晚上，歡樂的會場，一霎時間頓現這種悲慘的景象。正在那荒亂時候，忽又接得國務總理西華德副總統約翰生二人，都已被刺的惡耗。衆人得信，如同雪上加霜，個個驚得面無人色。內中便有好些人，想起亂黨屢次傳佈消息，要刺殺國務員，推倒現政府，用強硬手段，奪取一國的政柄，不料如今果然實行。於是全城民心大震，四處謠言繁興，都道共和政體將變成無政府世界。上次叛黨所未能傾毀的，如今要用殘殺手段，不達到他們的目的不止。從此風聲鶴唳，政府中人以及民黨重要人物，都各提心弔胆，臥不安席了。

國務總理西華德那天晚上睡覺後，忽有亂黨賓路伊闖入室中，抽刀向他要害，連戮數下。西華德猝未提防，身受重傷，難與爭紮，幸有侍者一人，勇敢多力，前來抵禦，故西華德尚不致立時傷亡。當時西華德的兒子和僕役四人，欲想擒拿刺客，不料皆受創傷。賓路伊從百忙中一溜煙遁去。那行刺副總統約翰生是亂黨亞專洛，副總統雖受虛驚，却無大傷，但凶手一時也未拿獲。

話分兩頭，那時林肯中彈後，目瞪神昏，不省人事，親友輩急急將他抬至附近的比得森私邸，偏延城中有名醫士，都說不能救治。原來凶人所放的彈丸，從林肯腦後左耳穿入，直貫腦部，至右眼球而止。憑你盧醫轉世，扁鵲復生，也無法可施的了。當晚國務員全體環立林肯榻旁，個個垂頭喪氣，扼腕歎息。林肯夫人和他子女，悲痛欲絕，自不必說。還有那林肯的老母，見着這種慘象，心中更如刀割。隔了良久，醫官總領袖巴恩司宣布病狀，說總統性命已是絕望。祕書史坦雷忍不住兩淚迸流，失聲頓足道：「世上那有這事！」上議院議長握着林肯的手，也是歎歎欲絕，好像將與慈父永訣一般。

林肯夫人到此地步，肝腸寸斷，在室中足不停趾的打禱，心中好似要噴出血來。連聲歎苦說

道：「這事如何說起，爲何不打死我，我這命也不要了。兒子羅盤脫心中雖極痛苦，却不露形色，轉向他的母親勸慰，柔聲婉語的請他仰賴上帝，勿過於悲傷。有時他自己也當不住一陣酸楚，便退入別室，獨自慟哭一番，然後斂容而出。心力稍壯，重行慰解母親的憂傷。看官們，當晚這種悲慘情境，華盛頓城中實可算得第一哀劇。況且悲哀中過度的光陰，越覺遲慢。試想林肯當晚殞臥榻上，至親好友環繞四周，沒有一個不暗暗飲泣，眼望着心摧斷腸，非是言語所能形容的。到天明八點鐘，史坦雷通電全國，報告林肯逝世的凶信。電文道：「今晨七點二十二分，林肯總統薨逝。」

實行暗殺的蒲斯，原是一個無惡不作的棍徒，素與亂黨連合一氣。此次闖下這場彌天大禍，地方長官，立下緊急緝捕的命令，四處追索，定要伸這全國的冤氣。可憐林肯與國務院諸人，正在廟堂之上，熱心謀國。不料蒲斯與他的黨羽，却在謀算他們的性命，並且要將國務院全體人員，一網打盡。這可稱得狼如豺狼，毒如蛇蝎了。幸虧格蘭將軍那天因公外出，否則也要同受其禍。這實行暗殺的計畫，原定三月四日林肯受任的那一天實行的，只因同謀的堅持等候立支門德的消息，然後舉動，故此遲至那天晚上。」

蒲斯自劇場走脫後，因追捕緊急，亡命奔走。過了幾天，裴格大佐帶着數名精壯，追至下美蘭鄉間一份人家，名叫迦來脫的，在他的穀倉中，搜見逆賊真身。另有一個黨徒希羅得也一同藏躲在那裏。希羅得見勢不佳，抵頭就縛；蒲斯還是特蠻抵抗，衆人竟近他不得。裴格不得已，縱火燒倉。蒲斯正待逃走，被裴格一槍打死，也算是他的惡貫滿盈。此外行刺西華德的路賓伊行刺副總統約翰生的亞專洛和幫同下手的拉夫林司本勒等羽黨，都陸續緝獲，隨後特開軍法會議，將爲首的明正典刑，附從的終身監禁，一一科以相當的罪名。

列位，做書的還有幾句話，要表白這遺臭萬年的蒲斯爲什麼竟成了刺死林肯的一個萬惡的小人呢？且聽一位退職的海軍將校怎樣說。這將校一天得到林肯被蒲斯刺死的信息，自語道：「這事並不奇怪，吾早已料到。」旁有一人聽着不懂，問他是什麼意思？他答道：「蒲斯十歲時，我在河上操舟爲業，曾幫他搬家，自利物浦至紐俄林城，那時我初見蒲斯，見他頑皮刁橫，不受約束，稍不如意，便要惡言厲聲，那管你什麼尊卑長幼。他的母親屢被糟蹋，也奈何他不得。一天他又發性，母親正在指斥他的不是，他的父親走來見妻子責備蒲斯，便厲聲說道：「小孩子有什麼不是，

煩勞你這樣待他。你這樣刻待他，怎能望他成個有用的男子呢。」他父親溺愛至此，莫怪他長大成人，便成一個萬惡的刺客了。」

林肯沒有被刺以前，人家都將他比作俄倫治韋廉；韋廉看待人民，如同愛子，故此人民也待他如慈父。美國人愛戴林肯也是如此。後來林肯被小人暗殺傷命，又與韋廉如出一轍。二人的生平更是酷肖了。二國人民敬愛二公的誠意，真是從古沒有第三人的。

林肯被亂黨暗殺的惡耗，在四月十四日的夜半，由電信傳達全國各省官員。天還未亮，都各起身，紛紛聚議這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十五日早晨，各家男女起身操作，總統被刺的凶信，已喧傳人口。接着史坦雷宣布總統逝世的電文，相繼而至。全國人民，非常憂慟，風雲慘淡，天地變色，真是美國從來未有的奇禍。極樂的國慶紀念，一剎那間，忽變成極淒涼的國喪期。無論私宅官舍，大街小巷，所有的人都是淚痕滿面，如同死了自己的親人一般。平日商務繁盛之地，登時秋氣蕭條，變做喪家氣象，所有店肆業務，一律停止。無論貧富，都覺得心灰意懶，無更操作的心緒。任便走至何處，耳畔總聽得有歎息之聲。雖是小兒也助著啼哭，這可算是普國同悲了。照這樣過了幾時，人民

憂傷不過，便紛紛聚集在禮拜堂內，將心中的憂苦，向上帝泣訴。特言道：人窮則呼天，此時真到這一個境地了。雖他們泣訴時，但有兩行熱淚，不能說出什麼話來。却因此一番，人人心中好似稍得安慰。明天便是安息日，家家戶戶都懸黑紗示哀。店肆中所有誌哀的貨物，銷售一空。禮拜堂內擁擠異常，人人都是真心悼慟。有些地方的人，忿恨填胸，羣起圖謀報復，紐約城中的風潮更烈。先是一小队人，羣着快槍，在街心往來，聲言要屠殺一切從逆的國民。這一小队的人，不久數目大增，竟達五萬餘人，聚集革推街，手中擎着殺人機，只要有人敢發半句不中聽的言語，晦氣便轉到他的頭上。有一個倒運的人，偶不小心，說了一句林肯早該被暗殺了，立刻就斷送了性命。世界日報館，向有反對政府的主張，這一大隊人，找不着仇家，遷怒到該報館，蜂擁而來，個個摩拳擦掌，都要向館中人出口惡氣。正在這時，忽有一人出現在市政廳的露台上，舉手作勢，請衆肅靜。衆人因這露台是宣布重要電信的所在，便駐足靜聽。那人大聲道：「衆位同胞，上帝的寶座環繞黑雲，他的屋幕，滿了陰霾肅殺之氣。公道是他的旗幟，賞罰由他獨操，但他施行仁慈，扶持真理。衆位同胞，上帝一日在天，華盛頓政府必不能倒敗。」衆人聽了這幾句宣告，好似昏暗中忽見電燈一閃，都各

寂寂無聲。細看說話的不是別人，乃是迦斐爾特將軍。（按迦將軍在十六年之後，被舉爲大總統，在任只四個月，就被敵黨暗殺了。）當時騷擾的人民，忿怒之氣漸息。可見迦將軍感動人的力量，很是不小，卽此也可見他深得民心了。

爲着林肯被殺這件事，憂慟最甚的，要算那些黑種國民了。他們在華盛頓街中，捶胸頓足，號咷大哭，好似犯了瘋狂病。也有三五成羣，哭做一團的，雖有旁人勸慰，仍是置之不理，只顧哀哭不止。在北加羅林那省，當這凶信傳到後，大男小女，不約而同，都到禮拜堂內雙膝跪地，掩面痛哭，就是台上的首領，也說不出什麼話來，反而隨着衆人同聲號哭。直至末了，有一個老年婦人，立起身來，含着眼淚，合掌望天道：「上帝萬歲，他們能害林肯，但不能害上帝。」會衆聽了這話，登時亞門的聲音，繼續不絕。又各點頭稱是道：「他們怎能害上帝，上帝必不爲他們所害。」

第三十三章 傳噩耗鄰邦遣弔 行葬禮舉國同悲

自從林肯總統被刺的消息，由大西洋海電傳達歐洲各國。英女王維多利亞立命駐美的英國公使，向美國的政府，表明他至誠的哀悼；同時又親筆寫信寄與林肯夫人，懇切弔慰。英國的「

旁觀者」雜誌記凶信傳至英國時，英人傷悼的情形道：「美國自華盛頓開國以來，當推林肯爲第一賢總統。就是世界各國君王，也推林肯爲第一。因此凶耗傳來，全英人民，沒一個不落淚傷悼。其餘法蘭西、俄羅斯、意大利、普魯士、比利時、土耳其、奧大利、瑞士等國，也是同心一致的遣使慰弔，實有普天同悲的氣象。」

再說林肯既經氣絕，尸身便運往白宮，用香料薰塗着，擱置宮中。星期一國會議員和華盛頓有名人物，在白宮中會商殯葬禮式，舉定馬色鳩斯省的森南爲司葬委員長。當日決定後，星期三出殯，並宣布扶柩人的姓名，計參衆議員各六人。又各州推定一人，作全國的代表，恭送靈柩至春田。明天星期二，白宮大門洞開，以便國民自由弔奠。這一天，自朝至晚，男女老幼，到白宮來與他們所愛戴的首領永訣的，何止數萬人，總是一刻沒有間斷。然而還有許多人，竟擁擠不進，沒有瞻望着林肯末次的顏色，失望而歸。

到了出喪那一天，華盛頓城中，家家戶戶，都掛着黑綢示哀，不論公家房屋和大商店，都繫着黑色的彩。這一回所費的錢，實是一宗巨款。然而不是這樣，也不能表明國民真正的憂傷。在靈柩

沒有出發以前，先在白宮內舉行喪禮。凡是林肯的親友和行政長官，都到場行禮。只是林肯夫人，因傷心過度，未曾出來。喪禮的儀式極簡單，却也極能激勵人心。禮畢，用柩車載着林肯遺體，前往國會議事堂。八匹黑馬在前慢慢走着，無數傷心人跟在後面，軍樂隊奏起悲慘的歌聲來，和着那砲台上所發的砲聲，好似在那裏頓足歎息一般。既到議事堂，再行喪禮。禮畢，重開轅門，教那昨天沒有見着林肯遺體的，再來瞻仰一番。

在那天這樣開會致哀的，那裏止華盛頓一處。所有全國各城的禮拜堂議政廳，都有同樣的景象。四月二十一日，林肯的靈柩和他已死的兒子韋廉一同返里安葬。運載他們的火車，自頭至尾，偏繫着黑色的彩。到了鮑鐵馬，就是四年前暗殺黨埋伏襲擊林肯，林肯乘夜越逃的所在。但見人山人海，都要向死總統一致敬意。全國喪事的裝演，與華盛頓不相上下。當林肯的棺蓋揭開時，環立的人，淚如泉湧，不單是鮑鐵馬如此，那火車不論人到那一處車站，必有許多人脫帽垂手，恭敬的致送。沿途贈送花圈的，不計其數。星期六晚上，行抵斐拉特斐，柩車載靈柩赴獨立廳，一路隨行的約十萬人，到廳觀看的約有三四十萬。在四年之前，林肯由此赴華盛頓受任為總統時，

曾在此廳發表其保障自由獨立的意見道：「我身。可。死。我的主義不可死。末又道：「我所說的一席話，無非表明我堅持主義，生死不逾的意思。」不料這些話都成了讖語。斐拉特斐的人，想起他演說時的情形，那不能悲傷淚下呢。

靈柩既至紐約城，送喪的少說些也在十萬人以上，另有軍樂隊一百隊。當在市廳開追悼會時，湯茂生博士追讀林肯第二次任職時的宣言，烏斯脫博士宣讀白朗脫所撰的短歌，人心非常激昂。馬立司論當日的典禮道：「法蘭西拿破崙第一的遺骸，自聖赫里那攜歸巴黎時，那市上供張的繁盛，要算是天下無二的了。不道如今紐約却勝過他數倍。」

亞本尼城中的景象，大致也是相同。到處黑綢密布，且有種種誌哀的語句點綴其上。盾單克城防追悼會時，特選年輕女子三十六人，縞衣素服，肩繫黑綢，都列坐在那結構精緻的演說台上，各人手執國旗一面，表明美國三十六州都擔重憂的意思。其餘各處如格利美蘭、亥俄哥、布支加哥、凡林肯靈柩所經過的地方，無論是白晝或是晚上，總有千百成羣的人民虔誠致送。最後靈柩運到春田，與靈柩自華盛頓出發已隔二星期，所經路程共一千六百英里。那天不獨春田全

城的人出來迎接，就是住家離春田一二百里的，也都喪服而至，灑淚舉哀，男男女女，沒有一個不滿臉淚痕，好似死了自己的至親骨肉一般。愁雲慘霧，充塞天地。當那棺材入土時，送葬的千千萬萬，各人心中都如刀刺，痛楚莫名。湯茂生監督又發一篇慷慨的頌詞。他的結句道：

嗟乎元首，爾竟遨遊天國乎？吾國民之悲傷，遠近僉同。我邦肇興兮，賴爾功德。國民進行兮，維爾是從。爾雖不能言兮，而爾聲若洪鐘。爾雖不能行兮，而爾德被無窮。彼身陷黑獄之奴，且將傾聽爾之佳音，望見爾之光榮。奈何爾長眠黃土，不復拯彼等於水深火熱之中。嗟乎元首，爾之名將永垂萬古。爾之神將偏遊大地，一切束縛吾人之桎梏，將爲爾之偉力毀折，不復困厄吾躬。爾之死兮爲國名，爲國家，爲世界，將與捨生之救主並榮。嗟乎英主，爾無愧戰勝罪惡之大英雄。林肯墓上所立的碑石，到如今巍然尙在。碑上所鐫的文句中有二句道：

『我身可死，我之主義不可死。』

『華盛頓者美國之元祖。林肯者美國之救主。』

後來議員斐格夫脫對於林肯爲國殉身這事，特撰一篇卓絕千古的演說。大略道：

天佑合衆國。偉人雖死，光明燦爛的合衆國和他高尚純正的主義，竟不因此稍有動搖。一國的元首，不過是全國人民的代表。國民精神既不變動，敵黨的毒謀詭計，總是徒勞的。如今照合衆國的憲法，已舉定約翰生爲大總統。吾國民須同心一德的互相扶助，使他完成前任總統未竟之功。不然，我們便算不得盡責了。我們的哀傷，也是虛假了。

這接任總統的約翰生也是一位大英雄。當他年方四歲時，父母已是亡故，家况窮苦不堪，幼年時也並未受什麼學校教育，不過靠着自己的勤勞耐苦，竟得名聞遐邇。他與人交接之間，便是他長進政治知識的機會。他曾做過多年的退納西省議會議員，又在國會中作過人民的代表，連任兩次退納西省的省長，深得該省人民的愛戴。當那美國南北決裂時，他正是參議院中的議員。這時候南邦議員紛紛致電本省，教本省的人速行佔奪砲台和軍械局，與政府反抗。他獨自一人，毅然反對。指明這種舉動，是叛國違法。照他這種侃侃直言，敵黨的恨惡他，正是勢所必致之事。因此他的性命，常在危險之中，甚至他的妻子都逼迫他，教他反對北省。然而約翰生到底是百折不回，立志要把退納西省勸化過來，歸順政府，什麼生死存亡，完全置諸度外。到了如今，大功告成，退納西

已成爲自由之邦，他也被全國國民的選召，膺大總統之任。像他這樣的人，繼林肯而起，擔當國是，何愁合衆國不長治久安呢。林肯雖死也瞑目了。

合衆國國民，對於林肯的慘死，雖欲止哀，總是不能。像林肯的一生，真合着古書上所說的生榮死哀，百姓如喪考妣了。

做書的說到此間，林肯一生的大事，已經完畢。這本書就此結穴。我這一枝秃筆，幾句俗套，要與諸公告別了。

(完)